

心 湖

(散文集)

沈荣庆

俞前兄雅正

阿英 93.7.26



沈荣庆，男，1957年生，吴江芦墟人。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曾在省内外各类报刊上发表散文、散文诗百余篇，另还发表过一些报告文学、小说。系苏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吴江市政协委员。《心湖》系作者近年来作品的精选结集。

序

亦然

星期天，阿庆来到我家，将他的散文集《心湖》书稿放在我的写字台上。说：你写个序。我想了想说：我写。俩人相视一笑。

真不好与阿庆说推三阻四的话，说出来也显得累赘。他是个实在人，跟他得来实在的。

夜来翻阅书稿，正值窗外一霎儿风、一霎儿雨，乃台风外围影响所致。往事便频频袭来，阿庆便眯眯地微笑着从书稿中站起、走出。

与阿庆的文字交始于1984年的一次文学征文竞赛，我从来稿堆中发现了他的一篇精美雅致的小品，写他傍晚在分湖滩散步时的所见所思。我从这篇美文中第一次知道离苏州不太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片潋滟诱人的大水。以后就慕名前往，果然是一个清秀隽永、空阔喜人的极好去处！

在分湖边，阿庆一次次对我讲这片在他生活中和心里荡漾不息的大水：它曾培育出袁黄、叶绍袁、叶燮、柳亚子等诗人、作家，还浇灌出《五姑娘》、《赵圣关》等著名长篇叙事诗。阿庆很少谈自己，我却由此更了解他和他写出的作品了。他一往深情地爱分湖、写分湖，分湖的一桥一舟、一草一木在他笔下都充满了灵性，令人心往神驰。

阿庆就这样一点一滴踏踏实实地写，倒也收获

不断，还常在县里、市里和外地得各种名目的文学奖。我一直关注着他，为他的成功高兴。

忽一日看到他写苏北的一组散文，眼睛一亮。那别一种风情似乎寄寓了他的新向往、新追求。我知道，题材的变化无疑是阿庆寻找创作突破的一种迹象。这使我对他平添几份敬意。果然，当我再读到他的新作时，阿庆便不容人小觑了。他的目光又转向分湖，转向世世代代生活在分湖边的芦墟人。他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他笔下透露出的人生况味，把我对分湖的了解和理解引向更深的层面。

阿庆无疑是文学的铁杆恋人。他自己写、还组织起一班文学青年一起写。他还主编一份文学刊物叫《芦漪》。许多在外地发表、获奖的作品都是先在《芦漪》上亮相的。不少外地的文学青年常来信来稿向阿庆请教。阿庆身上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老大哥气质。一次他带着几位文学青年参加市里的笔会，他的尽心尽责使我联想起一只老母鸡和一群小鸡。

生活中的阿庆话不多，花样却不少。养鸟、种花，玩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做几件鞋架之类的家庭用品真是人见人爱；还热衷于摄影，订阅了《中国摄影报》，小窝收拾得停停当当，墙上挂几幅文友的字画，很有几分雅意。再加上他还有位善解人意、洋溢着“艺术细胞”的“阿庆嫂”和爱子佳佳，使他的小家日趋完美的境界。这方面《心湖》里有专文写及，不需我赘述。

阿庆最使我艳羡的还是他拥有的那片大水。这种事在现代生活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阿庆是很珍

惜这份财富的，此书定名为《心湖》多少说明了他的心迹。对于这本书，我不该再饶舌了。最后我想说的是，散文应该是一种最直捷地将心灵袒露给读者的文学样式，这一点，阿庆做到了，阿庆在《心湖》里。

1992.9.7于长洲路寓所

目 录

乡情.....	(1)
芦墟风物二题.....	(4)
小镇走笔.....	(8)
四周春水——芦墟.....	(15)
傍晚，我走在分湖滩上.....	(18)
乡野趣事.....	(19)
农活八章.....	(23)
廿四夜.....	(32)
小镇夏歌.....	(34)
留住蛙鸣声.....	(36)
慕名访胥滩.....	(39)
甘溪魂.....	(41)
分湖小札.....	(44)
蚌壳浜.....	(46)
OK，公主衫.....	(48)
太湖情种.....	(51)
苏北风情.....	(57)
小大姐.....	(57)
放野猪.....	(58)
打麦.....	(59)
苏北的性格.....	(60)
故乡人物谱.....	(64)

新娘子.....	(64)
种粮大户.....	(66)
粮心.....	(67)
秋意绵绵.....	(71)
卖桂花树的女孩.....	(74)
三好婆.....	(76)
偏心.....	(77)
看鲚人.....	(79)
下班途中.....	(80)
日暮时，西边一片通红.....	(81)
乡女.....	(83)
修鞋女.....	(87)
人间小景.....	(89)
绿色夕阳.....	(95)
日常生活.....	(101)
心湖潺潺.....	(106)
拽不断的网船情.....	(109)
秀发飘扬.....	(113)
我做“恋爱笔记”.....	(117)
我读我妻.....	(119)
黄山过客.....	(122)
生活的馈赠.....	(128)
友情，我的财富.....	(131)
际遇.....	(136)
表妹.....	(140)
栀子花.....	(142)
情殇.....	(143)

解澡堂.....	(146)
运河驳岸石.....	(148)
田园写意.....	(149)
黄花菜.....	(149)
母校.....	(150)
电杆.....	(150)
水乡网船.....	(151)
啊，合欢.....	(151)
桃花.....	(152)
马兰头.....	(153)
卖茶.....	(153)
挂浆机网船.....	(154)
桑.....	(154)
蚯蚓.....	(155)
门卫老人.....	(155)
渡口老人.....	(156)
送煤老人.....	(157)
卖瓜秧的老人.....	(157)
乡村夜声.....	(158)
电熨斗.....	(158)
走向阳光.....	(159)
老窑.....	(161)
竹篙.....	(162)
爱的季节.....	(163)
无名树.....	(163)
冬.....	(164)
蚕豆.....	(165)

晨曲·····	(166)
母亲·····	(166)
预制场·····	(167)
山水感悟——代后记·····	(168)

乡 情

一

山芋，北方叫红薯。它生性随和，不择垡垆。荡滩坡角，田边沟旁，默默伸蔓延茎，繁衍孕育。老熟的红皮山芋，煮熟吃，又香又酥又甜，挑几只硕大完好的，放入网袋吊在梁上风干，来年春天削皮生吃，甜津津脆生生的。幼时奶奶常用风干山芋哄我：“俺乡下的山芋，比城里的苹果还好吃呢。”

那年月种田粮食不够吃，山芋便成了家家户户的杂粮佐食。或煨山芋，或山芋煮粥，或山芋汤，用以充肠填肚。有时奶奶抖抖索索从贴身袋里摸出几个为队里搓绳打草帘挣得的工分钱，挪着小脚，到镇上买些红糖。呵，黄澄澄的山芋块，浓稠稠的汤汁，撒一匙红糖，诱得我馋涎欲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在我工作的小城里，偶尔也能见到几个担着热腾腾的熟山芋串巷叫卖的乡下老伯。久离故土，乡音乡物最撩人乡思。每每我总要买几只带回家与妻儿共享。可妻子吃了几回便有点不以为然了，孩子自然是偏向母亲的。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有的是上好的棉白糖、麦乳糖、可口可乐……妻子数落我是抱“老皇历”，说是跟着我尝一二回，也是看在我思乡的面上的。

或许妻子的话也不错，但我对山芋的那种特有

癖爱却是难以淡漠的……

二

离开故土已多年了，从云贵高原回到江南水乡，一切都很熟悉，又很陌生。

哥哥嫂嫂一早便杀鸡、剖鱼、剪虾，一整上午，荤腥摆了一圆桌。可我溜进厨房却想弄点咸菜爽爽口。嫂嫂说：打老远回家一趟不易，不兴吃这个。见拗不过我，嫂嫂便到隔壁张好婆家要一棵灿灿黄灿灿的咸菜。

久违了，咸菜。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叶咀嚼了起来。记得儿时，每年青菜上市，妈妈总想买几担回家腌。全家忙开了，我递菜，妈妈踮起脚把菜串挂到绳上去晒，把屋前的晒场装点得青翠欲滴，象是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民间风俗画。

菜晒瘪后，就开始汰菜，腌菜。妈妈把菜根、老叶切去，齐崭崭地放在阶沿石上，我做“运输大队长”，凸着肚子把菜抱到河阶上，让爸爸、哥哥汰。水沥干后，妈妈虔诚地把菜一棵棵盘到缸里，放一层菜撒一层盐，然后垫上荷叶，把我抱进缸里原地踏步踏。缸腌满，爸爸搬来两块鼓墩石压在菜面上榨卤，一个星期后，再盘一次，就算好了。那年这咸菜便是一家老小的“佐餐”了。

到来年春，剩下的菜便捞出来晒干，煮熟后切霉干菜。爸爸难得从镇上买点肉回来，妈妈煮一锅菜烧肉，够让我们馋三天呢。

嫂嫂说：“你侄子侄女都在外面做事了，再吃

咸菜不体面的。”而我记得郑板桥在题为《秋稼晚松图》中写到“稻穗黄，充饥肠，菜叶绿，作羹汤，味平淡，趣悠长。万人性命，二物耽当。”这不仅仅赞美菜具有价廉物美的价值，而且把它和粮食并举，足见它的地位了。

咸菜，自有咸菜的味道。不知别人又是怎么想
.....

芦墟风物二题

吃菜茶

年常收完晚稻，种好麦子、油菜等农活、芦墟农村照例有吃菜茶的习俗。起于何时，村里人没能说得清楚。到了农闲，就象例行公事一样年年例行着这简朴淳厚的乡俗。

村里人吃菜茶讲走顺，走顺的几家三日二朝去。不但菜腌得爽口，而且厢屋里太阳多，边晒太阳边吃菜茶，前村说到后村，东家讲到西家，象是小村就装在心里似的。

今朝是阿福嫂作东。早早吃罢中饭，老八仙桌抹得锃亮，阿福嫂从菜缸里绞出两把黄灿灿晶莹剔透的常菜，去叶切块，齐崭崭地装满两大盆端上桌，厢屋里顿时洋溢着一片温馨清新的菜香。然后碗瓷茶杯里放好棉白糖、红枣、冬米（爆米花），另外再放几杯绿茶，说不定村桥头的几位大伯公公也要来。

隔一歇歇，杏生嫂来了，金珠婶婶来了，巧根好婆领着外甥来了，全龙公公携着孙子也来了……厢屋里济济一堂。小囡在屋门口白相，阿福嫂掀起肚兜揩了揩手，一一为大家泡茶。都是村里人，自然不用客气，茶吃淡了搭几块咸菜嚼嚼，咸了再呼喝茶，东拉西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其实，村里人吃菜茶的形式很简朴，只是通过吃菜茶来交流感情，评判是非。譬如那家儿子讨了老婆忘了娘，那家媳妇做月子小毛头没有奶水，那家的爷娘有福气，小辈上了大学，可就是每月要家里寄钱……

阿福嫂岁数不大，可人缘好，说话办事有情有理，日脚一长，大家都习惯去阿福嫂家。天错地错，来人不错，阿福嫂早早便腌好了两大缸菜，准备着村里人来吃菜茶。

听阿福嫂讲，吃菜茶的菜与吃粥菜不同，吃菜茶菜要腌得脆而不生，淡而不酸，一般用霜降过后的长梗菜最好。选个太阳着力的日脚，把地头上的菜挑起，连晒两个太阳。菜晒瘪后就开始汰，沥干水，把菜掰开，芯里少许撒些盐，再一棵棵盘到缸里，放一层菜撒一层细盐，然后垫上荷叶，人站在缸里踏。踏结实后再盘菜、放盐。缸腌满，搬来两块鼓墩石压在菜面上榨卤，一个星期再上下盘一次缸，放些桂皮、茴香、干桔子皮等香料，隔两个星期就可以上桌了。

过去村里吃菜茶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杯白开水一盆菜，这两样家家有，要吃菜茶自然很便当。可大家都不愿呆在家里吃，一人吃菜茶，总觉得少了那种味，象是这和睦睦的小村气氛就会打折扣似的。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麦乳精，可口可乐，还有麦氏，雀巢什么的也不算稀奇。可几个人偶尔凑在一起，总少不了要弄盆咸菜吃吃菜茶，

那份闲情，那份逸趣，那份菜茶之外的浓浓乡情，嗨！真是味道好极了。

芦墟茶食

芦墟的茶食品主要分家庭自制和商店出售两类。

家庭自制以方糕、糰子、粽子为主。农民在田间劳动，上下午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俗称“吸烟”），各自把铁镬、铧铲柄往田横头一搁作长凳，然后拿出糕饼糰粽什么的边吃边歇息。每逢亲眷朋友有喜事，便以糕点作为礼品，贴上福、寿、喜等红字，插上松柏树枝，以示福源长青。送礼糕点一般都做得考究，豆沙馅子，不但重糖，还加以猪油、核桃、玫瑰、桂花等在内，鲜肉馅子要拌入笋末、姜末、葱末、味精、小麻油作佐料。冬季新米上市，便在小盘磨上牵芝麻炒米粉。外出干活来不及做糕点，就用杯子带点炒米粉加点糖，要吃热水一冲，香喷喷热呼呼，既实惠又方便。

商店出售的茶食要算百年老店生禄斋。

生禄斋是芦墟镇的一爿国营商店，前店后作坊，专做糕点茶食而闻名，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生禄斋月饼为清朝江南苏式月饼之魁首。

一则乾隆皇帝品尝生禄斋月饼的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相传，乾隆皇帝第五次下江南时，到了苏州，忽然想起吴江有个清官陆耀，因母病故，在家守孝，但已超期，尚未销假，不知何故？于是乾隆皇帝便决定微服私访。他与吴江知县雇了一条大

船，沿运河南下，到平望向东直驶芦墟。预先派人关照陆耀，说是山东有个官员赴杭州上任，顺便前来拜访。陆耀先以茶点款待，其中就有生禄斋的月饼。乾隆吃了一只枣泥馅的，觉得非常可口，便关照吴江知县，以后每年送芦墟月饼进贡。至今，生禄斋的店堂仍挂着一块“进贡茶点”的大匾。

有句乡里俗语讲：到芦墟，不吃生禄斋月饼，就不算到过芦墟。这话不免有点夸张，但到了芦墟不尝尝生禄斋的月饼，确实是一大遗憾。

不过，去芦墟，你不会有这种遗憾。

芦墟人向来好客，生禄斋就开在镇上，朋友客人来了，上一趟街，九支盘里的茶食装得象似堆小山：雪饺、麻糍、寸金糖、粽子糖、桔红糖、酥糖、状元糕、百果糕，当中一格自然放生禄斋月饼。明眼人一看就晓得主人的意思，生禄斋月饼是芦墟茶食中的主角，象众星拱月，又似彩云追月。那份光亮，那份圆满，那份袅袅的香意，让人情不自禁地勾兑出一片浓浓的思乡之情。

俞老伯是生禄斋做月饼的一把好手，他做月饼全凭手艺。一块作台板，一根擀面杖，月饼能翻出许多花样：猪油豆沙月饼，白松玫瑰月饼，椒盐月饼，莲芯枣泥月饼……月饼烘熟后，馅子里的糖和油混合渗透到皮子里，又甜又香又酥又软。

当然，生禄斋月饼也算不上是什么稀奇食品，只是有了一块与乾隆皇帝有缘的金字招牌，外乡人好奇，大都口馋这里乡土味浓郁的生禄斋月饼。

小镇走笔

一

机帆船在平静如镜的分湖水面上描出半个括弧，船头一甩，拐进一条笔直的小港驶向小镇的腹地——北栅漾。碧绿刹清的漾身四角匀称地长出四条长短粗细不一的河浜。居高俯看，其形状极似一头镇守小镇的大水牛。两条细而长的后腿向南伸展伸出了小桥流水人家；伸出了石驳岸河阶石缆头鼻；伸出了老虎灶混堂弄稻香村……两条粗而短的前腿向北伸展，伸出了码头货场吊车；伸出了座座工厂阵阵汽笛；伸出了红掌拔清波绿禾盖满坡……中间一块带状圩头像水牛舔出的一条舌头，小镇人管它叫牛舌头湾。傍晚，牛舌头湾网船济济，炊烟袅袅。

大水牛把分湖水引进镇来，大水牛把小镇人领出镇外。

大水牛是小镇人的保姆，日日夜夜操持着小镇的家务事。

二

抑或是对大水牛的宠爱抑或想牢牢栓住大水牛，小镇人在大水牛的四条腿上架了四座形状各异的桥。粗一看，就像给大水牛戴上了四把脚镯。当然，每座桥的桥名都有它的含意。泗洲寺桥自然是

桥畔有座泗洲寺而得名。观音桥原先叫观云桥，顾名思义，观云桥是小镇观云的好去处。秋高气爽，云蒸霞蔚，旧时的达官贵人结伴来此桥赏云消遣。传说一位观音闻讯后也贸然登桥观云。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四乡八邻的人都把观云桥当作神仙桥，求子求福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观云桥也便叫作了观音桥。至于小枫桥，实在是桥名与桥身一样的不起眼，小河汊上搁三块花岗岩条石，便算是桥。小枫桥附近都是些平头百姓，小镇人有句口头禅：西风一起，小枫桥落北，不如在家喝薄粥。而庆丰桥，明眼人一看就晓得，那是小镇人的一种寄托，是寓意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彩虹，是出售丰收兑现喜悦的金桥，因为庆丰桥东堍有座粮库。

而今观音桥再不是那时的观音桥，既不送子也没送福，倒是实实在在的为小镇人鞠躬尽瘁了一辈子。佝偻驼背，牙齿落片片的石阶，斑斑驳驳的石缝里杂草恣意蔓延。石狮子栏杆旁，凌空斜刺一棵茂盛的石榴树上爆出一簇簇红果果，随风摇曳，似在诉说久远往事的风风雨雨……观音桥的风流韵事早已被旁边的一座宽阔平坦的水泥桥所取代。在加快改革步伐的今天，一切与之不相适应的东西终究要被淘汰。好在小镇人有心眼，造新桥不拆老桥，一老一少双桥并存。留一块历史的胎记，或许小镇人另有意图！

三

早春二月，我回了一趟小镇，顺便再看看家乡

的北栅漾——游子心中的大水牛。沿漾兜一圈，噫，大水牛怎么少了一条腿却多了一条街？小枫桥依旧，河水依然汨汨流淌，怎不见了小时候捞鱼摸虾的后河？问一旁摆水果摊的阿婆，不想阿婆却一阵好笑：“同志，后河就在你的脚下。”“怎么后河填平了？”“不不，侬镇上人没那么憨。”阿婆像遇到知己似的与我叨了起来：“侬娘家就住在后河边，那时的后河算是乡、镇的界河，河东是大片的农田和稀落的农户，河西沿河一幢幢居民小筑。在家做姑娘时，到后河淘米洗菜，鱼儿就会游拢过来抢啄食饵，冷不防用菜篮一舀，没准也能舀到一条鱼，连手刮刮，合家尝个鲜……”

以后，河东房子越造越多，各种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一古脑塞给后河处理，似乎不会说话的后河本该是藏污纳垢的命。本来细细瘦瘦的小河，不消几年，河水变得混浊不堪。到了夏天水位低，后河便赤身裸体，被晒得臭气熏天，居民怨声载道。镇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提案提建议，引起了镇领导的重视，组织居民义务劳动，清淤泥疏河道。前年镇上投资几十万元，打桩铺水泥板，把后河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下面流水潺潺，上面人流涌动。同志，你从这里进去看看，可热闹啦。”

随这位热心阿婆的指点，只见小枫桥南面，一座马赛克贴面的仿古门楼上高矗四个烫金铜字：后河商巷。感觉一份洋气一份古意，像剃着桃子头的村童套着一根项链。商巷上空一落式乳白色玻璃钢盖顶，遮阳挡雨采光又好，小镇人真会打大自然的

主意。两旁店铺清一色的亭子间，你挨我我靠你地排列开去。尽管这里的地价较贵，多占一块巴掌大的地就得付钱，精明的店主不求店大但愿生意活。一路走去，每片店也不过三四米的门面，经营的商品镇里有的这里尽有。服装、百货、水果，饮食、理发、配钥匙刨甘蔗修电筒补鞋子……可谓五花八门。各式店铺商号簇拥着倒将街衢衬得狭窄，如有《林家铺子》所描写的，两边店员是足不出户便可伸手互递物件。宽不足两米的走道象条垄沟挤满了如鲫的人流，很难找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路随波逐流，倒也觉得浑身热烘烘的，便折进一家磁带店。铝合金柜台内的“先锋”音响正播放“我的未来不是梦……”见我进店，售货小姐忙关小音量，笑咪咪地问：“喜欢哪盒？”其实我并不打算买，只是找块歇脚的地方。正犹豫，小姐依然灿灿地笑：“勿要紧，听听好哉。”说完便又拧大了音量。我欲走，脚却挪不开步，一副窘态。蓦地迸出一种瞬间艺术：“小姐，就拿你放的那盒‘我的未来不是梦’吧。”

跨出磁带店，售货小姐留给我的那份好感一直滋润在心里。嗬，平平淡淡的售货小姐平平常常的一颦一笑竟产生了如此挡架不住的魅力，真是一笑千金呵。一路踽踽走去，店员脸上绽开的笑靥便款款向我走来……好精神的后河商巷！

四

走近街梢，拐入两人交身过便有一人贴墙让路

的汪家弄折回向北，便是小镇的老街。一条南北走向的市河把老街一分为二。沿街二层木楼隔河相望，两岸店铺毗连相邻，古木香樟郁郁葱葱，石板小桥横跨市河，乌篷网船泊岸卧波。河两岸条石垒筑的驳岸，经数百年水吻浪咬，至今坚实整齐。驳岸河阶旁凿出的象鼻石牛鼻石随波翕张，既有缆船系舟之实用，又不失观赏趣味。走着走着，突然眼前黑乎乎的一阵晕目，噢，又进了跨街楼。一街两边店楼上却是合二为一的居家。小镇“水乡小桥多，人家尽枕河”的格局未变。风景处处入画，引得诸多摄影家画家慕名前来借景写生。在当今拆旧布新争显现代气派的建筑热中，小镇主政者能有胆识保存老街确乎令人佩服，说不定有一天人们看腻了住怨了高楼大厦，会回头来逛逛江南古镇的老街，领略一下返朴归真的古色古香情调，那该是一件很时髦的乐事呢。

五

过中片桥去河西，紧贴洪昌桥一座黝黑的小瓦骑街楼里，油漆剥落的门楣上，横一块黑底大匾，上书：“蓝屋礼品店”异常抢目。店不大，不过十来个平方。货架上墙壁上琳琅满目的绢花丝花玩具摆件化妆品贺卡装饰画……店内几乎所有的空间都派着用场。侍店的是位身材窈窕，容貌秀气的姑娘。“小姐，这店你一人开呀？”姑娘抿嘴莞尔一笑，指指墙上的执照。凑近看，负责人：张彦。我会意地笑笑，八成是情侣店吧。正想，走来一位微瘦的小

伙子。“娟子，递一下浆糊。”小伙子接过浆糊旋即风风火火地走了。“小姐，这位就是……”“对呀，他就是张彦，我的男友，后天就是‘情人节’，他忙着去贴条”。小姐落落大方地告诉我：“阿彦毕业后与他父亲一起开广告装潢店，效益不错。几年下来，阿彦觉得老呆在父亲的翅膀下象只没有飞翔力的小鸟，几次欲展翅去远空遨翔，可他父亲就是不让他闯。阿彦很要强，还是犟了出来。小镇开礼品店还是首家，阿彦发挥自己的广告特长，每年的圣诞节母亲节情人节儿童节中秋节等等，阿彦都及时提示消费，及时组织货源。去年还出资与镇上的文化部门合办‘蓝屋杯’国庆征文，既扩大了‘蓝屋’的知名度，又丰富了小镇的文化生活……”

夸恋人，总有说不完的情写不完的爱，作为客边人的我，该以什么样的心情读这并排门板竖起的新意呢？真不想就此离开这间温馨的爱的小屋，哪怕多呆一会儿，便是一种收获！

六

不觉间，又到了观音桥。向东七拐八弯绕出老街，一条宽阔的水泥马路串起一幢幢造型迥异，中西风格的商场，邮局，银行，卡拉OK……像一位发富的女人佩戴一件件熠熠生辉的首饰。影剧院旁的十字路口街心花坛里耸立一座花岗岩雕成的奔马，气宇非凡，呼之欲出。奔马石座上刻着：一九九〇年建。

九十年代骏马奔腾，抑或是小镇腾飞的一个座

标？！

沿新马路过重建的泗洲寺桥一直向北，涛声不绝的太浦河上横跨一座气势宏伟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芦墟大桥。桥名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九一年视察小镇时欣然而题。大桥衔接318国道，直指浦北开发区。2.2平方公里板结多情的土地，将以全新的风姿，亮出小镇的文明与财富。你听：三泊荡边遥遥传来打桩机铿锵的锤音！

四周春水——芦墟

芦墟镇，属吴江市，距城区45公里。位于江浙沪交汇口，是苏州市东南部最边缘的一个水乡古镇。镇周围河港纵横，湖荡星罗棋布，年产水产41000担，闻名遐迩的分湖环绕镇的西南部。三白荡、元荡、蛇舌荡、东菇荡、邗上荡分布于镇的东南和东北方。50年代开掘的太浦河从镇前静静流过，形成了具有独特格局和风韵的“水乡泽国”。

据《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春秋时代，有一个名叫“风胡子”的人，在分湖的岸滩上冶铁铸剑，得到了楚王的重用。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8年）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十分壮观的泗洲寺。从此这里“衣冠丛集”遂置镇。宋、元、明三朝的“分湖巡检司”均设在芦墟。从清朝起，芦墟居民渐增，日益繁盛。太平天国时期，芦墟成了“大宗贸易”的市场和热闹运输码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芦墟进行了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芦苇厍周”大屠杀惨案，放火烧毁了大半个芦墟镇……

岁月悠悠。在历史漫长的进程里，这苍老悲凉的一页，已成为过去。

如今登上镇南端巍峨的登云桥极目眺望：一条碧绿的市河贯穿南北，分成东西两条大街，昔日被日寇烧毁的那条西大街上，新型建筑物鳞次栉比，

各种字号的商业招牌竞相入目，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满街一片繁华景象。沿市河一侧，枝繁叶茂的香樟树又给小镇平添了几许春意，几许温馨。而河东大街上，则仍保留着跨街楼和水上小筑。或徜徉于小巷深处，或徘徊于古桥街坊，自会领略到小桥流水人家浓郁的江南水乡风貌。电视剧《孔乙己》《琵琶行》摄制组曾慕名而来。

芦墟较有特色的是窑业。镇上三代、四代吃窑业饭的人举不胜举，以生产青砖、小瓦、石灰而出名。现在，全镇22个村，村村有窑厂。70年代，这里还建造了一座全市最大的水泥厂。

有着30多年加工出口大米历史的芦墟米厂，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0%双竹占精制出口米，先后两次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87年1月，米厂被商业部定为全国唯一的“中商部大米制样厂”。

座落在沪青平公路旁的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吴江电缆厂，原先是一家生产塑料薄膜的加工场。1987年初，上海与芦墟联营后，双方共同投资，各自发挥技术装备力量和自然地理等优势，扬长避短通力合作，现已形成了以生产通信电缆，电力电缆为主的专业厂。先后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交通大学包玉刚图书馆，武汉市蔬菜冷库……等单位设计制造特殊要求的全塑程控电缆，控制电缆等新品。去年，被苏州市、吴江市评为人均创利夺魁十佳奖杯单位和市工商局颁发的“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芦墟丝织二厂，与上海七丝厂联营。上海的技术力量，上海的管理经验，上海的深厚友谊，使这个即将关门的企业重获生机。生产的尼丝纺，华春纺等高档外贸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当年联营当年见效。

柳亚子先生曾说过：“芦墟号称文学渊藪。”历史上曾产生过袁黄、叶绍袁、叶燮、郭频伽，柳树芳，许半龙等许多诗人和作家。芦墟还是著名的“吴歌之乡”。在这里传唱最久的有《五姑娘》、《赵圣关》、《鲍六姐》、《刘阿大》等长篇叙事吴歌。1985年被整理出版的《五姑娘》曾轰动国内外，被誉为祖国文化的遗产。她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汉族没有长篇叙事诗的空白。

如今，三万多芦墟人正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求实求新精神，为古朴肥沃的家园，增添着一种新的神韵，新的魅力。

傍晚，我走在分湖滩上

傍晚，我在分湖滩上徜徉。只见夕阳如血，冉冉西下，两堆晚霞，姹紫嫣红。湖面上，夕照似万千金鲤逐浪追波。水的北面，一条公路象蛟龙横卧在一片葱郁之中。转身西眺，水间一圩，色呈墨绿，形似摇篮，镶嵌湖中，形成一对峡口。队队渔船，张开羽翼，踏浪归来。一群水鸟，嘻笑着，追逐着，象是在迎接晚归的渔人……此时，我不由得想起南社一位诗人的赞句：“侬家门外即分湖，十里湖光入画图。”

我沉浸在画一般的意境里，只觉得天如水，水如天，天光水色一样的柔和，柔和得几乎要溶成一片了。我情不自禁地躬身湖边，心想：这水兴许是当年柳亚子先生荡舟分湖时，从扁舟旁流过来的吧？

我折回绿树环抱的“湖心公园”。公园的西北侧耸立一座英雄纪念碑，与分湖晨昏相伴。这就是水乡人民的儿子——葛鹤年烈士之墓。

我站在墓碑下望着苍空沉思。科学家说有些星星本身已陨灭了，可它发出的光芒，经过宇宙间的长途旅行，还亮在人们眼前。在历史漫长的进程里，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不也如此吗？！

哦，英雄纪念碑，你象一个破折号，给这美好的生活环境加了一个注释；你又象一个感叹号，时时提醒着我，使我感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

美丽的分湖，你美得多么深沉呵！

乡野趣事

擒黄鳝

收完麦子，麦田灌水耕耘，准备栽种早稻。这时，冬眠的黄鳝便纷纷出洞觅食——擒黄鳝的好时刻到了。

哥哥捉黄鳝不用工具，全凭一只有力的中指擒拿。照黄鳝用的灯也是自己做的，用铅丝扎成一个圆锥形框架，大口朝下，在框架上固定一只用墨水瓶改做的油灯，四周糊一层白薄膜，顶端结一根细竹杆，象一只大灯笼挑在手里。

听哥哥说，闷热天黄鳝都要钻出洞透气。吃罢晚饭，哥哥拎黄鳝灯，我拿鳝簏，向漆黑的田野走去。

田野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声合奏着初夏的小夜曲。这正好给我们打了掩护。黄鳝很机敏，稍有声响，便会“嗖”地溜到秧田中央。而没有受惊时，则浑身柔软在秧田里悠悠蠕动。我跟在哥哥的后面，只见哥哥移两步就下蹲，“嚓嗒”一条，又是一条……哥哥说，擒黄鳝要擒在黄鳝的“七寸”上，下手要快。发现游动的黄鳝，哥哥会吃准黄鳝游的速度，准确无误地擒住它的要害部。忽然，哥哥发现了一条鹅头颈一般粗的黄鳝。“不好，大黄鳝想溜了，

哥哥快下手！”不料，我的喊声反倒惊动了黄鳝。只见它尾巴一甩，泛出一团浑水，大黄鳝不见了。

唉，真是逃忒黄鳝臂膀粗。哥哥示意我不要声张，然后吹熄灯，原地静等。一根烟的功夫，哥哥又点亮灯，秧田水复又清沌。前面几棵秧苗“沙沙”作响。哥哥断定，大黄鳝还在附近。果然，只见它又摇头摆尾地钻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哥哥疾地下蹲，一个饿鹰扑食，一条足有斤把重的大黄鳝服服贴贴地塞进了鳝簏。不知是高兴还是大黄鳝的挣扎，手里一下子沉了许多。

粘 知 了

又是夏天，又使我想起夏天里的童趣。

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暑假，我就成了满村跑的小鹿儿，时常约几个小伙伴，用树杈做弹弓打麻雀，捅下妈妈的晾衣竹，一头结上网兜，掬到村后的树林里去套知了。

知了很有灵性，稍有声响就会飞掉。待它们忘情地欢唱时，我猫着腰，蹑手蹑脚靠近一棵大树，瞅准一只响版知了，“唰”地把网兜伸过去。“知……”网兜里顿时发出一阵惊恐不安的呼叫，一树的欢声象接到报警似的嘎然而止。我迅速收拢竹杆，一手刚想伸进网兜，不料被树杈枝勾了一下，眼看就要到手的喜悦，随着一声恼人的讥笑逃得无影无踪。

我和小伙伴一合计，决定改用第二套方案：粘知了。

我们分头回家，到囤里抓把小麦，放进嘴里使劲地嚼烂，再到河边清洗，捏成一只鸡蛋般大的土面筋，缠在竹尖上。嗨，这下真灵光，被粘住的知了越挣扎粘得越牢。不多时，捧冰棍扎成的笼子里，用不友好的方式邀来的“歌唱家”，已忘了囚禁的痛苦，复又放喉高歌了。

听妈妈说，用知了胸肉做成的菜，可以吃了。有一次，妈妈笑嘻嘻地端出一盆油炸知了肉：“来来，尝尝你阿庆弄来的野味”。油漉漉的知了肉，齐崭崭地盛在雪白的瓷盆中。妈妈见我楞楞的不敢伸筷，哄我说：“知了唱歌不好听，妈明儿上街买只叫哥哥来，叫哥哥唱歌可好听了。”“叫哥哥不是自己逮的，不好听！”爸爸见状，忙把知了肉盆端开，一本正经地说：“你阿庆是粘知了的冠军，吃了饭准能粘好多好多的知了。”被爸爸的高帽子一戴，我又破涕为笑大口大口地吃饭了。

……

呵，童年的往事，就象这充满灵气的知了，年年唱开我温馨的回忆。

啰 啰 鸟

江南水乡，捕鱼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养鸟捕鱼。这种鸟活象老鹰，浑身羽毛墨黑乌赤，长长的嘴象一把锐利的铁钩，两眼幽蓝可怕，栖息在小舟挑出的树枝上，“啰啰”地叫唤。村里人都叫它“啰啰鸟”。

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遇上啰啰鸟船进村捕鱼

我便鬼使神差地跟着啰啰鸟船看上里把路呢。

啰啰鸟船捕鱼，不用橹不用桨，渔夫站在小舟上，用一根柔性很好的细长竹，粗头撑舟，细尾系上一块红布条吆喝啰啰鸟下水捕鱼，渔夫有节奏地踩着平棋板，发出“嘎噠、嘎噠”的声响。啰啰鸟听到这种声音就象接到出征的命令，一只只扎入河里啄到鱼便浮到水面上，靠拢小舟。渔夫一按它的颈脖，鱼便乖乖地吐出来。咦，吃下的鱼怎么能吐出来？回家问外婆，才知道是渔夫在啰啰鸟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绳，鱼是万万下不了肚的。

啰啰鸟捕鱼的本领虽好，终究离不开集体的力量。一次，一只啰啰鸟啄到一条七八斤重的鲤鱼，在水中厮杀了好一阵，刚被拖出水面，冷不防鲤鱼一个鱼跃，“泼喇”一声逃脱。啰啰鸟一个猛扎，又把鲤鱼死死啄住。鱼越挣扎那铁钩般的嘴就越扎越紧……终于，鲤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此刻的噜噜鸟也已气喘嘘嘘，只得“啰啰”地招呼伙伴把“战俘”带走。

啰啰鸟若碰上鳊鱼，翁杏鱼之类的身上长刺的鱼，那可要倒霉了。鳊鱼会竖起背上锯齿形的匕首刺得啰啰鸟呱呱乱叫。听渔夫说，被鳊鱼刺伤的啰啰鸟起码一个星期不能下河捕鱼。渔夫的介绍，不禁使我动了恻隐之心：啰啰鸟辛勤劳动的果实却不属于自己，而为了获得主人的一块豆腐几条小鱼而不顾自身安危，替人卖力……

外婆家一晃十多年没去了，已好久听不到那亲切的“啰啰”叫唤声。村上人说，这几年渔民发得很，那种极为原始的捕鱼方法，在江南水乡几乎看不到了。而我对啰啰鸟的那份好感却一直萦绕在心里。

农活八章

敲麦泥

真不忍心看到这样的情景：裸露的麦田里刚绽出寸把长的麦芽尖尖，便有几个老阿太，人手一把长柄木锄头，一字排列踩在嫩嫩的麦苗上，有说有笑地敲打着，全然不顾脚下麦苗的痛苦。一亩田敲完，便凑到田横头歇憩。我突然眼睛一亮，竟发现木锄头上溅着许多绿色的血迹，“老阿太，你们怎忍心打疼麦苗呀！它们这样嫩弱，怎经得起你们这般的敲打！”

谁知我的“打抱不平”引得老阿太们一阵好笑：“从小不敲打，以后怎经得住风雨的吹打，岂不反害了它们？”

嗨，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太们，不但活绝，连话也够绝的。真想象不出这朴朴实实的土地也教朴朴实实的老太们懂得这样朴朴实实的哲理。

老太告诉我：“其实这理不明摆着，刚耙过的泥土稀稀松松的，麦种撒下去就要生根，发芽，却都浮在表层难免裸种露根的，寸把长的麦苗既嫩又软，这时非得用木锄头敲打一番。其实是打实了根而打不着心，根站稳了明儿风呀雨呀的就不怕了……”

泥土一般的话泥土一般的理。

这理使我想到了做人。

做 秧 田

是土地对农人的契约，还是农人对土地的许诺？
当大田里成片成片的油菜、麦子腆着日臻成熟的丰腴，面色渐黄等待分娩时，农人已悄悄将大田近水口一块开满紫云英的版画擦去，然后放水滋润田脚，滋润一份淳朴的情怀。农人用与土地亲吻得光可鉴人的铧铲，将水田修饰得平平整整舒舒坦坦。而原本开得兴高采烈的紫云英早已悄没声息地退出灿烂，心甘情愿地化作下篇构思的素材，去丰富土地更为生动的主题！

只见农人绾起裤管，右肩挂一桶盛满沉甸甸的希冀，将一把把长得虎头虎脑金黄灿灿的情愫撒入溢满母爱的稿笺。一粒粒闪着金属般光泽的情种，扑入母亲温热的怀里便贪婪地吮吮着母汁……渐渐伸出的小脚调皮地蹭着母亲的体肤。母亲慈祥地教他们怎样站立怎样迎接风雨的考验，教着教着自己的脸上也便漾出了青春的朝气……

松 菜 泥

阳春三月。

走过村前的那片油菜田，心的触角总能隐隐感应到油菜的舒枝拔节声。声音虽然轻轻，却句句真切，催得人脚步匆匆。

那日早上，阿土吃罢早饭照例拎一只布袋晃悠悠而去。阿土婶赶紧追了上去：“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思，这么一大片油菜一块泥亦没有松，菜

脚都快胀死了，你去看看都吊成啥样了！”阿土一怔，想起什么似的知趣地反身去厢屋里摘下挂在腰壁上的两把锄头，用抹布将锄柄揩出一片蜡黄的姿色，往肩上一揽，不紧不慢地走向油菜田。

多日不见，锄头与油菜田里的地气作短暂的交流，锄松的菜脚泥邀阳光清理油菜纷乱的心绪。油菜因此而激动不已，竭尽全力投资自己的根系，吸引土地旺沛的血液从纵横交错的脉管汇入自己的根部，发展自身所有的粗枝大叶，以便更好地承受阳光和雨露的恩泽。然后将内心积蓄已久的绿油油的台词，表演成金黄灿灿的精彩，让阳光编辑最畅销的春色或者“样品陈列概不出售”之类的诱惑。

锄头得得，菜脚泥索索。

阿土夫妇的锄头看似蹒跚的步履，却隐约显出不倦的力度，仿佛锐不可挡——一种极为机械的往复极为原始的方式，却让阿土夫妇年复一年地翻耕着一个极为浅显极为朴素的主题：土地与人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人与土地不是一种单纯的依赖！

松菜泥的方式一旦切入生活的某个片断，人生的意义便不再板结！

脱粒

每天亲近谷物。

谷物金黄而深情的目光每天将我的身心缱绻得奇痒难忍！

下乡时与谷物打了五年的哑谜，返城后又进了粮食部门。莫非注定我将无法离开谷物，就像谷物

无法离开我一样？！

记忆的打谷场上，脱粒机与稻谷同声合唱一首由土地作词作曲的歌，抒唱一段古老而年轻的民谣，喂养着我对土地的感恩——一种生命对土地的大彻大悟，竟将我手中的笔深刻得大汗淋漓……

我无法想象那些远离打谷场却每天都在体验粒粒皆辛苦的人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将一粒坚硬的含谷义无反顾地从一碗香喷喷的纯白米饭中剔除出去！

一种熟悉而遥远的意象飞驰而来：打谷场杂草丛生，脱粒机锈迹斑斑，扬谷耙舞不出先前那种好看的景致。饥荒，贫穷，愚昧石 衮般辗着小村的梦幻……

往事不再往来。

发霉的打谷场被阳光之手一遍遍翻晒出满眼蹦金跳银的五谷丰登：谷把在脱粒机的旋转中阵痛出一种谷粒穿透历史的精髓；扬谷筛提炼着咸味浓浓的诗意；栲栳概括农人和土地的立意，将一种永恒的主题囤积……

叠 稻 垛

阿德老伯伯是村里摊得上的叠稻垛好手。七十开外的年纪，矮墩墩的身坯，走起路来活像只大企鹅。狭溜溜的一条小田岸经他一踩便悄悄地落泥泪。

每逢稻熟开镰之际，阿德老伯伯的门前便热闹了起来。村里一帮新做人家的后生们，楼房造得漂亮衣裳着得时髦，可就是稻垛叠勿来。好在村里有

阿德老伯伯，早早与他打个招呼，预约个日脚，免得又要落空。这不，上次木匠阿二嘴硬，说楼房能造，叠个把稻垛有啥稀奇。结果二亩田的稻垛叠得牵头怪脑，不是漏水烂稻就是被风吹倒，气得阿二新娘子直骂“拆烂污阿二”。

木匠阿二今年使了个乖，第一个请阿德老伯伯帮忙叠稻垛。小夫妻俩今朝披着露水下田割稻，闷滋闷滋五六个钟头，三亩责任田的稻便全部割倒，晒上一个大太阳。待太阳偏西，小夫妻俩便下田扶稻，只待阿德老伯伯出场。不想，稻还没有扶完，阿德老伯伯已站在田跟头树荫下等了。木匠阿二忙放下手头的活，笑嘻嘻地给阿德老伯伯敬上一支烟：“不忙，你横头先坐一歇，扶完稻再叠。”“哎，小毛头还等我去呢，剩下一点让你家婆扶，你帮我传稻把，这就开始吧。”

于是，一扶二传三叠……一歇歇功夫，绝细的田岸上，串着一个个板扎的稻垛，仿佛杂技演员走钢丝——看似虚煞，实骨子稳稳妥妥。稻垛顶封成宝塔型严严实实结结足足。檐头翘出半把稻脚以备雨天滴水，四周用稻柴编上一圈辫子箍扎紧……这样的稻垛不论风吹雨打都能笃笃定定。

叠完了木匠阿二的稻垛，阿德老伯伯拍拍身上的稻柴梢，走向小毛头的田。木匠阿二忙追了上去，“阿德老伯伯，给两张分算我的一点谢意吧。”

“想得出，乡邻乡亲的，我要你的铜钿？！”阿德老伯伯戴上草帽，大步而去。

撒 猪 灰

一种对气味的回忆，牵引着我又回到下乡时朝夕相处的小村。

那日，憨厚的老队长出于照顾，吩咐我与七好婆一起撒猪灰。猪灰是昨天几个精壮的全劳力一担担挑到刚收完麦子的大田里的，相隔二三十米一担排列而去。

据说，猪灰是土地最上乘的有机肥。撒猪灰却是半劳力的活，只要田畝里都撒到就成。

下田的路上，心里不由涌起一股对老队长的感激之情。

跨入田里却傻眼了，这哪是什么猪灰，分明是一堆堆猪屎，又脏又臭，拿什么工具撒呢？我大声叫着七好婆。却见七好婆弯着腰两手左右开弓，将猪灰抛出一个个很有力度的弧线，洒向田亩，冲鼻的奇臭在空中弥漫着。七好婆见我楞楞的站着，扯着大嗓门说：“撒猪灰不用工具，只用手。”说完又埋头呼哧呼哧撒起来。

可我还在矛盾：撒吧，实在下不落手；不撒吧，又怎忍心剥削七好婆。这样想着便生了一点勇气，狠心抓起猪灰使命地抛洒。撒猪灰用了挑担力，一垌撒到田横头时已大汗涔涔。而七好婆早已三垌歇搁，这会儿正撩起肚兜布揩揩手，从带来的小篮里拿出一只黄橙橙的油墩极有胃口地吃着。

“七好婆，你怎不洗手就拿东西吃呀？”

“没事，惯了。你看我，一把年纪了，可身子

骨硬朗着呢。”

……

一个上午三亩田的猪灰，我只撒了四垅，心里还一直腻腥腥的。回家用香皂一连洗了三遍，闻闻还觉没有洗净。

我想，如果多擦一点对土地的深情，会不会洗净呢？

耕 地

深秋。

大片沉甸甸黄灿灿的晚稻，跨上镰之船，依依离开暖融融的土地之床。犁，忙碌着为土地翻透被褥。哇，水稻被窝里的体香怎么这样浓烈醉心？

负轭前行的耕牛，“哞哞”地埋怨犁铧何必这般儿女情长紧紧抱拥土地久久不肯松懈……是土地过于厚实或丰富，还是犁铧的情真意切感动了土地？

有血有肉有思想的耕牛，尽管总是走在犁铧的前面，深谙土地的泥泞和坎坷，可套着麻木的四蹄又怎能理解得了土地深刻的内涵呢？

犁铧是在用心一遍遍翻读土地的语言，土地的思想，细节处还要刨根问底方有资格对土地的奥秘心领神会。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只有亲近土地深入土地拥抱土地，才会将自己的那亩心田耕耘得更加肥沃更加富饶！

我也常常独自一人沿农夫指定的田塍踽踽而行，寻找土地更加丰富的情节，打听土地孕育和滋润的一切——庄稼，花木，小草……明白土地与人

之间某种神秘的默契。我甚至偷偷作土地状沉思冥想：土地哟，你的胸襟为何能包容天地万物？

我与耕牛一样得不到真谛。是否，我的“白脚”已被坚硬的橡胶物质包装着，感受不到土地的心律？那么，就象犁铧一样赤足与土地亲密无间，思想的种子会不会与植物一起生根、发芽？

鬲 河 泥

一夜寒风将流动的清澈铸成固体，河浜里的鬲泥船被风的缆绳牢牢栓着。

吃罢早饭，两位老农拥着河泥荚走向鬲泥船。一老农跨上船时，船一个寒颤崩裂出一种碎玻璃似的声响……一老农解缆时惊呀地发现缆绳松脱了，而船却依然忠诚地泊在浜湾里。

这样的天气，一般的船都在浜湾里悠闲，唯独鬲泥船闲不住。或许，这是小村的最后一个压台戏？要不，村前的三白荡里怎会聚集着这么多的鬲泥船，鬲着冬天里的春天：一个橹前躬身鬲泥，一个橹后弯腰撑篙，没有号子却配合默契，一起一伏中将河泥鬲了上来。那鬲荚极像启合自如的巨型蚌壳。一竿子插入河床用力撑推，待手里感觉到了份量便将细杆收拢到主杆上缓缓往上提，船随着提力的增减而有节奏地侧向一边，满满一荚子黑油油的河泥便“呼”一声倒入船仓，周而复始。不消一歇功夫，老农已热得脱了棉袄，花白的头上热气腾腾……听老农说，这肥肥厚厚的河泥可是麦苗越冬时的上好棉袄，既养身子又暖心，什么风刀霜剑都奈何

不了它们。

噫，这被冰冷的河水重重压在下面的河泥，怎么盖到麦苗身上却是这般的温暖融融，莫非河泥还带着老农的体温？！

廿四夜

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廿四，村里的婆婆婶婶们照例要忙着淘米牵磨做糰子，说是小年夜吃了糰子，来年的日脚就更和美了。这习俗起于何时，村上也没人能说清楚。家家户户就象例行公事一样年年例行着这古朴淳厚的乡俗。

“嗨，张好婆，淘这么多米呀！”

“唷，他婶，不多不多，才八十来斤。”

村头青石河阶上，张好婆一边淘米一边和吴婶搭话：“他婶，我家老头子平时就爱吃糯食，小年夜一直要吃到正月半呢。喂，吴婶，你淘得也不少呀。”“张好婆，”吴婶凑了凑身子，低声说：“我那宝贝儿子明年要到城里去念书啦，多做点，让小囡带点给城里的同学也尝尝侬乡下人的粗食。”

吴婶说粗食是自谦的意思。其实廿四夜做糰子是很讲究的，特别是准备送人的糰子，更是细模细样，只只浑圆饱满，色泽光亮，你尝一口，包你觉得城里糕糰店的货色也不如呢！

说是廿四夜做糰子，其实廿二三里就开始忙碌了。粽叶选好剪好，搽上菜油，内馅剁好，赤豆煨好。新糯米要用石磨一板一眼地牵，因为石磨牵出来的粉要比机器轧的糯性好。我想，要是廿四夜失去了呼噜噜吱呀呀的牵磨声，这小年夜的气氛似乎就会

打折扣。牵好粉做好馅，村里婆婆婶婶们不邀自来，系上一块蓝布绣花肚兜，围着热气腾腾的花灶头，有的揉粉，有的搓糰子，十分闹猛。上灶做糰子的自然是好手，下灶烧火也很考究，一蒸下锅，要旺火烧，约六七分钟后再用文火温一温。若烧过了头，糰子就要塌下来，吃口差，看相也不好。一蒸出锅，阿婆便拿起蒲扇啪嗒啪嗒猛扇几下，待糰子表面呈现光泽，再用大红颜料小心翼翼地印上福字寿字。那专注而虔诚的神情，就好象把自己久藏心底的美好祝福，都印进那糰子里了。

听阿婆说，早年她做糰子，用的是三成糯七成粳，所谓的馅也只是胡葱萝卜丝。那年月人穷地穷，一年到头也不见糯米粒子，即便赶着廿四夜有几户窗口飘出糰子香，也只是稍做点吃吃，算是一年苦到头的意思了。

小镇夏歌

“吃凉粉罗……”

小镇南桥堍那棵古香樟树下，卖凉粉的姑娘，一身洁白的打扮：洁白的“幸子衫”，洁白的健美裤，还有一双洁白如玉的手臂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这不是凉粉大叔的二姑娘么？”

见一群人正围着凉粉摊七嘴八舌地夸赞着，品味着，我不禁也凑了进去……不一会，姑娘端来一碗白嫩嫩的凉粉，上面缀着玫瑰香料，撒上棉白糖忽闪忽闪的，叫人一看就想吃。

“二姑娘，你啥时学会这手艺的？”

“跟阿爸学的呗，待业在家，那来的时髦？！”

“嗨，黄毛丫头十八变，越变越时髦了。”响喉咙张二婶快嘴快舌地说：“二姑娘是侬镇上个体协会的副主任啦。”那腔势不亚于报道一件重大新闻。

吃客正说笑着，耳边又传来一阵女高音似的叫卖声：“麻油辣酱冷拌面……”

掌柜的是镇上“来得福”面店的吴妈，吴妈卖冷拌面虽说利薄，可顾客吃得满意。手拿把攥的，一个月也能挣个百儿八十的。做生意最讲留一手，可吴妈说话就象拌冷面，干净、豁亮，一点不含糊：“怎么，留一手想少缴税还是怎么的？我可不想昧着良心哄骗国家！”

“吴妈，多赚钱明儿讨个好媳妇，对吗？……”

“哈哈……”客堂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吃新鲜酒酿罗……”

“棒冰，雪糕……拍拍……”

夏天的小镇上，挤满了雄浑的、甜润悦耳的、瓮声瓮气的笑声和吆喝声。那此起彼伏韵味十足的叫卖声，多象一首首家乡的吴歌，渐渐溶进小镇热情高涨的旋律里。

呵，好清凉的小镇夏歌。……

留住蛙鸣声

割忒麦揉落菜种好田，大头生活落肩，剩下诸如开开沟放放水撒撒皮粉等等一些小零支散的生活，百常日里随手带带就是了，一年中的头“黄梅”就算上岸了。

老丈母是个耍热闹的人，田里生活刚舒全，就捎信叫我们礼拜日去乡下过。可到了礼拜六，厂里黑板上突然冒出：明日加班。回家讲给妻听，妻说：“当然厂里工作要紧，明朝我和佳佳先去，中午你自己弄碗面将就一下，歇夜后直接来乡下吃夜饭。”妻的安排的确恰到好处。

临下班，天空忽然下起了麻花小雨，心里莫名地焦躁起来，生怕雨越下越大会阻隔人之夫人之父的责任似的。待下班铃一响，便急不可耐地骑车赶往乡下。

小雨依然淅淅沥沥，弹奏着一曲悠扬悦耳的犹如轻音乐般的旋律，富有质地的余音弥散在秧田里村落中田埂上，便立刻充满飘渺如幻的感觉……不稍一会儿，衬衫便贴着背心，头发稍滴檐头水了，真可谓“麻花雨落沉田”。可精神越发的抖擞眼目越发的清亮。有雨提醒着，刻把钟的路程五六分钟便到了。

仲夏梅雨中的乡村傍晚是迷人的，朦朦胧胧的

雨雾裹着绿碧碧的稻禾和热土蒸腾出的泥土香，漫溢在旷野之中，间或从远处传来几声：“咯咯呱……”的蛙鸣声，宁静的田野里多了一份韵趣一份温馨的气息。被机器喧闹声灌木的心绪，溶进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所描绘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里……

乘着余晖还没有走远，吃罢夜饭便回家。水泥铺就的田埂两旁，青草萋萋。脚步声溅出躲在前面草丛里的蛙们争先恐后地跃入水沟里的“扑咚”声。后面的蛙们便又若无其事运足丹田之气“咯咯呱，咯咯呱……”地豪豪放放歌唱如初了。妻见我痴痴恋恋的走路像绕小脚，责怪道：“作啥慢吞吞，天要黑了。”“勿要紧，慢点走想多听听蛙们唱歌呀。”“你呀，又要书雾腾腾了，我给你捉一只带回家让你天天听个够。”只见妻搁下自行车，蹑手蹑脚向前走几步，眼睛一眨，妻手里竟魔术般出现一只肉鼓鼓的大青蛙：两眼水晶汪汪地凸出，下巴皮急促地欹动。青褐相间的花纹煞是清爽，像涂了釉似的亮着光泽，腹部一片纯白无瑕，一双修长而充满力量的后腿隆起一块块丰满健美的肌肉群……嗬，好一只令人久久凝神怦然动心的赤足光膀，高喉大嗓的乡野“歌王”。“哎，你愣着作啥，快找个东西放呀。”“喔喔”。我手足无措地腾出一只马夹袋，将“歌王”囚入袋中打了个死结挂在车架上。一路上，“歌王”在袋中不断地挣扎着，不时发出“咯咯呱……”的叫声。不知怎的，此时的我已横竖提不起欣赏的雅兴，仿佛“歌王”在苦苦向我发出一声声撕心

裂肺的哀求……

“歌王”还是被我“请”回了家，养在一只精美的玻璃器皿里，晚上搬入院子里吊露水。可“歌王”不吃不喝不歌不唱，整天爆着两眼瞪我，象是对我有深仇大恨似的，下巴皮依然急促地欷动，一副痛苦不堪欲言又止的样子。终于有一天的晚上，“歌王”挣脱精美的桎梏，逃入院中。第二天搜遍整个院子都找不着“歌王”，日脚一长也便淡忘了。

不想昨天的一场雷阵雨把我从梦中惊醒。“咯咯呱，咯咯呱……”“咦？这不是‘歌王’在唱歌吗！”我急忙拧灯下床开门，谁知灯光搅了院中的宁静，蛙鸣声嘎然而止，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再无“咯咯”一阕蛙鸣。我好生纳闷：“歌王”为何如此惧怕光线和人呢？悻悻熄灯上床，院中复又万籁俱寂。不稍一歇，“歌王”便又放怀而歌“咯咯呱，咯咯呱……”我心血来潮又一次下床，不过这次不傻冒开灯了，而是拎来录音机放在院门口，偷偷掀下了录音机键。

“咯咯呱，咯咯呱……”

慕名访胥滩

大凡到芦墟的人，都想去分湖滩上看看当年伍子胥率兵攻打越国时留下的“足迹”——胥滩古渡。

寻寻觅觅。一路上心里都带着些“悬念”。直至分湖公园，渐渐被另外的景物所陶冶。这里有雄伟壮观的水上楼台，古朴玲珑的曲桥，使人感觉到这儿的历史悠久。一位悠闲垂钓的老人热心地给我们介绍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分湖为吴越两国的必争之地，留下了不少战争遗址。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分湖八景中的：“胥滩古渡”一景。据《分湖志》记载：分湖的东北面为伍员入吴摆渡口。《分湖赋》中这样描写：循岸而东，一泓忽销。吴军呼渡而南来，伍相引兵而遥跨。

伍员，字子胥，楚国文武将才。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楚平王杀太子傅，伍奢伍尚父子。伍员为报杀兄父之仇，投奔吴国。吴王夫差接位后任用伍员为宰相，帮助吴国训练水军。在分湖东北角筑一个高不过五米的将台，指挥打仗和吴兵渡湖。明朝诗人沈遇黄把将台与渡口联系在一起，作了分湖八景中的“胥塔古渡”一景。当地人便把将台叫做塔。因将台是泥块堆积而成，风吹雨打，年复一年，泥土松坍，成为一片荒滩。当地人便又把荒滩称作伍子滩，直至50年代开挖太浦河，伍子滩被夷为

河床……其实，你们津津乐道来寻访的“古迹”已不复存在，真正的“胥滩古渡”已留在了分湖人的心中。不信，你们随便找一位分湖人，他们都能头头是道地讲伍子胥在分湖里打仗的故事，都能背有关伍子胥的诗，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要数崇祯三年解元，复社领袖之一的杨廷枢的《伍子滩》一诗：

芦花秋老尚存根，
一片遥滩识水痕。
吴国忠臣楚孝子，
可怜无处吊孤魂。

……

辞别了老人，我们来到分湖的南栅港，只见一条铁制渡船正繁忙地穿梭于一衣带水的江浙两地。一船船浓浓的吴越乡音合成一曲曲“胥滩古渡”的新歌，多少也弥补了扑空的憾意。站在分湖的堤岸上举目远眺，素有“十里湖光入画图”的分湖新姿尽收眼底。幽清的湖面，绵长的流水带走了昨天带来了今天。在这如诗如画的意境中，仿佛当年的“胥滩古渡”就在眼前……

甘溪魂

甘溪，湾湾的小溪流淌着清冽冽的甘泉。记得小时候 每到夏天，村里的孩子便跳入小溪嬉水游泳。傍晚，小溪微波粼粼，泛光流彩。溪旁杨柳依依，枝绿叶碧，田野里飘来阵阵野花馨香，沁人心脾，一片宁静恬美的水乡风情。

水乡人爱水如同山里人爱山一样。假如水乡没了水，水乡就会憔悴，甚至会失去生命。水是水乡的“乳汁”，是水乡的“血液”。水乡有了水，才变得那样的丰润、温柔和深情。

可是，1991年，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里，原本温驯多情的水却使着性子大肆泛滥，泛滥得水乡人不得安宁，泛滥得美丽的水乡困顿疲惫……

A

七月六日，天昏地暗，玉坠天倾。豆大的雨点密密匝匝，铺天盖地向甘溪村倾泻，河水暴涨。全镇地势最低的甘溪村危在旦夕。

雨仍在下，河水在迅速上涨，情况十万火急。老村长踏着泥泞的田埂，跌跌撞撞奔到村办公室，抓起电话：甘溪东港坝告急，全村1500亩良田，近1000户村民告急！！

险情如军令，镇人武部速快调集了三个应急分队，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到位。他们用情、用汗、用

血，谱写了一曲曲催人泪下的英雄壮歌！

洪水压境。甘溪村东港12米长的堤坝首当其冲。而东港坝又关系到全村1500亩良田，近1000户人家，300亩精养鱼荡的安危。东港坝一旦决坝，全村将受灭顶之灾！

情况紧急，没有草包，没有工具。队员们从农家收集了10来只蛇皮袋，撕开后在四只角系上绳当箩筐，从50米远的地里运泥。一袋泥，连泥带水200多斤重，加至田埂已被水淹没，硬是高一脚低一脚地坚持着。肩上磨破了皮，被雨水一淋，钻心的疼。负责装泥的队员没有铁铲，就用双手在浊水里耙泥，锋利的瓦砾划破了手指，泥块上流淌着队员殷红的鲜血。队员许四官，耙泥时折断了半张指甲，连肉带血的半张指甲呵，硬是从这双粗糙的手上断了下来。十指连心，痛得许四官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队员扶他去歇一会儿，可他胡乱地绕了点胶布便又抓起了杠棒……

暴雨如疯狂的鞭子，抽打着每个人的脸，人武部领导站在没膝深的水中指挥队员们运泥，打桩，筑坝……

B

因堤坝水闸严重漏水，河面上激起层层旋涡。雨大水急，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而漏水方位不明，一袋袋散泥倒下去，迅即冲得无影无踪。只有下水找洞才能堵洞。东岭村民兵营长徐兴官一个箭步，纵身入河。岸上的人心都悬到了喉咙口，

“太危险了，赶紧找根绳子系上！”只见徐兴官吸一口气又潜入水中。反反复复10多次。洞终于找到了可徐兴官却再也无力爬上岸来……

C

民兵杨根龙这几天身体不好，胃时常隐隐作痛。接到命令，不顾妻儿的劝阻，骑车飞快赶到甘溪，没头没脑地扛了整整一天的泥。第二天又赶来加固500米长的包围堤。他心里搁不下甘溪家中进水的几百户人家啊！由于劳累过度，杨根龙晃晃悠悠地栽倒在泥水里昏了过去。同伴把他抬到附近的村民家。等杨根龙醒来，第一句话就问：“围固大堤有没有合拢……”

经过应急分队30名队员连续二天二夜的顽强战斗，东港坝终于保住了，我的家乡甘溪村终于保住了。

沧海横流方见本色。多么可爱的抗洪英雄。平时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而当人民生命财产处在危难时刻，他们便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他们用自己无声的行动在甘溪人民心中筑起了一座高大伟岸的丰碑！

如今，我的家乡甘溪村依然是那样的宁静旖旎，依然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充满魅力。大田里，补栽的稻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湾湾的小溪里，鹅鸭成群，碧水清清，不远处的鱼荡里“哗啦啦”的鱼跃声此起彼伏……

甘溪，永远生动、永远勃发！

分湖小札

江南水乡，湖荡星罗棋布。在苏州东南面有个古老的湖泊，名叫分湖，与江、浙、沪二省一市相衔。湖光水色，绿树环绕，虽无盛装艳饰，自然光彩照人。

最近，我恰有事于分湖一带，得与分湖晨昏相伴。目睹其晨雾晚烟，朝阳夕照，悠悠绿波，节节鱼簖，仿佛日日夜夜置身于幽然如画的意境中。

我在被湖水舔得圆滑光洁的瓦砾滩上留连着、寻觅着、思索着……

跨上分湖公园入口处的“金缆桥”举目远眺，但见净蓝如碧的湖水倒映出座座农家楼姿，叶叶渔家舟楫。那盘根错节的参天古木，古色古香的水榭亭廊，以及蜿蜒古朴的石驳堤岸，显露了百年来江南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

然而古人何为称此为分湖呢？

拥有六千四百多亩水面的分湖，在公元前909年是吴、越两国的必争之地，南半为越国嘉禾（今嘉兴）之境，北半为吴国松陵（今吴江）之墟，以湖为界而得此名。公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夫差命伍子胥攻伐越国，在分湖一带打败了越国。传说当年伍子胥曾在分湖中建造一座规模宏伟的点将台，指挥打仗。

分湖中盛产一种奇特的螃蟹，蟹的两螯明显一大一小。听渔夫说，凡是爬过伍子胥点将台的蟹都是这种形状。其蟹味鲜嫩肥美，恐怕连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无法与它媲美呢。

沿堤岸折回公园的腹地。早在1600年，这里曾建造一座陶冶禅院。太平天国后改为三官堂，有钓月舫，鹤归来等名胜。清末改办陶冶学堂，后改为第六高小。日寇入侵，这里夷为平地。解放后，几经修葺扩建，才有了今日旧貌换新颜的分湖公园。

分湖，历史悠久，诗人辈出。西晋张翰与晚唐陆龟蒙姑置不论，即如明末午梦堂叶氏一家，清中叶灵芬馆郭氏一派，已为后人倾倒。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诗人更胜于前，可为分湖增光……

我在分湖寻访古人的足迹，时觉感慨万端，浮想联翩，这幽清的湖，曾有过多少次勃发的春意，深沉地回旋。湖的上游连着民族历史的渊源，下游流向民族集体创造的辉煌！

呵，今日的分湖，已不止是杨维桢《游分湖》中所描绘的“棠树大十围，桃花灿欲语”那番景致了。它赋予人们的不仅有过“蒲滩鸳浴”、“胥滩古渡”、“朱桥牧笛”、“泗洲寺钟声”等八大胜景，更给人们以建设四化无穷尽的力量！

蚌壳浜

身在湖乡，天天作湖乡行。

感受，总也兑换不出什么新的东西。

十年前的蚌壳浜，我不去走它，它却常常走进我的心里。

这个离镇六里的偏僻小村，以蚌壳为名，外人怎晓得其中的苦味！那年月，种田讲究大呼隆，一年苦到头，透支倒是笃笃定定的事。幸亏村边的蛇舌荡会怜惜人，收工回来，村民们顺便在铁镭齿上插几根竹梢，到荡滩上去耙耙，就耙满一篮河蚌。拎回家用咸菜炒炒，或干脆就红烧烧，也算一家老小的“美食”了。日子一长，浜里蚌壳越积愈多，于是，蚌壳浜便叫出了名。

……

下乡五年，在蚌壳浜象做了一趟客人。这些年来，却很难听到关于蚌壳浜的事情。

那天上街，忽见市河里一条很眼熟的木棚船泊在五交化批发部的河阶旁。咦？这不是蚌壳浜代销店的货船吗？上前搭讪，戴变色镜的小伙子一本正经地说：“没有蚌壳浜，要么珍珠浜。”真不想，这叫了几十年的村名，竟连本乡本土的也不知道。然而，珍珠是河蚌孕育的，蚌壳浜孕育个珍珠浜，也是自然的事……想着想着，我释然了。

“你要搭船吧。”没等我解释，小伙子刷地弹出一支特长烟递过来：“你帮我看着点，我去进点货，就来。”说完径自踏着街头爆响的迪斯科音乐而去。

这个小伙子真会钻空子，我想。那时候，我也常搭代销店货船上镇回村，可船多半是停在酱油店门前……原来，他把我当成搭船的了。

于是，我去批发部找他，他却笃悠悠地坐在隔壁咖啡厅里，身旁多了个镇上出名的“俊姑娘”。

小伙子噱头真好！

这时，过来个阿婆嘴里嘀咕道：“真是吃了饱饭，忘记从前讨饭。”不想这话被小伙子听去了，转身横扫她一个白眼：“又要忆苦思甜了。”

后来，小伙子告诉我，他们为这话吵了好几回。我只是笑笑。我实在无法辨别他们之间的谁是谁非。

踏出咖啡厅，我帮他把大箱小盒的家电搬下船，只是随意问一声：“这是你俩结婚派用场的？”他却怪笑了好一阵：“这是村民跟我预订的货。”我觉得他分明在笑我，又是一个少见多怪！

看来，真该去那里走走了。

但身在湖乡，天天在作湖乡行，仅仅那只船，那位小伙子，只要看一眼，不就是一次最好的湖乡行吗？！

OK，公主衫

“OK.公主衫！”一位外宾惊叹。

来访问过的人，谁不被那五光十色的绚丽搅得眼花缭乱呢？宽阔的水泥马路，漂亮的高层建筑，早已抹去了昔日青石板铺路，墙脚苔痕斑斑的印象。照亮的大街小巷，正舒肢展臂，托出了真丝服装和各种真丝绣品的生动和魅力，给漾着柔情软语的姑苏窗口，披上时代的霓裳羽衣。

吴江丝绸服装厂纤巧的绣姑绣娘们琢磨设计的真丝绣花公主衫，在1985年我国首次参加的巴黎国际时装博览会上，荣获服装设计一等奖。于是，秋兰牌公主衫从羞羞答答的茶色橱窗里走出来了，从许多金发女郎的惊叹声中走出来了……

在一幢飞檐翘角，马赛克装饰的三楼经理室里见到了被乡民们誉为“外交家”的陆厂长。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中年汉子——农民、木匠、厂长，在风风雨雨，东奔西颠了一千八百二十五天之后，在刈除了疲疲沓沓、昏昏噩噩的惰性之后，在挣脱贫困、愚昧、怨人忧天的呻吟之后，他那双深邃莫测的目光，正忙碌地拾缀着时间、效率、声誉，编纂一部永不褪色的“秋兰”成长史！

在陆厂长的案前，放着一盆葱郁茂盛的兰花，大把大把的故事，伴着阵阵幽香，娓娓叙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开始，县里把两个久经岁

月摩挲的服装厂交给了她，同时把一双双滚烫滚烫的目光也重重地交给了她。

背水一战。这位泥腿子出身的新任厂长，负起了父老乡亲的信任和重托，从家乡板结的田埂上走出，走进了大都市……

市场调查表明，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已经发生变化，“耐穿型”正在被瞬息万变的“时髦”所替代，墨守将意味着被困！

1982年春，他们利用“丝绸之乡”妇女善于刺绣的优势，采用抽拉、雕扣等新工艺，生产真丝绣花女时装。第一批样衣出来了，几度辗转，他们去省外贸公司。企盼，祈求，无效。满心欢喜只兑换来一句话：乡办企业的产品，有把握吗？

他们又迢迢千里赶到广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广州公司介绍了一位香港客商。通过样品，客商正了正镜框，订下了一万件真丝绣花衬衫。

转眼又到早春二月。

信誉，在分分秒秒中凝成。

声誉，在针针线线中绣成。

乡办企业的概念在升华，传统的观念在过滤。渐渐地，省公司对这个纯朴、隽秀的乡办企业产生了感情。终于，他们“联姻”了。

橹桅、纤绳，终究难抵波涛汹涌的冲击，而一旦与螺旋桨携手联袂，将以浩荡的活力驶向希望的彼岸。

1985年秋，美国的“中丝”公司接管了原美国的“JM”公司。他们根据“中丝”的心理特点，从档案

中取出原已生产过的“JK”样品，重新设计打样，订货达十五万件。

美国、法国、日本、科威特，加拿大……异国情调里，飘逸着中国水乡婀娜娉婷的风采，绽放着苏绣姑娘心灵深处不谢的花！

如今，吴江丝绸服装厂已拥有一千多名职工，四百零三万固定资产，百分之九十的产品走向国外，职工年均收入一千三百元，四乡八邻的向往纷纷飞栖这棵浓荫森森的梧桐树。

……

“秋兰”，毕竟有了享誉海外的“公主衫”，毕竟有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阿拉伯大袍，毕竟……毕竟，她腼腆而自信地跻身于全国同行业的先进行列……

又一批外宾慕名而来。

在富丽堂皇的样品陈列室里，厂业余时装模特儿绫罗绸缎，风度翩翩地塑造着美，传播着美。一位端庄、娴静的姑娘，穿一件绛红色绣花公主衫，飘飘欲仙般凝固在高鼻蓝眼的惊叹声中。

“OK，公主衫！”外宾又一次惊叹江南水乡美的杰作。

太湖情种

西山

登陆艇在拥有三万六千顷水面的太湖上全速前进，溅起一朵朵碎银似的浪花，转瞬即回归幽幽的湖水中，又迅速加入一道壮观的弧线，在我们的脚下延伸……凭栏远眺，前方隐隐一岛，形似荷花，色呈深黛，镶嵌湖中。

呵，近了，近了，洞庭西山。

……

西山位于姑苏城的西南，相距四十六公里。全岛有七村八巷九里十三湾，最闻名的是春秋时期的马村、兵场里、消夏湾、明月坡……

我游览着，寻觅着，思索着。

来西山的人，有谁不被“水抱青山山抱花，花光深处有人家”这样的诗情画意搅得眼花缭乱呢？身置西山，但见桔子，梅子，柿子、杏子，栗子……飞红点绿，重重叠叠密密匝匝布满了西山的情怀，令人如入花果山的迷宫。

我们下榻的西山镇京夏饭店，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五层楼建筑，这无疑是目前西山最漂亮最富气派的宅第，它以清幽舒适的环境，热情道地的服务，给好客的西山窗口，抹上了生动绚丽的一笔。

然而，更具气派和魄力的还是西山人：他们利

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兴办各种开采业、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金庭、石公、堂里，一家家花果厂、饮料厂、酿酒厂、食品厂、水泥厂、石灰厂应运而生。石公花果厂与上海冠生园合营，生产 100 多个品种，打入上海，苏州，杭州等大中城市，去年，部分产品还打入日本市场。

采石，是西山的一项传统工业。拥有 2300 多人的西山采石厂，年产值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于是，我对采石有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寻找它的人工开采史，竟发现要追溯到宋朝。北宋朱勔曾在此开采太湖石，藉献“花石纲”于徽宗而得宠，並留下“联云嶂”遗迹。

今天，驾驭空气压缩机打炮眼的新一代西山人仿佛已记不清昔日“一根铁钎一把锤，一条绳索悬山崖”那种朝不保夕的惨淡景象了。为了兼顾好开发与保护景点的关系，更为了西山的子孙后代，他们向下三十米、五十米、八十米……开掘地下石。

西山，的确很小很小。然而她的果市，鱼市，石市，她的碧螺春她的丝银鱼，却驰名中外。四万多西山人，正用长远的眼光开放的胆识，开辟出琳琅满目的花果基地，山明水秀的旅游胜地。那历史悠久的吴文化，孕育着西山人太深太沉的愿望，在经历了千万次风浪冲刷后，终于出水芙蓉般灿然于世！

呵，西山，你以登陆艇这样现代化的摆渡工具作证：开拓才有生机，改革才不窒息。一代西山人轰响闭塞轰响落后的足音，一如既往地执着、豪迈，充满了希望！

石公山

太湖，势如汪洋秀似西子。如取其一点，象西山石公，则宛如一位不施脂粉的村姑，虽无盛装艳饰，却也自然光彩照人。《吴县志》记载：太湖之峰七十二，名者八九，洞庭西山之胜数十，石公最著。初秋，市文联组织我们饱览了石公山水，千岩竞秀万石争妍，果名不虚传。

这天，我们从西山镇骑车出发，穿村寨，绕果林，不消半小时就到达石公山。

三面临湖的石公山，是眺望湖光山色的最佳地。因山石高峻状如佝偻老翁而得名。石公八景，可谓“景中有诗，诗中有景。”进山门，循崖而行，登上石公山顶，湖东：洞庭东山峰峦叠翠，如龙似嶂构成山外山岛中岛湖中湖天外天之绝妙景观。转身西眺：茫茫太湖水天一色，点点岛圩象一组组山水盆景，点缀湖面。悠悠绿波层层青山，超尘脱俗，仿佛日日置身于白居易，范成大，文征明，李根源的诗情画意之中。

我们顺山径而下，沿途桔树，梅树、枣树、白果树……一片郁郁葱葱。果树丛中，金鸡独立般矗立一块巨石，上书“云梯”二字。这是唐朝严澂的手迹。山梯高升如入云端。湖滩边有一块大理石，坦荡如砥，斜倾入湖，可容万人，名叫“明月坡”。女导游告诉我们，相传当年西施每年农历九月十三都要来此的“览曦亭”赏月。日落月升之时，在此可看“日月同欢”奇景。“石公秋月弄晴光”则是西山八景

之一，可惜我们这些匆匆过客无缘领略了。

过了来鹤亭、夕光洞、移影桥、翠屏轩、桔香亭，来到一线天。这里巨石衔天，虎虎有英武之气。抬头仰望，峭壁间的石级仅容一人通过，很觉险要。犹豫之际，女导游却早已站在峭壁顶峰召唤着我们。于是我们象老鹰捉小鸡似的，一个个前拖后拉匍伏着向上登攀。得到了顶上，我们已大汗淋漓气喘嘘嘘了，那副萎靡相，直乐得导游姑娘“咯咯咯”大笑不已。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问导游姑娘：“你对西山怎会这样熟？”姑娘灿然一笑，一口浓浓的吴方言普通话：“侬是西山人，西山就是侬格姆妈呀。”一句俏皮话，把我们都逗乐了。是啊，西山的山山水水哺育了西山的儿女，姑娘是在为我们讲解她的母亲呀。

林屋洞

来西山的第二天，友人邀我去游林屋洞。

说起溶洞奇观，只是从书报上见到一些介绍，象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灵谷洞；桂林的七星岩；贵州安顺的龙宫；柳州的都乐岩；贵阳的地下宫殿；杭州的瑶琳仙境等等，而西山的林屋洞却闻所未闻，真可谓“不识林屋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原来林屋洞还被列为“天下第九洞天”呢，素有“一山飞峙太湖中，千娇深藏林屋洞”之美称。

随导游的指引，我们同一大群游人摩肩接踵地从雨洞口进入岩洞，顿觉浑身凉飕飕的，一种阴森

恐怖的气氛袭上心头。步步深入，但见五彩灯光交相辉映，泉水，奇石，幽洞，影影绰绰光怪陆离，原先的心悸早已被应接不暇的奇特景物所驱走，这会儿还真让人留连而不忍移步……

从自然状态看，林屋洞为地下厅式溶洞，可游览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山海经》上记载：洞庭湖君山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即西山），由雨洞，隔凡洞，龙洞，丙洞，吻谷洞五个岩洞组成，可谓洞中有洞，洞洞相通。

行至隔凡洞，已算进入仙境。洞内有隔凡石门把人世间与仙人间隔开。可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推开石门，所能见到的只不过是些石床，石桌，石椅而已，心中不由陡生一种嘲笑仙人的快意。在紫隐泉旁，那些石青蛙，石猫，石乌龟，石猪却都别来无恙相处和睦。尽管都是石做的，但多少也能抒发一点浅显的情感——生活的源流，大千世界的产生不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么？

沿着光溜溜清润润的曲径向前走，导游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什么“金庭玉柱”，“石函宝书”，“鱼乳泉”，“石宝”，“银房”，使人应接不暇。林屋洞简直集石的艺术于一身，美得深沉美得含蓄。这里的石碑，石钟，石笋，石兽都是这样的自然隽永，姿态别致。

相传，林屋洞是毛公仙人得大禹素书的地方。距今三千年，吴王（阖闾）派灵威老人（人称毛公仙人）入洞。毛公手持独灯昼夜寻觅不歇。十七天后仍没到达洞底。在返回的石隙里偶尔得到三卷素书

交于吴王。吴王看不懂素书，这时正好孔子周游列国，吴王派人向孔子请教。孔子说：“此禹后函文也。”吴王叫毛公再进，毛公经二十日返回说：“不似上次，只听见空间风涛之声，石燕蝙蝠身大如鹰，前去不得。”……在洞门石壁上，至今留有清代著名书法家俞樾题的“灵威丈人得大禹素书处”十字。

到了啣谷洞，已接近洞尾，隐隐闻到林屋山上阵阵果树飘香，我们才恍然归入人间。

在返回住地的途中，我在想：传说终究是传说，然而无论是自然的变化还是历史的演进，却都是实实在在的。今日的林屋洞，已不止是游人吊古寻幽的去处，她更给人以无穷尽的昂扬之力！

苏北风情

小大姐

淮阴人管女孩叫小大姐。

入乡随俗我也跟着叫小大姐。

那回，我走近一位摆凉粉摊的小大姐面前问路，情急之中叫了一声大小姐。谁知小大姐那很好看的脸一下子凉得犹如一碗凉粉。后来当地的一位朋友笑我，淮阴人叫小大姐是昵称。含蕴着勤劳、朴实、亲切的意思，可没你们苏南的大小姐那么娇滴，那么秀气……

听得出，朋友的解释是臂膀朝里弯的。于是，我呆在旅馆里默念了一个晚上的小大姐。

夏忙季节。小大姐下田劳动只穿一件汗衫小衣，外裹一件薄薄的能见胴体的衬衫，那浑圆鼓鼓的双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走起路来大大翘翘，乳波臂浪，摇曳生姿。

小大姐能推着独轮车和小伙子一起跑上几十里路，能独自赶着驴车摸黑穿过一片芦苇滩，要是窜出个想占便宜的楞头青，小大姐手中的驴鞭会抽得“叭叭”脆响。

小大姐心思好长，打算好细。她们不在乎住茅屋啃烙饼喝苞米粥，但她们一样津津乐道迪斯科健美裤，山口百惠刘晓庆。

小大姐遇上赶圩，就梳洗打扮，和苏南的大小姐一样搽胭脂，涂口红，画眉毛，穿上有线有条的新衣裳，系上镶有金丝银丝的蝴蝶结，然后驾着驴车，有说有笑。一路疯疯颠颠。

小大姐出嫁时，会搂着娘眼泪哭湿三块花绢头，接亲的驴子一筹莫展，只好跑到大堤坡上散散心装装佯。

淮阴农村的小大姐象淮阴的白杨树，纯朴、自然，健美，和谐。

嘿，叫一声小大姐，心里好痛快！

放 野 猪

小时候，贪玩，一放学就“野”在外面。回家总免不了妈妈的一顿笑骂：“今天放野猪又放到哪儿去了。”

妈妈这句话是从哪儿学的，我不知道。最近去了一趟苏北，才知“放野猪”在苏北。

苏北的猪一般都是放养的，但不野。不用主人操心，早出晚归，奔波糊口。不管走多少路，晚上照样能赶回家，似乎也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母猪上街总忘不了拖儿带女。走起路来两排肉馒头似的奶子一晃一闪象摇小铜铃，诱得路旁的小黄狗奶声奶气地“汪汪”错把娘来叫。

苏北的猪不喜欢集体活动。偶尔上一趟小县城也各走各的路。集体活动，难免嫉妒难免吵嘴，失了上县城的雅兴。

苏北的猪似乎也有爱美之心。上县城得先到附

近的水渠里洗个澡，上来抖擞抖擞精神，笃悠悠地赶路。苏北的马路没有“猪行道”，但对猪却很宽容很好客，动作迟缓一点不碍事，汽车不会发脾气翘胡子拉嗓门。

苏北的猪不象《西游记》里的老猪，嘴馋心贪色迷，偶尔吃了地摊上的瓜果，蔬菜什么的，摊主不轰不打，猪也很平心，吃了就走。街上猪很多，但不见猪屎。几个背柳条畚箕的捉屎老汉眯着眼在寻找着什么。

苏北的田地营养不良，因而猪拉屎很吃香。

一次，在小县城吃饺子，发现肉馅都是丁丁点点的。我倏地打住了手中的竹筷，忽发奇想：兴许是小县城也疼猪，不忍心把肉馅剁成酱吧。

啧啧，苏北的猪好福气。

打 麦

去苏北，正赶上苏北的麦收季节。

看苏北人打麦就象听奶奶讲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大坝下一对老夫老妻赶着驴车把麦子拉回屋后的麦场上，卸下驴车又给驴儿戴上：“竹片墨境，”套上石辊，在铺好麦子的场地上笃悠悠地打转。人不急，驴也悠闲。只要四蹄不停，驴鞭是不会响的。那老驴夫一边跟着转悠，一边哼着只有老母驴才能听懂的调儿。三袋烟的功夫，驴夫老伴用翻耙“叭哒叭哒”不紧不慢地拍打几遍，就算一场打

好了。

一回，乘车去沭阳。车开到一个村寨。车速突然慢了下来，探头张望，原来公路上铺满了麦子。聪明的农民正是利用了汽车怕打滑这一弱点，玩起了“借胎打麦”的招儿。尽管公路旁有醒目的“公路上严禁打麦”之类的招牌，可还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怕什么呢？只要能解放生产力就行了。

汽车开到沭阳县城附近，这儿打麦的农民多半是青年，虽说也只是拖拉机后面挂个大石辊，但毕竟懂得了“吸收他人的优势，来补自己的不足”的道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我想，在苏北别的地方，或许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

看来，苏北的这批后生们，开始不甘心父辈们的命运了……

于是，我忽然又想听听苏北的后生们讲个故事，真的。

苏北的性格

一

苏北是水做的。

苏北的地名是父辈喝了酒后给起的。

响水、涟水、淮阴、泗洪、清江、滨海、江都……

口渴了读一遍苏北的地名，心里也会湿润的。

于是，哪家媳妇生了孩子，给起的名儿也是水灵灵的。

譬如：水龙、水根、水花、水妹；
譬如：水秀、水英、水金、水银。
水，足以炫耀苏北的十八代祖宗。
水，不分巨细掌管着苏北的家务事。

二

其实，苏北的水不是水，是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小伙子爱喝烈性酒：汤沟、双沟、高沟还有洋河，因此而有了阳刚之气，男性之魄。

小伙子心烦意乱时，只是咆哮和发怒。只是指天骂地，独自借酒浇愁。浇得苏北困顿疲惫，浇得苏北面黄肌瘦……

淮河、沂河、里下河劝不住；
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也劝不住。
长江扭曲的脸上，雕出了原始的粗犷和残忍。

三

无情的肆虐使苏北不止一次地失去平衡，但终究没能把苏北抹掉。

苏北，因此而变得格外的坚韧，格外的桀傲不驯。

勃然挺立起来的身躯，渲泄着强烈的抗命情绪，以宽厚、深沉的父爱躬身去抚慰倒在苦难中的生灵，去保护一切枯萎之物、生命之根！

——这就是祖上遗传给你的脾性吗？苏北！

四

苏北，也许领略了太多的风雨雷霆、沧海桑田，性格也曾变得太孤僻、太冷漠、太沉默了。但苏北一点不悲观，苏北有爱他的子孙，爱他的一片孝心，一代接一代……

漫漫平原，曾生长出多少悲悲壮壮、轰轰烈烈的历史传奇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把一路搏击的民谣缓缓沁入土地深褐色的渴望之中。

五

于是，苏北窒闷的胸廓渐渐舒展，开始勃动着古老的热情。冲动的季节里，长出了一把把“长命锁”，锁住了荒蛮，锁住了野性……

于是，阳光与土地的结合处，注册着一道道纹路清晰的年轮。

这般自尊自信，这般如火如荼。

六

原来，苏北的水是一腔稀释了的血，黄黄的，浊浊的。

苏北的主题，在这生生息息永不衰竭的顽强提炼中，一次次升华，一次次鲜明。

那支饱蘸难言的血泪和辛酸的桅杆，栉风沐雨，在苏北这张斑驳的稿笺上写下了一首首生命与永恒的劲歌，仿佛是一尊傲然屹立的丰碑，给人以昭示和力量。

七

苏北，依然生动。弹起的足音一如过去那么铿锵、浑圆、豪迈，充满了幻想。

啊，我仿佛听见那一排排参天白杨舒枝拔节时的轰响！

八

苏北是水做的。

苏北有泪不轻弹。

产房里，又一位“小苏北”呱呱坠地！

故乡人物谱

新娘子

新娘子是村里受人敬重的老人。一家四世同堂，团团拢要坐三圆台。

扳指算算，新娘子已是九十挂四的年纪了。可村里人总是习惯新娘子长新娘子短地叫，谁也没想要打听一下新娘子叫什么名字。直到人口普查那阵子，大家才晓得原来她叫王大妹。可村里人改不了口，叫得顺顺的，改了反而觉得别扭，象是会失去新娘子似的。

听老辈讲，新娘子十六岁从苏北嫁过来时，随身行头一样没有，只带过来一双娘为她裹的三寸金莲。

新娘子的男家在村里开一片轧棉花店。过门第二天新娘子就来店里拔排门板。那身打扮也真好看：粉红斜襟夹布袄，士林布裤子，一双绣花小脚鞋，头上一个盘龙发髻，别一对用红线绕的发夹。村里婶婶阿婆见了，说新娘子三朝没回门，不作兴在男家做的。她听了羞兮兮地笑笑，说是拔了排门板就进去，可谁也没见她离开店。婶婶阿婆想想也是，娘家在苏北，来回一趟要花好多盘缠钿呢。

新娘子到了店里，轧棉花生意日见好起来。起先只是站在棉花机旁帮男人踏一把借借力，个把礼

拜下来她便一人在店里忙进忙出。来轧棉花的人都讲，小脚踏出来的棉花来得软熟，做棉裤棉袄或弹棉花胎，要比买现成的贴肉。日脚一长，镇上的轧棉花生意都到新娘子店里做，新娘子也便叫出了名。

新娘子做姑娘时就闲不住。到男家后忙里偷闲在屋背后的空地里种些棉花，纺纺线织点布。村里哪家添了小囡，便翻出新棉花做几双老虎头鞋送去。人家不好意思白拿，自然要塞几钿给她，她总是那句浓浓的苏北话：“乡亲乡邻的，做双把小鞋子不作兴要钱的。”有年把棉花收成好，她也不拿街上去卖，哪家棉花轧缺，她暗暗贴点。老轧棉花的心里当然有数，只想多作成几趟生意，也算是一种谢意。

解放后，天气象是一年比一年转暖，再也没逢着冷到脚趾头冻脱那种年景。店也时开时关。直到新娘子往五十岁上过那年，男人一病不起，棉花店也便倒了下去。

新娘子跟儿媳一起过，日子蛮好。可她不舍得屋背后的那块地，种点蔬菜瓜果什么的，吃不完到街上做点小生意。老姐妹都讲，新娘子一世劳碌命，她却喉咙亮亮的：“做惯了，闲着反而骨头疼。身上有几个活络钿，逢年过节给个压岁钿，孙子孙女们欢喜”。

新娘子八十九岁那年，小辈们早早为她做九十大寿。做寿这天，她不声不响又去了屋背后，小辈们埋怨几句，她竟满脸不高兴。那次镇上来人说这里已划入开发区。新娘子的儿子自然明白事理，满口答应。新娘子晓得后，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抖

抖地抓住两把泥：“要造就先把我造在这里吧。”大家怕弄出人性命，只好搁着。

不想那天新娘子拄着拐杖去屋背后，一不小心坐了个老臀桩便再也没爬起来。小辈们端屎端尿，服侍周到。一天，新娘子对团在身边的几个子女讲：“厢屋里的寿材，你们看阿能派派别的用场，屋背后的地让他们造吧，只要留个角，日后能放只盒子就是了……”

种粮大户

不理睬远处新潮的诱惑，你把沉甸甸的心思带回江南去耕耘。

村长年轻的目光，丈量给你三十亩稿笺和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

……晨曦里，板结的田埂上邇来一枚通红的朝阳，在你签署胆量和信誉的承包合同上，盖上一个重重的信任，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农民和你自身价值的句号。

于是，你的名片第一次气气派派地印在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印在小村七老八十岁的辛酸记忆里……

你因此铁了心。

留有墨水余香的手，刨起了田头那棵斑驳的苦楝树，树穴里，耸起一根粗壮的警叹号……你心中的蓝图，将筑起一座小村高高的金字塔！

小村惊讶了，瞪大眼睛打量你，探询你，掂估你……

挂在“节节高”上的红领带，被朔风编辑成一面旗帜。

从冬天里收获春天，

从黑夜里犁出黎明，

从一片灰色的昏噩中，灌溉出勃勃生机……

创业的激情，镀亮了你绿油油的青春，绿油油的打算，还有那绿油油的人生之旅。

挥起锄头，你是小村的实干家，

掏出计算机，你是小村的经济师，

……

你自然明白一个中国农民的天职，自然懂得“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更没忘记从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名字，应以什么样的立意，发表在这块温馨的土地上！

也许，你清澈的双眸读懂了历史的粗心，弃农经商的感觉正被历史重新调整……

这些，只有你的赤脚能感到地心的灼热！

不错，机遇是缘。没有“秀才”的缘，却执意要当一回“状元”，一个响当当的“种田状元”！

该如何理解你的抗命情绪？

该到的季节又到了。粮站为你开辟专版，隆重刊登你的第一个中篇。你说，你正在构思下一个长篇。今后，还想出集子！

抑或，你是一个高产的农民作家？

粮 心

写下标题，眼前又跳出老丈人身穿蓑衣手提铁

铲满身泥水呆笃笃地望着脚下三亩半秧田被大水一抹布揩光时欲哭无泪的情形……

那阵子，老天像坏了阀门似的雨水“哗啦啦”地往下倒。橱房进水，我找来雪碧瓶剪去一段给桌椅橱脚穿上“高统雨靴”。可水位仍在上涨，眼看就殃及卧室，妻催我赶快买水泥堵住门口。这时，乡下的阿根突然骑车赶来，说是老丈人捎口信，叫我们马上去乡下，田没了。

我没搭二话骑车带妻冒雨赶往乡下。“妈妈，阿爸在哪儿？”妻没进屋就喊了起来。“喔唷，你们可来了，你爸在荡边，插死插活的三亩半秧田全泡汤了，你们去劝他回家吧。”老丈母见了女儿女婿像小孩似的委曲地抽泣了起来。我急急地赶去荡边，只见老丈人倚着荡边的柳树闷闷地抽烟，雨水砸在老丈人的蓑衣上，又顺着蓑衣滴落到脚下汪汪的一片秧田水里，像老丈人凹陷的老眼溢出的浊泪。“阿爸，回去换换衣服吧。”“不碍事，我在这儿再等等。”“阿爸，大水一时半天是退不下去的，冻坏了身子可犯不着。”“你叫我回去，可我的三亩半秧田怎么办噢！”老丈人失声吼了起来：“天呐，我没日没夜地围，水涨一寸我围一尺，水涨一尺我围一丈，可我这么个老头儿，你怎么能跟我呕气……”

那年，村里重新划田分责任田，丈人文母都往六十岁上奔的人了，子女也都成家分开过。村里按规定回收了老丈人的七亩半责任田，只划给一亩二的口粮田。可老两口怎么也想不通：“种得好好的，凭什么不让我种呢？冬天鬲河泥夏天耖水草春天刈

猪草秋天撒猪灰，种得肥肥熟熟的七亩半田。问问村前村后的乡邻，我哪年向国家粮少缴一粒，哪年不卖给国家上千斤的余粮。你们收我的田就等于收我的命呐！”村干部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只得让我们小辈帮助做做工作。

肥肥熟熟的田还是归了他人种。

老俩口种一亩二的口粮田，空日脚多得打串儿，冬天不用鬲河泥夏天不用耖水草，一年三棚猪，猪灰撒不完又舍不得送掉。我在镇上帮老丈人找了个看传达室的活儿，可没出半个月老丈人就卷铺盖回村了，说是这活儿轻松是轻松，可整天坐着浑身骨头疼。

回了村，老丈人有事没事的总爱去田野里走走，走着走着便又兜到了原先的七亩半责任田。哎，人在田去啰……

小村荡西口的浅滩年年疯长一片茂盛的芦苇。缺柴烧那年月，每年西风一起，村人都争着去割芦苇。这几年村里人似乎不记得这片默默奉献的芦苇滩了。芦苇滩也便成了无人问津的野孩子，任其自生自长。

老丈人时常独自一人去芦苇滩。

那晚，老丈人把憋在心里的话吐露给老丈母听：“我寻思着芦苇滩这地基不错，这不，不给肥这一茬一茬的苇子长得多壮实，能长苇子怎就不能长稻子呢。反正在家也闲着，不如把芦苇滩围垦了种水稻。唉，靠这点口粮田，手头那会多粮呢。”“哎，他爸，都一把年纪了，家里又不缺粮，你又

何苦呢？”“何苦？六两三钱那阵子，你四婶子是怎么死的，你喝馊粥落下的胃病，还有跟二狗子借十斤米而受的窝囊气，这些你都忘了！？”“他爸，我记性再差也忘不了这些个气肺伤心的事呀！”“好了好了，过去的就别提了，乘我俩这把老骨头还有点力气，得赶紧留一手。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么。”“他爸，你这主意不错，可总得先跟村干部打个招呼。”“哎，我看还是先把滩子围垦起来，等弄出个模样来，再让女儿女婿跟他们去说，免得吃不着鱼反沾一手腥。”

老丈人特意叫我在厂里帮助他焊两副挑泥担。老俩口起早贪黑地挑泥筑坝割苇犁地开沟撒肥……昔日荒滩被两双长满茧疙瘩的粗手耙得四四方方平整整。老俩口没想到的是：村干部还着实表扬了他们围滩造田荫及子孙的精神。头季插下去的秧苗就获得了好收成，亩产也在七百多斤。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秧刚刚插下去就遇上了发大水……

“阿爸，你放心，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抗洪救灾。前天总书记冒雨来到太浦河节制闸，会有办法的。我搀着老丈人跌跌撞撞地回了村。许是老丈人这几天受足了寒气，当夜便发了个寒热。老丈母心疼地告诉我：“你爸这几年没得个小毛小病的，连寒热头也没发过一个，这几天他在水里耙死耙活吃够了苦头，可到头来还是白费心血，唉……”

大水蛮不讲理地在村里呆了个把月还是没趣地走了，老丈人的三亩半荡滩田像被拐子拐去似的终于又回来了。那天儿子生日，我去乡下请外公外婆

来吃面，可老丈人家铁将军把门。我赶去田里，远远的望见荡滩边一对脸朝水田背朝天的身影在忙碌地往后退，前面出现一片齐崭崭碧绿煞青的秧苗。嗨，真不忍心惊扰这片稔熟的土地焐热的两颗老人心啊！

秋意绵绵

秋风瑟瑟落叶纷纷。蓬勃茂盛的大树被剃得光秃秃瘦兮兮孤寂地伫立于冷清的氛围里不知所云。候鸟在日夜兼程地迁徙望着它们匆匆而过的身影我的心中时时涌起一阵阵莫名的失落感……秋去冬来花开花落大自然自有它的运行轨迹、秋天该是一个高兴的季节而我却心神不宁杞人忧天地生怕起茂盛的大树的影子笼罩我不甘寂寞的心房。

许是触景生情的牵挂，记忆的大树承受秋风的抚摸，蓊郁的亲情复又萌芽疯长我绵长不绝的思念一种对昔日好友亲如泥土般的思念。

许是应了“白鸽子朝亮飞”的俗语，被生活焐得如胶似漆难分难舍的好友竟一个个义无反顾地飞向鲜亮的憧憬里。可我是只灰鸽子找不到放飞的憧憬只能呆呆地留在困顿疲惫的日子里独自梳理着丧失飞翔力的羽毛，企望远走高飞的白鸽子能重返故里重温往日手足情谊。

苦苦地思念苦苦地等待窗外依然是落叶纷纷，便常常有事没事地电话诉衷肠开场白总是故意拿腔拿调地问一声：听得出我是谁吗？那份小气的心态唯恐别人抢走我的财富似的。当电话里传来：嘿，

阿庆怎么会听不出我们是啥格交情？！于是便如释重负心情雀跃……

打电话的那位便是我一日不可无此君的丁君。天造地合我们是插兄邻居工友文友铁哥们可谓朝夕相处志同道合无话不谈。说来也巧我们同属鸡的他比我大几个月可先进庙门三日大我得服服贴贴叫一声丁兄。有道是：有志不在年少。丁兄练拳习武舞文弄墨搭脉识病说唱弹拉琴棋书画可谓兴趣广泛丰富多彩。丁兄自谦都是些鸡毛蒜皮猪头肉三不精。可那营养不良的日子里猪头肉价廉物美确乎很吃香，丁兄常把那句“十八般武艺都学一点不吃亏强盗抢不脱说不定啥时能派派用场拿出来就是”挂在嘴边。此话听得耳朵起老茧也便成了一句无名者格言。轧啥道学啥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实都一个理。轧上丁兄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自然也算一个赤者要不然怎么说也不够朋友你说对吗？那阵子丁兄已体体面面漂漂亮亮硬碰硬地撰出了一个中篇可我还主谓宾定状补平平仄仄不知天高地厚却又初生牛犊不怕虎要与丁兄比比谁先见铅字。现在看来姜倒底是老的辣世上哪有鼻涕沿忒眼睛里的事，洋洋万言的《平望24小时》气气派派地坐进了《江南名镇》书脊上抬眼落睛地印着某某出版社，其实丁兄完全可以来一点江湖规矩大声吆喝一句：老弟你还嫩着点往后多跟老哥学着点可别没大没小把你老哥惹火了。可丁兄毕竟是丁兄斯斯文文的样子我想即便发火也是和蔼可亲。于是我沓沓晃晃东找西翻总算弄到了一句贴对陆家浜的妙句——良师益友，来确定

丁兄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后来想想良师益友这句话好是好但不贴肉不亲切多少有点匠气倒不如干脆叫老丁，这称呼好叫好记意思蛮好于是老丁便成了丁兄的代名词。其实老丁才三十出头怎么说也算不了老只是岁月老人阴差阳错过早地回收了老丁那头得天独厚乌黑洒脱的一小部分自然资源，于是眼镜加聪明绝顶便成了有花露水吃得开跑得出的偶像于是不论男女老少都老丁长老丁短地叫便叫顺了口。镇上的父母官得知巴掌大的小镇出了个件件皆能的老丁便一纸红文把他从厂里召去编镇志，上下一百年的镇志可不是闹着玩的天文地理鸡毛蒜皮四十万字的初稿手里没有金刚钻怎敢揽这瓷器活。老丁在镇上编镇志我也沾了不少光三日两头去他办公室坐坐日脚长了也便政府进政府出着实神气了许多风光了许多。

老丁的确是个有心计的人一声不响开始了自修大学说是要把丢失的青春找回来人要没了志气那才叫蔫呢。老丁认准的事就象木板钉钉敲定转脚从不更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志者事竟成那年县里招考文秘过五关斩六将大浪淘沙反复筛选老丁终于没有白费心血榜上有名皆大欢喜我却心事重重愁肠百结心里说老丁走了我可怎么办？老丁明察秋毫善解人意设身处地推心置腹地对我说：阿庆你别儿女情长婆婆妈妈你的心意我领了好儿女志在四方抓住机会天生你才必有用你愁什么呢？记得那顿分别酒就是在深秋落叶纷纷候鸟迁徙的景象里彼此沉默满腹的话儿都写在脸上寄在目光里此时无声胜有声地喝

闷酒。俗话说人生难得一知己，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俞伯牙遇上了钟子期你当容易吗？谁知老丁马上神情严肃起来情绪激动起来：没有小我的别离那来大我的相聚那来国家的兴旺你不要鼠目寸光患得患失男子汉大丈夫目光放远点……

老丁走的那天我出差了其实我是没差找差我怕那种凄凄楚楚的场面我怕发酵的情感控制不住送出两汪液体的感情太丢人现眼了。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与老丁分别才一年可思念之情早已招架不住这日子就象没上发条似的。生活里少了老丁就象家里少了当家人抛锚的航船少了船老大空花盆里少了花卉少了阳光少了雨露……眼下那个撩人的季节又来了思念又来了美丽的梦又来了。万般无奈一筹莫展只能托秋风捎去我的问候：老丁你好吗？

卖桂花树的女孩

“卖桂花——树……”

星期天的早晨，古镇新街上，一位扎马尾辫的女孩，推一辆浅绿色的“凤凰”，牵两筐八月的风景：碧绿滴翠的叶，金黄灿灿的花，沁人心脾的幽香，还有那女孩发辫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呀，多美的一首流动的小诗，一幅飘香的画。

女孩将“凤凰”栖息在一棵绿如伞盖的古槐树下，轻轻地取出筐里的景色，齐崭崭地展览于街旁的时尚里。随后拿出一只雪碧瓶改做的喷水壶，细心地给桂花树梳洗打扮，那份专注的神情，仿佛在

为出嫁前的桂花树作最后的化妆。一棵棵亭亭玉立的美的天使出落得更加妩媚动人。清风晨景里，绵绵不绝地吐出淡幽幽甜丝丝的馨香，好客地邀来行色匆匆提篮买菜的赞叹。

“小妹妹，桂花树多少钱一棵？”

“侬姆妈讲，桂花树自家种的，您要喜欢，就随便给几钿。”

“小妹妹，这桂花树能种得活吗？”

“阿姨放心，这些桂花树是侬阿爸天濛濛亮起的土，根上带着泥，用荷叶包扎好的，您家里要有院子，当年种下当年香哉老远都能闻得到呢。”

“小妹妹，你怎么不读书呀？”

“侬在读初一，星期天出来替侬姆妈卖一趟。”

……

女孩扑闪着一对大眼睛，天真地回答着。而原先匆匆买菜的询问，都悠闲地沉缅于桂花和与桂花一样可人的小姑娘的纯情里。等选好了满意了，已无暇买菜。于是，一手空篮一手飘香，喜孜孜地加快了步伐，似乎这心的菜篮里已装满了可口可乐的日子。

不一会儿，两筐桂花树便告别了女孩。带走的一缕缕清香，直染得古镇年轻了许多时髦了许多。几个循香而来的西装革履，没买上桂花树的，却大大方方地预付了期待的目光，等待又一个芬芳的早晨……

三好婆

三好婆年轻守寡，里一把外一把吃辛吃苦把独根儿子拖大。儿知娘恩，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安了家，几次来信要接娘去省城住。有了孙子没人领，请保姆毕竟不贴肉，而且娘一人呆在家里也够冷清的。

村里一辈老姐妹常讲：“三好婆的儿子孝顺，没忘了带娘也去享享清福。哎，人要活到三好婆的份上也就够了。”

三好婆心里却象多了点什么又象少了点什么似的，整天把该想不该想的心事写在脸上挂在嘴上：“唉，把孙子带回来和娘作个伴不就得了，偏要娘一把老骨头……”

三好婆动身的那天，村里老姐妹都来送送。

“三好婆，到城里后给村里捎个信，几十年的老姐妹说走就走。”

“这点饭粢干、炒米粉你带上，路上填填饥。明儿有空常来看看。”

三好婆把老姐妹送来的一大堆土特产和叮嘱很仔细地装进包里。

中秋节前夕，三好婆叫儿子给村里老姐妹写了封信，说是城里的生活很好，什么都有，可就是过不惯。小孙子长得活泼可爱，自己比过去瘦多了，常闹肚子，想吃点家乡的锅巴泡粥，可儿子家里没有灶头，烧不出锅巴，打算把孙子拖大点就回来……

老姐妹每每谈起三好婆，都讲：“三好婆真作孽，苦了大半辈子，到头连福都不会享了。”

偏 心

全福嫂见人便叨唠：“你想想，我偏那门子心噢……”

全福走时四个子女还都小，全福嫂咬咬牙让才读二年级的老大停了学在家接娘一把力，日当爸夜当娘地拢着四个子女捱日脚。老二八岁那年，全福嫂又咬咬牙卖了两只正在生蛋的芦花鸡，给老二报了名。老二知娘恩，学习成绩一直是村里一帮小因数一数二的。全福嫂粗衣淡饭把老二培养到了高中毕业。虽说日脚过得舌头舔勿着鼻头，下面一双儿女硬是读到了初中。想想自己没文化，说话办事象个睁眼瞎，苦了半辈子。要不是老伴走得早，死活也要让老大读书的。

老二虽算不得书包翻身，但好歹也在镇上找了个拿工资的工作，两个女儿也都进了乡办企业。村上一辈老姐妹都讲：“全福嫂这辈子真不易，一人一手拖大四个子女，三个子女又喝了那么多的墨水，都体体面面地在外干事情了，全福嫂的心思比浜里的水还长呢。”老姐妹夸她，她不笑，只是抿嘴叹一声：“唉，多怪他死去的爸福短。”

桃林穿红着绿一季又一季，燕窝凉了又热一年又一年。全福嫂四个子女先后都成了家。老大老二门对门住，弟兄俩争着要把娘接过来，娘笑了，笑得眉宇舒舒的：“嗨，看你们傻弟兄俩，我住老大

老二家都一样，老二在镇上工作，家里缺照应，我就住老二家吧。”

日脚过得虽算不上芝麻开花，但也和和睦睦。可这和睦的日脚一长，也难免磕磕碰碰。两妯娌时不时为一些小事接嘴红脸。而每每红脸时，大媳妇总是不三不四地吊婆婆：“多怪我那口子命苦，要不也喝上点墨水，兴许还能到县城混个拿工资的活呢。”丈夫拦几句，她反而人来疯，嗓子吊得山响：“算你孝子，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去接什么力。可现在好了，孩子要扯块布，也要等出了猪再说，这日脚谁来接你一把力？看你只配扞煞田畲晃里！”

全福嫂坐在灶头跟闷闷地拉风箱，眉宇锁得紧紧：“唉，多怪他死去的爸命短。”

冷冷热热的日脚就这么将就着过。全福嫂依旧老大老二家门前门后的照应着。十个指头咬过只只疼。去偏那门子心呢？

全福嫂往五十岁上奔那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老大家的六亩多责任田夫妻俩耙得井井条条的。农闲时，夫妻俩摇运输船，一趟摇得得法能挣他个四位数呢。没出两年，老大家便风风光光地盖起了二楼二底。小日脚过得红红火火。

那天大媳妇在河阶边淘米，赶巧小媳妇也拎着一篮菜上河阶。汰着汰着妯娌俩又接上了嘴：“哼，乖人一半呆人一半，多亏我那口子当初没念那破书，要不几个死工资还不把人憋死！”

“啊呀呀，多读了几年破书，还不照样有人眼红煞。老古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往后的日脚

还不晓得呢！”

……

妯娌俩在河阶上吵嘴，全福嫂在门口听得真切，“唉，这日脚怎么越过越没个谱了，好好的，我偏那门子心呢？！”

看 簰 人

一踏上故土，又望见了三白荡，又望见了三白荡上那黝黑的簰棚。簰是水乡特有的风情，看簰的老汉便是我心目中的故乡人。

在我的记忆中，这里原先没有簰，直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才看见打下了一个簰。那看簰的老汉，是外乡的渔民，因为瘸腿，才照顾到这里来。从此以后，这荡口无形中便成了村里人上上下下的渡口了。于是，我上学再也不用去兜那迂回的荡堤了。只要轻轻唤一声：“摆渡哎——”那看簰的老汉就会把簰上的船摇过来……

去年，我探亲回家，路经荡口，仍是那看簰的老汉默默地把我送到对岸。临上岸，我悄悄地塞给他五毛钱，作为酬谢。他却爽朗地一笑：“看簰人摆渡，是不作兴要钱的。”

回到村里，我仍回味着他那句话。我知道，他已把簰看作自己的家，而把摆渡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寄托了。我想，生活已经给他许多不便，而他却给人们许多的方便。

……

现在，我又望见了那熟悉的簰棚，又望见了系

在箬竹上的那条船。哦，箬分开了荡与荡，船却联起了村与村，看箬人则来往于心与心之间……

下班途中

夕阳西下。血红的晚霞无声地燃烧着，给工人新村抹上一层瑰丽柔和的色彩。四周的一切显得那样的和谐，恬静，连同他们的身影，以及一前一后缓缓行驶的轮椅……

“当心，前面有个坑”。前面的他急急提醒着她。通往新村的路正在翻修，他总是走在她的前头。

“路颠得很，你走慢点。”她猛地摇了几下手轮追上了他。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紧紧地攥住她那温暖的手。

似乎已经凝固了的黄昏里，这对残疾夫妇的声音在回荡，经久不散。怎么散得开呢，这声音凝聚着两个失去行走自由人的深深的爱。

还记得那些个浪漫多情的黄昏里，他们时常不约而同地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里，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常搅得她又嫉妒又羡慕……黄昏叠着黄昏，不觉间她们之间的空间缩小了。后来，她进了街道福利工厂，他被一家公司聘用。在人生的表盘上，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针，分针、秒针，有了属于他们的“北京时间”。

“爸爸、妈妈——”忽然，一个孩子的声音，划破了黄昏的宁静。呵，这孩子跑得好快呀，书包在背上一蹦一跳，象展开的翅膀。

“放学了，我来推你们回家。”孩子喘着气，熟

练地把书包住爸爸的轮椅上一挂，转身推起妈妈的轮椅飞快地奔跑起来。

“喔唷，孩子你跑慢点，慢点……”一家三口欢笑着，追逐着，溅起一路幸福的浪花，渐渐融进了新村美丽的黄昏里……

日暮时，西边一片通红

只晚了一步，夕阳已落山了。

落山时的夕阳很安详。

怎么会呢，上个星期老人还送来几篇稿件，今天就……冥冥哀思中，落山的夕阳又浮现在我眼前：混蚀凹陷的老眼架着一副深度老花镜，左耳长年驻扎着一架助听器，右手持一根龙头手杖……老人形老神不衰，能一字不顿地背出南社的好多人名：陈去病，柳亚子，高旭，苏曼殊，叶楚伦，包天笑，周瘦鹃……能背出小镇的34条弄、21座桥，16个湖荡的名称；能背出小镇斑驳的排门板上刻着的一个个饱经风雨的故事……

老人把小镇背得滚瓜烂熟，却背不出裱在脸上的老人斑的段落大意。

老人是俄语教师，共和国感冒的那阵子，老人被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刘除了教书权。

老人再也没能走上讲台。直到老人步履维艰地跨入古稀之年，属于老人的那片天空才算放晴。

老人耐得住痛苦却憋不住寂寞。独自一人坐进了柳亚子的故事里。这一坐就是5年，一本20万字的《柳亚子》手稿出来了。寄北京一家出版社，一个

月后，一纸退稿信揩去了老人5年的心血。老人不甘，又寄上海一家出版社。还好，书稿可出，但要作者出×××元钱。乖乖，出一本书要这么多钱？这一吓，老人再也不敢想入非非了。

老人海一般的眼睛里曾启航一艘艘满载阳光的梦舟，可终以一种姿势倾覆！

那年，有关部门在柳亚子故居举行纪念柳亚子诞辰一百周年活动。老人去了，把那份微微泛黄的20万字心血献给了柳亚子纪念馆，一本约10万字的小镇地理、历史、人物、物产及风俗的收集稿给了镇志编纂部门。

老人捏得皱巴巴的心事终于熨平了。

老人82岁那年，小镇成立了文学社。作为社刊主编的我，搀着老人走进了会场（这分明是老人搀着我走进了“文学即人学”的道理里呵）。老人没有发言，可社员们似乎已读懂了老人深邃慈祥的目光。

第一期社刊出来了，老人的作品发在刊首。尽管是油印的，尽管老人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可放大镜毕竟放大了老人心底的那份不易察觉的欣慰，那分厚厚重重的欣慰。

老人龟裂的心田里也许种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可爆几枝新绿不也一样给年迈的季节平添几缕春意？

岁月在忙着回收老人的视觉、听力，但老人依旧每月都有稿件送来。尽管送来的稿件都由别人代笔整理，代笔整理的稿件重新组装着老人一个未圆的心愿。

不倦耕耘的老人呵，你的一生不就是一部长篇巨著，发表在小镇年年返青的话题里……

老人走了，老人的希望之梦充实之路我却一生也读不透彻！

该如何解释老人静默时的表情？

夕阳西下，去点亮明天的朝阳吗？

乡 女

那天去你村办事，我一眼看出你不是本村人就象你一眼看出我也不是本村人一样，彼此的目光碰撞询问打量。A：奶着孩子的女人怎么有如此鲜亮粉嫩的明眸？ B：这男人莫非又来找我的麻烦？见我愣愣的不忍挪步，一旁的老村长笑了笑随即制造了一点轻松的气氛：“哎，你猜猜她的年龄有多大？”“甭，说不准说不准”。不过你劈面给我的印象总觉得形式与内容有点不协调。看模样猜你三十来岁也不算大，可你的眼神让我不忍读出这个或许会使你伤感的数字，便私下回扣了五岁说：“该是二十五六岁吧”，一向善于轻松幽默的老村长这下可轻松幽默不起来了：“她才十九岁，却是二岁孩子的母亲，三十七岁的二狗子的媳妇。”

说不清倒底出于什么也道不明为何这般存心于你，只要多着你一眼心里便如触电一般的隐隐作痛。我问老村长能否去你家坐坐，谁知你却急急地抱起孩子消失了。老村长耸耸肩无奈地说：“她可能以为你又是乡里干部了。”

沿着老村长断断续续坑坑洼洼的话路，你褪色

的生活底片便又清晰地显影出来：你叫娟子，安徽五合的农家女。你十三岁那年，你爸一病不起撇下你们娘儿俩走了，你妈哭得呼天呛地痛不欲生，哭得村前村后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陪泪。你妈哭了三天三夜终于哭不动了终于哭倒了。乡亲们赶紧把你妈送往医院。医生的报告单上写着：刺激过度，精神分裂症。

你爸走了你妈又病成呆不呆痴不痴的，你才十三岁，十三岁的你可怎么过日子呵。尽管乡亲乡邻都来关心你照顾你，可救急终难救穷，更何况你还有一位常说胡话的母亲。你要上学要母爱要家庭的温暖，这些你本该得到应该拥有可不该得到不应拥有的你却都拥有了都得到了。

十三岁的你站在七穿八洞的日子里苦苦巴望着。你十五岁那年，村里人给你介绍了一位继父。继父是邻村的光棍铁匠四十多岁人挺憨厚。母亲龟裂的心田该有人来担水滋润了，苦海中的孤舟该有一位舵手把船驶向温馨的彼岸。

继父待你挺好就象待你妈挺好一样。自打继父住进你们家，你母亲呆滞的目光有了光泽，炊烟按时在小屋的上空预报着新一天的开始，书包复又在你十五岁的季节里翩跹出一种活泼泼的喜悦一种少女特有的豆蔻神韵……

继父如一块涨性很足的石灰沸腾着一池冰凉，继父似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遮荫着一隅暑热。

你们的小屋因此而生动起来圆满起来。可生动起来圆满起来的还有十五岁少女不该生动不该圆满

的处女地。刚获得的例假权又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再后来便声嘶力竭地呕吐。母亲隐隐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可你一口咬定是肠胃不适，两眼愣愣的放射出一种从未见过的灼灼之光。望着女儿如此陌生的眼神，母亲不再言语了。渐渐地，你娇好的脸蛋霜打一般的黄了蔫了。黄了蔫了还有花蕾一般的十五岁。可这些你却压根儿不知哪儿跟哪儿。

日月如梭。你腹中的罪恶在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地疯长。那天上体育课，一米的高度你连跳了三次都没跳过。回家后你早早躺在床上，忽然，那个可怕的夜晚又浮现在你眼前。你象明白了什么似的急急下床，找来布条将隆起的高度死死缠住，死死缠住少女金贵的羞涩心。唉，可怜可悲的少女，羞涩心岂能包裹住被毒蛇咬破的伤口。母亲就差没下跪求你了：“你快说是谁造的孽！”你把嘴唇咬得血印斑斑最终还是“哇”地一声下跪在母亲的面前：“是继父，我怕说出来会伤你的心我们的家又会不得安宁学校会不要我上学会……”你妈听了如五雷轰顶眼前直冒火星：“这个畜牲杀千刀断子绝孙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你妈气愤之极伤心之极刺激之极终于又神经兮兮地满村跑满村说：“这个畜牲杀千刀……”

你从医院回来，村里人告诉你你继父已戴着铐子走了。你拖着虚弱的身子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学会了女人应该做的事。你回到村里流言也跟到了村里。“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喽。”“一只碗不响二只碗不会叮当？八成这丫头怕也……”人言可畏可畏的人言刺得你常常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你毕竟

才十六岁，十六岁岂能封得住枪口一般的嘴噢！你身子稍许硬朗些便去上学。可原本要好的同学却一个个象躲瘟神似的离你远远的。第二天，校长一句“为严肃校风，你明天不用上学了”便轻松地打发了你压抑得沉甸甸的最后一点心愿，眼泪汪汪地离开了学校。你曾想到了死，但没成功。那位好心人把你接到家，好心人的妻儿父母都待你不错。日脚一长，你总觉得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心里老憋得慌。那天，好心人的家里来了位亲戚，说是去南方办事。好心人劝你跟他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依了，说不上什么原因，村里很冷村里的太阳老暖不热你的心的。

那年你刚十七岁。十七岁的你不知跨出去的是福是祸，是福是祸全在命中注定。你带着仅有的那份十七岁的护照与那位素不相识的男人走了，走得悄无声息走得毅然决然。

你走进了江南走进了现在这个小村走进了有钱有力气但没有老婆的二狗子的旱季里。带你来的那个男人揣进一包窃喜走了，说是过二天来接你，可一等就是二年这个黑心黑肺的男人早把良心喂狗了。

.....

听老村长说，二狗子待你不赖。花花绿绿的衣裳给你穿，鱼鱼虾虾的水产给你吃，新盖的二间屋让你住。你过门那天，二狗子前村后村发了一圈喜糖。

二狗子把喜悦发给乡亲们，你却把悲痛锁进了

心底。山不转水转。你认命了脚下渐渐生出了根。

那根是二狗子焐热的。

老村长说，你们娘儿俩还没报上户口。你最怕乡里的干部进村。好日子总觉得不踏实，常常抱着孩子望村口那条小路，想远远近近的心事。

……

带着你那凄婉悲凉的故事告别了老村长告别了小村。蓦然回首，又见你抱着孩子站在村口的大树下，站成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娟子，你在望什么呢？

修鞋女

镇不大，就一条街。

街不长，店挨店摊连摊。

街东的古樟树下，摆着一个修鞋摊，摊主是位二十三四岁的姑娘。

“大伯，僚先小矮橙上坐一歇，看看新鲜格《苏州日报》，我马上帮僚补”。

走近鞋摊，准能听见她那洋溢着甜甜的吴依软语的招呼。

“唉，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怎么会干个体修鞋这一行呢，多不协调！”

“你听听，大伯长大伯短的，多好的一位姑娘哎，真可惜了”。

“……”

五年前，一个荒唐的念头，一次冒险的行动，断送了她的前程，扑灭了她的虚荣心。

跨出校门，她被安排到中百店鞋帽柜工作。五光十色，款式新颖的皮鞋使她眼花缭乱。家里弟妹多，每月的工资都交给父母贴补生活。她的一双纤手，每天在钱和鞋中嫁接着，可这两样似乎对她都无缘。在一次值班的晚上，她把一双爱不释手的高跟鞋悄悄塞进了包里……可鞋没穿上，一顶“手脚不干净”的帽子却戴在了头上。

她隐隐感到生活得太吃力了。她想摆脱，可没成功，那人没留下姓名，临走丢下一句话：“冬天失去的，春天会给你的。”

她辞职了，没人理解。

她决定干个体修鞋，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修补昨天的生活，修补人们的目光。父亲陪她领回了营业执照。她便在这不用帐篷的古樟树下摆起了修鞋摊。

岁月悠悠，修鞋摊生意兴隆。

她为路边玩耍的孩子，免费补好了露出脚趾的顽皮；她为坚持长跑的退休大伯，用结实的扎底线在他耳边拉回“生命在于运动”的故事；她为游荡的T恤衫、连衣裙，用自己无言的锤声，在迷茫的三节头，高跟鞋上，钉上注满青春活力的铁掌！

……

修鞋摊，回收破损的昨天，兑现完整丰实的明天。

修鞋摊，使得小镇的人们脚印更美，更匀称，更坚定！

人间小景

一

希与芬贴隔壁住，一所学校上学。进进出出，小学到初中，竟没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后来，芬去县城读幼师，希便进了一家乡镇企业。不知怎的，两人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信来信往越发的粘粘稠稠，那次芬归校，希送了一渡又一渡，等到了车站，班车早开了。

一碰两年，芬分配到镇幼儿园，成了书包翻身的“镇上人”，希仍是乡镇企业的农民工。

两小无猜的希与芬自自然然地粘稠到了一起。可日脚一长，希心里总觉得矮半截似的，嘴上不说脸上写着。

不知啥时起，希迷上了写作。白天上班晚上爬格子。芬是个有远见的人，家务事全揽了。

希很勤奋，三日两头去邮局。

希已记不清去了多少次邮局，可至今没见一个铅字。

芬一如既往无怨无悔操持着家务。

一天，芬对丈夫说：“希，我单位的同事作品写得不错，要不要请教请教他……”。拎得清的希听出了妻的弦外之音，“怎么，你疑心我发不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信不信？”

芬知道丈夫的脾气，越说他不行他越要一头撞上去，急坏了身体可犯不着。

那天希下班回家，见桌上很丰盛，还加了瓶他爱喝的加饭酒。便欣喜地问妻子：“芬，不年不节的，怎么改善起伙食了？”芬抿嘴一笑：县教育局的‘幼教征文’我得了一等奖，这酒慰劳你。”

希刹地敛住笑容，木木地呆坐了半晌才闷声闷气地说：“今天我身体不舒服，酒不喝了。”说完便自顾埋头大口大口地扒饭……。

二

“咪，卖老姜嫩葱啰……”

街一隅，一老妪守着一只元宝篮，篮里一堆堆老姜，篮旁一把把香葱。老妪脸上的皱纹活象对面烟杂店斑驳的排门板，垂下的眼睑把老眼遮得只剩下一条缝。

“好婆，姜多少钱一堆？”一位中年妇女凑近老妪问。

“不贵不贵，姜5角一堆，葱1角一把。”老妪慢悠悠地用干瘪的手梳了梳葱叶，随手拱起一堆姜一把葱小心翼翼地放入中年妇女的篮里。

中年妇女欲返身。

“哎，张婶。”老妪睁大眼，眼里迸出两点光斑：“张婶，街坊邻居的，你给5角吧”。

“好婆，钱给你了”。

“哦，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说着，老妪抖抖索索地把手伸进斜襟夹布袄，“唷，怎么多给了1角？！”

好一阵子，老妪的眼睑才回到原来的样子。

三

某邮电局向社会招收两名女话务员，条件是：25周岁以下，高中文化以上，双目视力0.9以上，择优录用。

小琳与小玲是小学到高中的同学。这天，她俩相约去报名。

数日，据内部透露，一个名额已定，还有一个名额在小琳与小玲中产生。

小琳想：我左眼虽0.8，但右眼1.5，老实说，高考落榜，但总分485，进邮电局绰绰有余。

小玲想：我的成绩虽只有313分，但双目视力都是1.5，进邮电局笃笃定定。

半月后，名单公布。

打那以后，小琳寄信只往路边的邮筒塞。

四

懒汉阿三这几天“抖”得很，据说他最近学得一手钓鱼不用饵的绝招，玄呢。

一天，友人邀我去玩桌球，正巧阿三也在。我俩玩了几盘欲返，阿三快步凑近友人：“哥们，咱俩併盆与5号桌的矮胖玩几盘小意思的，赢了归你，输了对半，怎样？”友人不知有诈，四盘不到半小时，友人懵懵懂懂已出手“两张分”，真他妈的神了。

一次和熟人闲聊，始得真谛：矮胖玩桌球号称“常胜将军”，阿三却一窍不通，不过他很会钓鱼，两人搭档，专找不谙桌球的“财神”敲一记，赢了各

半，输了矮胖出血。真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五

张妻产假已满，催夫尽快找个保姆。

一天，夫领一个十七八岁，极讨人喜欢的姑娘来家。可姑娘不是本地人，得吃住在张家。张妻眉头打结，但也无奈。

张妻很耐心地向姑娘传授领小孩的方法，姑娘倒也聪明，一学就会。

张妻上班才三天，忽以半个月的工资打发了姑娘，而情愿每天抱着孩子挤电车送厂托儿所。同事不解地问张妻：“这姑娘带小孩不是蛮好的，人长得漂亮，手脚又勤快，怎么才几天就辞了？”张妻凑近同事：“不瞒你说，就为这姑娘太漂亮了，我才不放心。早知今日，就不会有当初了。”

六

年根底一天，有人给老厂长家送来一幅挂历。

晚上，老厂长打开挂历，从头到尾全是“三点式”，老厂长默然合上挂历，搁置榻顶。

那天，老厂长拿着挂历去楼下新婚不久的田秘书家。“小田，新年快到了，我这儿有幅挂历送给你”。

小田夫妇欣喜地接过挂历，随即挂在客厅的显眼位置。

“嗯，这挂历挂在你这儿才协调。”说着，老厂长从兜里摸出老花镜，极有兴趣地端详了好一阵。

七

论开车的技术，要算公司丁老头一只鼎了，节油奖，保养奖，万公里无事故奖……丁老头奖奖有份，除了留下每月的伙食费，丁老头如数把钱带回家。可每次老伴总要埋怨几句：“开车耗精神，多留几钿买包好烟，抽劣烟要坏肺的。”

丁老头笑笑：“不碍事。”

岁月不饶人。去年丁老头退休回到镇上。正巧某单位因别人欠债没法还，只得用辆旧车顶债。于是，丁老头被聘去开车。谁知，“老爷车”三日两头坏，丁老头敲打敲打便又凑合着开几天。

镇小车少，一些急于用车的听说这里有车，便找领导商量，碍于情面，领导推托说：“找丁老头商量商量”。

丁老头总是那句话，行。

那次与丁老头聊天，“怎么‘老爷车’到你手里照开不误？”说得高兴，丁老头一拍我的肩，说：“我要一天不出车，就只能抽劣烟喽。”

八

为迎接县“文明单位”验收，厂长再三强调：我们厂已连续两年“文明单位”了，希望大家再加把劲，力争“三连冠”，还有什么困难吗？”

“厂长，去年发到各车间的盆花大都死了，是不是再去趟苗圃？”总务科长问。

“你呀，怎么一点没有双增双节意识，花死了，

盆不是还在吗，再搞一点好看些的草木花卉来。”

“厂长，我们厂的厕所年久失修，是不是……”
基建科老邱欲言又止。

“甬甬，厕所问题差点又忘了，好吧，你明天就安排，要修就修得象样一点”。

俗话说：房子好造厕所难修。匠人总算请来，楼板吊平顶，马赛克铺地，白瓷砖贴槽，绿涂料刷墙，面目一新。老邱问厂长：新厕所是否明天就开放？厂长回话：先加锁，等过了明天……。

九

某乡柳树浜村有一毛娃男子，块头大，饭量大，力气大。毛大块头父母早亡，只得与兄嫂一起过日子。

毛大块头的嫂子是个精明人：小叔虽有力气，但一顿要吃三大碗，一天少说也得三斤米，入不敷出，于是整天把该说不该说的话露在脸上挂在嘴上放在动作上。好人发戆劲，毛大块头一气之下卷起铺盖搬到了社队仓库里。队长很义气，安排他帮队里看仓库。

打那以后，毛大块头干活一当二。

打那以后，毛大块头吃饭二当一。

后来，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毛大块头在村里呆不住了。

迫于生计，毛大块头只好浪迹街头。不想街上的各种饮食店都承包了，他要找到活干。

人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是顾不上廉耻的。于是毛

大块头凭着力气去抢，抢到了就往嘴里塞。日脚一长，街上人心惶惶，只要谁喊一声“毛大块头来啦”就如当年日本鬼子进城啦一样，店主们纷纷关门或把食物罩好，手里还一把火钳守着。

无奈，毛大块头又返回农村。白天钻柴间困觉晚上去田里偷山芋、萝卜、南瓜、白菜……能吃的都偷。吃饱了再带些回柴间。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毛大块头糟成了“野人”。

有学问的人说是一种“返祖现象”；

有年纪的人说他毕竟是人，不易。最近，毛大块头突然失踪。有消息说，毛大块头已被国家收养，据说他的内脏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云云。

村里人却感叹：老来得福才是福。

绿色夕阳

一

循着朋友的指点，我去苗圃场找你。可办公室的同志说你去苗圃了，便折回去苗圃。途中，我犯疑了：三百五十亩林苗圃分布在逶迤几里的318国道两侧太浦河两岸，呈带状式连绵不尽，走进苗圃像走进了绿色迷宫——亭亭玉立的水杉；盘曲腾跃的龙柏；叶掌摇曳的棕榈；枝繁叶茂的香樟；滴翠茵茵的美人蕉；绿如伞盖的雪松；虬虬曲曲的梅树……擅闯迷宫的我，到哪儿去找你呢？打听附近一位头戴草帽专注地修剪树冠的老人：“老伯，阿晓得陆书记在哪儿？”老人停下手头的活，和蔼地答

道：“我就是”。

“喔唷，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找着全不费功夫。”我的一番自我介绍，你却像没听见似的自顾摘下草帽朝田塍上扑扇几下，“来，将就着坐一歇吧”。

入乡随俗，我紧挨你而坐。一股被泥土蒸熟的老人味扑鼻而来。但见你黑黑皱皱的老手上蚯蚓似的青筋根根凸爆着，额头坑坑洼洼的坎坷里盈着晶莹的汗珠，阳光从树缝里筛下来，裊在洗得褪色的衣衫上……许是工作的劳累，扇草帽的手渐渐蔫了下来，话题却像干渴的苗木浇了水，一棵棵舒枝拔节开来。

二

五十年代开挖太浦河，芦墟段两岸大片斜坡状堆积泥却一直闲着晒太阳。六六年县里牵头办芦墟林苗圃，昔日荒坡才算有了一点生机。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背景里，办林苗圃真可谓“生不逢时”。吃力不讨好的事谁乐意舍力？种下的苗木由于缺乏管理，稀稀落落弯弯曲曲，像失去母爱的孩儿面黄肌瘦，可怜兮兮地站在营养不良的土地上天天巴望着什么……

七五年，你默然走向苗圃，带着缕缕花白的情丝拳拳不老的爱心走向嗷嗷待哺的绿色摇篮。你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农业，在这人生暮年，还想积攒最后的光和热去修改缺少绿意的黄昏？！

三

你毅然提出林苗圃走园林绿化这条路。在保持乡土品种的同时，扩种广玉兰、白玉兰，桂花树，雪松，龙柏，各种球类植物三十多种，开辟园林，工厂，交通，宾馆绿化综合配套服务体系，做到季季可供苗，年年有新品。出售苗木实行包种包活包管理，苗木质量做到无病无虫无次苗，形成“冬天选苗，春天出圃，秋天回访”的周全习惯。良好的信誉和道地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几年来，苗圃先后与上海园林局，上海植物园，上海公路处，还有南京、苏州、湖州、嘉兴、张家港等绿化单位建立了关系。九二年，上海公路处、园林局将芦墟林苗圃列为苗木定点供应单位。

四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深知苗木是长线产品，一般都在三五年，有的长达十余年。特殊行业造就了你特殊的思维方式。经营意识必须超前，以优良的树种引导绿化市场的走向。八六年，你得知市科委在搞“恢复吴江传统特产蟠桃和水蜜桃”的课题，便只身赶去吴江。科委的同志笑了：“现在全吴江已找不到这两种树种了，你能行吗？”

“满话不讲，给我一个机会试试”。

“好，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说真的，任务到手，你心里还真有点毛呢，到哪里去找蟠桃树种？一次去南京开会，意外地在省

农科所大院里发现了两棵郁郁葱葱的蟠桃树。农科所的树可不是随便能得到的，你像小孩似的缠着“磨”嘴皮，竟说动了所领导的心，一口气剪了四百多根蟠桃枝带回芦墟，选定三亩毛桃树作母本嫁接。嫁接如嫁女，你慈父般为每一根蟠桃枝悉心选“女婿”，精心修剪装扮……一晃四年，灿烂的桃花过后，一棵棵嫁接桃树羞羞答答地挂满了毛茸茸的小蟠桃。汗水是最好的肥料，你高兴地请来市科委行家来芦墟分享你的喜悦……有人开玩笑说：“陆书记可是交了桃花运喽”。

五

如果说“桃花运”让你得益匪浅，那么，“庐山恋”则更令你老枝吐新绿。

1988年，你从省农林厅年会上得知有一种叫“鹅掌楸”的树，树体高大，树杆直挺光洁，叶子像鹅掌一样美观，开黄花且成长快成活率高，已列为我省今后公路绿化的定点树种。可这种珍贵的树种全国只有江西农林厅庐山植物园育种场有。

上庐山觅鹅掌楸！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你的缘已牢牢栓住了鹅掌楸。通过朋友的引荐，你当真从庐山背回了二百斤鹅掌楸树种播种。一个月发芽，一年长到六十公分高，七万多棵鹅掌楸亭亭玉立煞是惹人喜爱。去年十月，苏州，太仓，昆山及本市的林业专家来苗圃现场召开“珍贵树种鹅掌楸引种繁育试验成果鉴定会”。你好兴奋地在会上发了言，

可兴奋的背后浸透了你多少的心血呵。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合欢树这几年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是园林、工厂、新村、城市景点不可缺少的点缀树种。你又从庐山、泰山等地引进了“银杏”、“杜仲”等品位较高的苗木。雪球越滚越大，如今，芦墟林苗圃已拥有一百多种苗木，现存场地苗木一百七十万棵，价值一百三十万！

六

1991年4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来吴江考察。当汽车驶进芦墟林苗圃地带时，费老问随同人员：“这里是哪家植物园？”这一问可难为了随同人员，支吾了老半天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来，费老干脆叫司机停车。费老跨出车门，情不自禁地来了个深呼吸：“哇，好新鲜的空气。”前面绿树环抱的二层小楼墙上赫然写着：芦墟林苗圃。费老兴致勃勃地来到办公室，欣然握笔题下了“精心育苗，造福于民”八个遒劲的大字。

……

费老走了，费老的殷切期望却在你的心田里生了根，长成一片繁茂的报春晖……

七

不觉间夕阳已西下。不知是夕阳镀亮了苗圃，还是苗圃染绿了夕阳，只觉得斜着射进苗林中的一束束光线也绿茵茵的。光与影揉合成一幅幅极富人生哲理的逆光意境……

离开了林苗圃，忽然又想到了你，一位头戴草帽修剪苗木的老人形象。有着三十八年党龄的你，不正是那轮闪着绿色光芒的夕阳，去点亮明天的一方天地！

日常生活

忙忙碌碌嘈嘈杂杂喜怒哀乐油盐酱醋一天的一天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过去了。形式和内容，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剩下零零散散粒粒息息的时间也不过看看书爬爬格而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心境不顺情绪不佳时想想多活一年少活一年也呒啥稀奇，充其量也不过多走一年路多看一年风景儿子多叫一年爸——都是些无所谓的事，都品尝过领教过体验过感受过。努力健康只是为了延年益寿，而延年益寿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单位里呒办法只得拍脱牙齿往肚里咽陪陪笑脸客客气气像条变色龙似的做得旁人一点看勿出，啥人脸上堆点愁云还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象煞有介事地开导几句。到了家里便象泄了气的皮球走进走出拉起个马脸发发“喇叭腔”贯贯家俱出出气心里似乎舒服些。转念想想也真难为了我那点靠死工资创出来的排场妻子忙里偷闲“啃哧啃哧”揩台抹凳的一片爱家之心。妻子勿会说话勿象乖巧的女人那样长长短短前前后后地叉开去，又得冰化水阴转晴黄梅头里出太阳。而每每在我“触二勿三”冷笃笃气闷闷香烟一支接一支时，我那笨嘴笨舌的妻子越发昏昏晃晃一歇不停地做，做得我搁不下脸面下不了场，便闷声勿响独自早早上床侧转背像煞咽着的样子。

妻子冷处理这一功还真灵光，整一夜她始终勿搭理我我却熬不住要铺张几句贴肉话温温顺顺极有耐心地逗她笑，她要勿笑我冷不防花花她痒痒，妻子怕痒痒花到位她准笑，但决勿会是那种不值钱的傻笑痴笑狂笑开怀大笑，而是那种极有韵味的莞尔一笑那神情极象初恋时的打情骂俏。妻笑得很节约随即收拢笑容纤指点点我的额头嗔怪一声：“你这寿头蜡烛勿点勿亮”。妻一笑我便又一切如初信心十足天地宽阔有滋有味地锅碗瓢盆交响曲……

连续两个星期天加班，这个星期天总算休息妻子很高兴说是春节过来二个多月了一床被褥没汰明天要拆拆汰汰屋里收拾收拾。八岁的儿子晓得明朝阿爸姆妈都休息高兴得跳进跳出明朝可与阿爸姆妈一起去儿童乐园痛痛快快地玩一天了。而我明朝的打算则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闷闷写他一天兴许也能弄个三五千字过过写作瘾。

三人心中都有一个缤纷灿烂的星期天只是内容勿同鸭吃砵糠鸡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的福。可第二天屋檐头滴滴答答麻花雨落沉田。妻子扫兴地埋怨：“这天真触气。”儿子勿识相说是姆妈汰勿成被头吃过早饭可撑把伞陪他一起去儿童乐园。本来既啥话头的我伸手连敲儿子三个毛栗子：“小赤佬变死，恶结也勿看看天色雨落得钻勿出头你还在寻开心！”一旁的妻子听勿过忍不住朝我瞪瞪眼：“勿去就勿去你这么凶他作啥啦！”妻开口我缄口前车之鉴免得又要冷战犯不着。难得一个星期天湿湿答答乱七八糟没了情绪怎么跟着感觉走呢？中午妻子随意做

了几个菜：炒螺丝百叶炒韭菜麻辣豆腐笋煮肉骨头汤。蛮对劲，随手从橱里摸出瓶加饭酒。妻盛饭，回眸朝我，笑笑，转身传来一只酒杯。“哎，动勿成笔就动杯，还是‘独钓寒江雪’惬意呐”。我边启瓶盖边自说自话。

那天上街，见人民桥堍放着两笼鸽子，便不由得走近鸽摊。“鸽子几钿一对？”“饱眼睛”鸽主手指一划：“十六块一对，你要存心就十四块一对吧。”在老家时我独独喜爱养鸽子，小天井里特意砌了个鸽棚。五六十只鸽子飞进飞出咕咕欢叫很是兴旺，走在街上遇到熟人都说我身上有股鸽味。后来自己有了家庭没有时间回老家照料鸽子也就“张公养鸟越养越少”了……一见八年没闻那熟悉温馨的鸽味了。“钱无所谓，你帮我选配一对体魄健壮的中年鸽”。“行行，你是内行我不敢冒你。你看，这对深雨点怎么样？”我接鸽细看，嗯，不错，眼圈深鼻头大主翅丰胸骨直，的确爱不释手，回家即给鸽子安营扎寨。可两只鸽子就象一对冤家咕噜咕噜打个不停，起先以为野配鸳鸯没有感情基础难免斗嘴怄气过两天兴许会和睦的，可三天下来依然互勿相让大有不共戴天之势。经验告诉我，一定是同性相斥看腔调两只都是雄的便捉开一只去鸽摊调换。可鸽笼里只有卖剩的几只，“饱眼睛”倒也道地，说：“你把鸽子放在我这儿过两天帮你配一只好一点的雌鸽，包你满意你放心我这里常来。”“行，你老兄上路就依你的”。可一个月两个月过去再也见不到那个“饱眼睛”。家里那只独吊吊的鸽子像个光棍整天

咕咕叫，叫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一副苦恼相。妻子笑我是书呆子不开窍：“鸽子调勿成把钱拿回来以后他来再买好呐。”“啊呀，当时‘饱眼睛’很义气很男子汉我要小家子气岂勿太那个了。”“好了，‘饱眼睛’去如黄鹤算你八块钱交学费明朝学乖点。”

一气之下我把那只“光棍鸽”也杀了清炖炖给儿子美食一顿。儿子边啃鸽腿边跟他妈说：“鸽子肉真鲜妈也来一块。”“憋儿子这是只雄鸽子叫了二个多月元气足当然鲜啰，你要吃不完就给你爸一块尝尝。”说无心听有意乘机寻开心：“儿子，阿爸元气蛮足还是给你姆妈吃，”说得妻子羞兮兮地抬饭碗支开了。

俗语讲：知妻莫如夫。那天吃中饭妻子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阿庆，明朝去买点猪肝吃吧”，我晓得妻子平日里不怎么爱吃猪肝只是又到了那段时间象征性地补充些什么才吃吃猪肝。“哇，日脚过得真快又一个月啦。”妻子象暴露了什么似的红着脸：“瞎猜想没出息。”妻子说笑时总改不了脉脉含情让我有幸依然感受一份新婚燕尔的神秘感幸福感。以至联想起怪勿得出差在外他人猜勿出我的实际年龄都说我嫩相，仿佛整个世界也年轻了许多那感觉绝对的旡没话头。

生活着真好。上班途中遇见模样悦目赏心的靓女总忍勿住要回头偷偷多看一眼。上街买菜不问价看中了抓到篮里都是菜。走亲访友总忘勿了照照镜子抹点发乳整整衣领。出差之前勿声勿响看看妻子的化妆品哪样少了以便给妻子带回一个惊喜。儿子

是个“军火商”，飞机大炮坦克机枪一应俱全，最近却狮子大开口说要美国“孩子王”玩具系列，经济搭勿够只得去地摊上买个假冒货骗骗儿子……歇夜回家就忙吃，吃罢夜饭妻儿三兜一圈，回家儿子看《太空堡垒》妻子结绒线我捏本书去书房吞云吐雾。一天的一天又将结束一天的一天又将开始。噢，对了，今朝伙食差一点明朝要改善一下哉。

心湖潺潺

一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太阳还在怀抱琵琶半遮面，霞光已羞羞答答涨红了一方天地。很好看。

我站在静静的湖滩上，极目远眺睡眼惺忪的分湖。宽阔的湖面上，雾霭氤氲，象蒙着一层如翼的轻纱，无数个小光斑在欢快地舞蹈。湖风轻柔地拂过面庞，我情不自禁地嗅嗅，贪然地享用一下分湖所特有的体味……

太阳在水天相衔处探出头来，出示一片血红。四周还是那样的静谧，只有湖水亲昵堤岸的哗哗声湖风吹拂岸边芦苇的沙沙声和近处浅滩上水鸟追啄湖水馈赠的小鱼小虾的喙食声……

二

记得儿时，每到夏天，几个伙伴放学不回家，一阵交头接耳便小鹿似的奔去分湖滩，书包往小树上一挂，赤体裸身扑入分湖，打水仗，摸湖蚌，掏蟹洞……没头没脑地玩得不晓得辰光，直至夕阳舔水天色已晚才忽然记起又要被妈妈骂了，便顾不得揩水急急地穿衣……

三

如今，我已是分湖的客人。童年寄存在分湖里的一段段往事，一份份温馨的回忆，早已被多情的湖水摩挲得面目全非。我努力寻觅着，辨认着：“呵，分湖，你还认得我吗？”

湖水不应，芦苇不应，水鸟不应。可它们明明有自己的语言的呀！儿时挂书包的那棵小树而今已高大伟岸，枝繁叶茂，一如我疯长不绝的思乡之情。身在异乡为异客，既然是客人，就得客客气气，不能奢望脚下那片温热的土地能给予我过多的体贴。我也曾试着将自己古色古香的吴依软语嫁接到北方粗犷豪放的情节上，可绽出的依然是葱郁的乡音乡情。

是北方的水土焐不热我的心，还是故乡的地气太糯太软我的游子之心发育不良？

四

在我工作的北方小城附近，也有一条名字与故乡的分湖相似的河——汾河，一条与黄土地肤色相同的河，一条有着北方汉子性格的河。可汾河喜欢听黄土地的故事，喜欢黄土地的直率，坦荡和不修边幅。而我是黑土地的儿子，是分湖酿出的情种。尽管分湖象家庭主妇一样默默养育儿辈很少串门，知各度远不及汾河那么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但儿不嫌母丑，我毕竟是分湖的乳汁喂养大的呀。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汾河上门女婿，我的心常常

私奔回娘家。汾河浓烈的酒性怎就醉不了我那执拗的叛逆心态？

五

江南，北方。汾河，分湖。黄土地，黑土地。也许是一次不经意的调侃种下的一段缘份；也许是竭尽全力的奋发铆上的一腔抱负。生命的座标在这南南北北河河湖湖黄黄黑黑的流程中蹉跎出一种风尘仆仆的风范，一种平平仄仄凹凹凸凸前前后后新新旧旧的景致。布满青苔的心房里，我面壁静静地编辑某种难以名状的语言。思念不再年轻，小桥流水人家的心境已弥漫不出炊烟袅袅的暖意，乌篷小舟与碧清的分湖已不再是新鲜的话题，所有的借口不再返青。

.....

六

明天，我将返回我的承诺。今天我起早来分湖，捧一掬清冽冽的慰藉，灌溉我绵长不绝的儿女情长

.....

心湖依然潺潺。

拽不断的网船情

记得儿时我很顽皮，每次妈妈总要呵斥：“下次再顽皮就把你送给网船。”记忆里，网船是世上一切困苦的寄存处，不然妈妈怎会老用这句话来吓唬我呢？

然而，童心是没有栏栅的。一次，几个同学在教室里玩“追老虎”游戏，我被一个同学推了一下，额头撞在课桌上，顿时鲜血直流。老师得知后急忙帮我揩血包扎。“刚才谁跟他一起玩的，赶快把他送回家。”几个一起玩的同学吓得都不敢出声。“阿庆，我们送你回家吧”。两位网船同学把我送到家门口，我赶紧拦住他们：“你们别送了，我妈要生气的。”进了屋，妈见我头上包着纱布，脸色骤变：“又和谁打架了？”我低头不语。妈见屋外站着两个网船同学，象明白了什么似的，熟悉的大嗓门震得满弄子响：“你这吃饭不懂事的小赤佬，跟网船阿四在一起，一世旤出息！”我依然抿嘴不语。解释在妈看来就是顶嘴，还不如等妈雨过天晴再说。

第二天，妈和风细雨地对我说：“昨天那件事妈错怪了你的两位同学，可你以后别再跟网船同学来往，听妈的话，噢？”“妈，你为什么总对网船同学耿耿于怀呢？网船同学不就是家里穷穿得破，妈是怕我染上穷气还是怕丢面子呢……”话说出口，

又后悔会伤妈的心，便嗷到妈的身边：“妈，你别生气，我会好好用功读书的。”

妈没有吭声，眼圈红红的呆坐着。

爸在外地工作，妈一人一手抚着五个子女过，里里外外忙得陀螺似的转。夏天，妈给我洗澡，粗糙的手象锉刀一样擦得我常常跳了起来；冬天，妈十只指头只只龟裂出血，一整冬手指缠着黑胶布……自己一字不识扁担，苦死苦活让一个个子女都上了学。妈图的不就是以后子女别象她那样……

打那以后，我与网船同学保持着“身聚心离”的原则。

可一件意外的事又让我们家与网船系在了一起。那天，我小妹在河边玩耍不慎跌入河中，和小妹一起玩的一个小姑娘奔来叫我妈，待妈赶到河边，小妹已被正巧摇过的一条网船救起。妈千谢万谢这位救命恩人，执意要网船一家人到家里坐坐。“不啦，我们还要赶一趟湖呢。”船头那位荸荠色的渔夫已把竹篙撑得弓一般，网船“嗖嗖”地离了岸。妈急着要给小妹换衣，也没再挽留。

翌日傍晚，妈带着我和小妹去网船集中的西栅分湖口找那条网船。呀，百十条大大小小几乎清一色的乌篷网船紧挨在一起，俨然一个浮动的大家庭。妈一船接一船地问，可都说不知道。天色渐黑，妈无奈地领我们回了家。

后来，妈跟几个老姐妹说起了这件事，谁知老姐妹都说妈糊涂：“哎，你这点年纪怎就不晓得，捉鱼人是忌讳救人的，救了人会断了四海龙王的香

火，会罚他一辈子捉不到鱼的。你这位救命恩人是菩萨心，可他不想因此断了活路，即使问上他，他也不会承认的！”

日子叠着日子过。躁性子大嗓门的妈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整日寡言少语，温温和和的。一向藏不住心事的妈，把该想不该想的事儿写在脸上寄在木木的眼神里。读得子女们惶惶不安又无可奈何，那年月，我们家很少吃鱼，可打那以后妈买菜总去网船出摊的地方走走，妈是担心老姐妹的话，还是想熨平心中的歉疚？

岁月消逝，一晃十年。我们先后参加了工作，小妹也顶替妈进了厂里。邻里老姐妹都说，好几年听不到妈的大嗓门了，弄子里反倒冷清了许多。是啊，妈操了大半辈子的心，该安安静静地享享福了。

然而，妈对子女的操心就象网船人出不完的湖撒不尽的网一样，永远不会穷尽。

妈万万没有料想到，她的一生会跟网船结下不解之缘：小妹与一位网船籍后生相好了。听小妹说小伙子很厚道又很精明，当过兵，复员后买了一辆摩托车贩运水产，每天上海打来回，生意不错。前年还在分湖边盖了一幢小洋房。可妈就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说过去，网船人穷，我们家日子也不好过，看现在，我们家也算芝麻开花节节高，可人家网船人却是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啰。

“妈，小妹自己看中的人不会错，只要小妹幸福，你就别操这份心了。”不想，这话触动了妈的

隐痛，久违的大嗓门又拉开了：“过去网船穷，我死活不让你跟网船同学来往，现在网船富了，我连女儿都舍得嫁，你让我这辈老姐妹背后怎么说我呢？”

小妹过门那天，妈闷在房里大哭一场。妈拖儿带女吃辛吃苦没有哭，可为小妹的婚事，妈哭得很伤心。

妈是哭嫁，还是哭自己？

以后妈当真脚趾头没跨一次小妹家门。直到小妹添了小囡，要妈过去住，妈才瓮声瓮气地对我说：“明儿把你小妹娘儿俩接过来住，这丫头怎会领小囡呢，真作孽。”

.....

秀发飘扬

云的自然资源的确很丰富。

那高挑匀称而又丰满的身材，集雅的风韵与美的仪态于一身，穿啥样的衣服上班，总能勾兑出姑娘少妇浓浓稠稠甜甜酸酸的羡慕。那线条分明的双眼皮下展示的两汪明明晃晃亮丽丽的秋波，疲劳时给我体贴，气馁时给我力量，喜悦时给我冷静——云会说话的明眸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保姆，时时照料我不修边幅的心绪。还有那有棱有角玲珑可心的樱桃小嘴，是孩子枕边的《一千零一夜》，是丈夫臂湾里的柔情细语，滋润着三人世界欢情融融的温存……

然而，更令我欢欣和自豪的还有云那蓬勃茂盛光亮柔软飘逸洒脱的秀发。

与如今的恋人相比，我们这些下乡返城青年无疑已错过了人生中一段最金贵最令人回味的浪漫岁月，丢失了每个人本都应享有的那份情调。二十七岁那年，由朋友牵线，我与云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云那年才二十一岁，虽说在农村长大，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份清清纯纯的姿色，真可看一眼扒一口饭！十年前云给我的第一形象至今仍刀刻一般铆在我的心版上：一件粉红色短袖针织汗衫，勾勒出云所特有的曲线美却锁不住一股股烫眼的青

春活力！一头柔顺潇洒的披肩长发，在灯光的映照下，象刚出浴一般泛着光亮着泽，缀满了爱的絮语……呵，看不够漆黑的发丝之浪，闻不够一缕缕幽幽的体香……

一晃三年，我们结婚了。云美丽的长发终于能与我晨昏相伴了。天凉时或瀑布直泻或随意用块手帕扎条马尾；天热时或绾个发髻或编条粗粗实实的长辫子，随着步履的起伏在背上一蹦一跳翩跹出千种风情万般柔情。

家里有了云飘扬的秀发，生活就不会单调。

秋叶一片片降下，云的腹部在一天天隆起，隆起一家人欢天喜地的制高点。那天，云说：“明儿坐月子，不能再梳弄这一头长发了，不如现在把它剪了省事。”我赶紧说：“好不容易留得一头长发，剪了多可惜。况且，你的身段你的脸型，留长发是最合适和谐不过了。”“你呀，你是喜欢孩子还是这不能当饭吃的长发？”我一时语塞，只得无奈地随云而定。果然，云说做就做，第二天当真去剪了个叔叔阿姨头，好似少了些什么累赘似的，自觉形象尚佳。见云高兴，我也落得顺水推舟：“呀，精神焕发，耳目一新，省时省力又实惠，不过……”“不过什么吗，你快说呀？”见云一副认真的样子，咽下的话只得又吐出来：“不过，有点不耐看了，少了一种说不出的内涵。其实，最美的东西就是最自然的东西，你一头柔顺光亮的长发，现在却象割了稻的田畝，留着一茬茬的稻根儿，多别扭呀！”

“真的？”云一脸的将信将疑。

“其实，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只要你想要，失去的终究还会从头再来，就让你美丽的秀发与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吧！”一席话说得一旁的云嗔怪地真捶我的“肉鼓”，随即莞尔一笑偎进了我的怀里……

云短俏的发儿，还能飘出一个飞扬的弧度？

热恋那阵子，当清风徐来，云乌黑的长发忍不住扬起一坳坳柔柔的波韵。在我的记忆里，那迎风的长发，竟象是春天的表徵，纷飞在春风玉手一次次不经意的编结里。就因为有这样的联想，热恋时的云象预约似的特意留着一头长发，是给自己一个最富魅力的诠释，还是为了多挽住一袭柔沁的青春风度？而我与云的结发之情，便从这热情奔放的黑色风范开始……

如今，儿子已八岁了，云黑色的瀑布又能泼出先前那种使我怦然动心的弧度来，灿烂着我黑白相间的瞳孔；闪着娟秀，披着娴静，结着妩媚，散发着朝气，撩拨着我无限的遐想……真想每天早晨，用我开满茧花的粗手也为云梳理几下秀发，搽上我对美的珍爱——为了那亩乌黑发亮的庄稼，我早起晚睡包揽家务尽量腾出时间给云好好管理那份黑色的财富；为了那幅流动着的有生命的泼墨画，我宁可抽劣烟也要抠些钱给云买“海飞丝”“飘洒”，以茁壮我心中不萎的春意。

然而，今夏的热情似乎特别的高，高得让人消受不起。38度的热烈烤蔫了云每天梳发的纤纤素手，便抱怨便嫉恨。抱怨嫉恨之后，便天天用一网兜把

这“三千”秀色囚禁在脑门上。可每天像做古装戏似的头上顶着个“黑窝”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又“休丝”又疙瘩，真可谓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便萌生了摆脱的念头。我闻悉大惊失色，连忙劝导说：“哎哎，老天爷的热情再高也比不上我的热情呀，何况夏之后便是秋呢。”谁知云却愤愤地说：“你美丽我受罪，明儿你留长发让我也美丽美丽！”

生杀权在云手里，所有的阻挠和制裁都只会适得其反，明智的办法还是和风细雨地诱导。云反诘道：“你死活要我留长发，倒底图个啥呢？”我说：“每天看你一头亮丽的长发就如看到你不逝的青春。你才三十岁，应该保留一份青春的标志，好让我不甘枯竭的心海中永远有一盏活力四溢的灯塔！”

云无语。无语的云越发显得决心已定。

那天下班回家，却不见云影，心里莫名地烦躁起来，以为云一定去收割那片黑色的庄稼了。不想在我的书桌上亮着一张云的留条：

庆，我带佳佳去乡下外婆家过一夜，明天回来。我从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抄给你：若说那黑发/真能绾得住青春/就让我蓄得一头长长的/黑发吧！

吻你。祝你好睡。

云即日。

哇，I love you, my. Yun (我爱你，我的云！)

我做“恋爱笔记”

说起我做“恋爱笔记”，至今心里还喜滋滋的呢。那是三年前，在好友的撮合下，我与本地一位农村姑娘相识了。不知怎的，象是俞伯牙遇上了钟子期，我自诩在茫茫人海中觅到了梦寐以求的知音。

面露喜色之际，我蓦地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隐隐感到了它的珍贵，把它记录下来，不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吗？当我第一次与姑娘约会，并很成功地记下了我们伫立在绿色的原野上凝神远眺家乡景观的特写时，那股美劲，嗨，简直不用提了。

打那以后，每次与姑娘会面，我总格外留神“捕捉”我们在同筑共建“爱的王国”里的风土人情和旖旎风光。——依依惜别后，即便夜深，我仍忘寝执笔，真是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作为感情窗口的恋爱笔记，不但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陶冶了情操，同时也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近年来，我先后有五十多篇散文、散文诗在报上发表了。

光阴荏苒，一晃三年，我的恋爱笔记已有了几万字，它已成了我们新婚后的的一件珍贵“财产”。每每有亲朋好友驾到，我便献宝似地拿给他们看，朋友们在分享喜悦之余，还常常送给我们几句羡慕的

口彩。

现在，我又选了几本缎面笔记本，开始记“婚后笔记”，我会得到许多的……

我读我妻

我的妻子是江南农村的土产。

她1米67的个儿，鹅蛋脸，樱桃嘴，披肩发。该凹的凹，该凸的凸，属于健美型的，走在街上总有一种叫人多看几眼的魅力。

土产的妻子也开始了现代化管理。

我呢，还是那副样子，五大三粗，不修边幅，外加一个也算特点的缺点：眨眼的频率总比一般人高，所以，当今男性的潇洒之列我是绝对被排除在外的。

看外貌，我俩是不般配的。

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话绝顶是句真话。

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肯定不是只好癞蛤蟆。

有人破过我的天机，说我是爱妻子的漂亮，妻子则爱我有一张吃商品粮的王牌。

但我们之间似乎还有点别的什么内容。

六年前的一次计划生育演唱会上，作为业余通讯员的我去采访当时在乡文艺演出队弹琵琶的她。

这一采访就是三年。

她那玉指间流出的《十面埋伏》《大浪淘沙》使我如痴如醉。琵琶弹得好，歌唱得甜，一口English讲得差点没把我最后一点敝帚自珍的勇气也给掠去！

不过，我也有让她爱得要命的东西。除了会写诗外，还会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去牵牵外国的培根、拜伦、雪莱、罗丹、大仲马；中国的杜甫、李白、巴金、冰心。当然，还有一颗爱她爱得死去活来的心。

有人顺理成章地把我俩概括成“郎才女貌”。

不过，这句话对她来说有点委屈了。准确地讲应该是“女才女貌”。

当然，这些都是结婚以前的事。

我们结婚了。

原来，“乡镇合并”还真挺有情调的呢。

而今，小公民已九岁了，可我的妻子却越来越情调了。她说现在已是“永芳”“百爱神”时代了，常用的“霞飞”在她看来早成了破玩意。服装的选择要服从于她的神圣的第一志愿：即能否最大限度地体现她的青春魅力。乖乖，孩子都九岁了，还一口一个体形、线条。

终于，我试探性地婉转地恰到好处地把这一隐藏很深的想法一丝不挂地裸露了。不料，旋即遭到妻子义正辞严的反诘：“等过了十年二十年再要这些东西，你能给我吗？！你自己潇洒不起来，难道我也不该把最最最最最宝贵的东西稍稍装潢得好一些，而去适应你的所谓和谐和谐和谐……”

这一夜，孩子破例成为我俩乳水交融的路障。

“喂；何必呢，在折磨我的同时不也在折磨你自己么。其实我何尝不想让你更体面一点光亮一点情调一点呢。只是在保护你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的同时，最好别荒废了你的非一日之功的艺术资源。”

“你艺术，我艺术，孩子谁艺术？”

妻子的话使我大彻大悟。是啊，妻子艺术不起来了，可妻子的艺术如涓涓细流在润着儿子润着家庭，也在润着我——妻子爱的流程，一如既往在儿子与丈夫之间运行。

我的神魂却常常与诗一起私奔。

读不懂妻子的我，也能写好诗吗？

黄山过客

单位组织旅游，安排了两个游点：北京黄山自选一个。北京黄山都没有去过又都想去，其美难两全。回家与妻商议，和我一样拿不定主意的妻提议“抓阄”。巧了，妻抓的与我抓的竟都是黄山。

是心灵的感应还是黄山的召唤？

一

出门一响讲究的妻特意买了一只滑轮式旅行包，又是时装又是高跟鞋，鼓鼓囊囊塞了个饱。我说：“上黄山穿高跟鞋吃不开的。”妻却说：“时装必要配高跟鞋，不然拍出的照片象啥样子？”那副认真的劲儿，似乎第一趟去黄山，穿得不体面会给黄山留下一个不佳的印象似的。

二

出发那天，天公作美，太阳早早出来为我们送行。旅游车沿318国道向西行驶。不知不觉六个多小时，车已进入黄山景区。我赶忙推窗观景：近山远山青青葱葱重重迭迭，云雾团团阵阵浮浮沉沉，矮矮的茶树一丛丛一坳坳布满山包，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的民宅静静地差落在山脚下山腰间……

旅游车从太平湖摆渡，不多时便到黄山附近的

一个小镇——汤口，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导游安排我们住下来。汤口离黄山只有一公里，心情莫名地雀跃起来。

真是春天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第二天我们最最耽心的天气还是来了，密密匝匝的雨点把我们的满心欢喜泡了黄汤。原先准备乘缆车上白鹅岭，可偏偏缆车又坏了。今天到不了北海，明天就去不了玉屏楼，整个计划将落空。

雨下得痴如醉。

踌躇之际，导游的电喇叭响了：“不去的随车返回，去的跟我上山！”嗬，那势态真象军令如山倒，去占领高地似的。

五人蓦然下山。

温柔娇弱的妻意外地坚强起来：“既然来了，不上且不冤枉煞哉”。那口气大有弃夫之势。而平日里铮铮铁骨的我却在区区风雨面前这般唯唯诺诺了。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夫随妻闯。

雨，顺着雨披沿着脚管注入鞋内，每登一步便“咕哧”一声，身里汗蒸身外雨淋，欲歇不能，苦不堪言。猛抬头，哇，雨中登山的妻好健美洒脱呀：鹅黄的雨披上裹着蠕蠕扭动的曲线，头发出浴一般透着一股青春活力，与黄山巧夺天功的自然美浑然一体，如诗如画……这样看着想着，双腿忽然觉得轻灵了许多，便大步如流跟着妻一起攀登。

三

北海观景台辟面峭崖上站着一根石柱，一棵奇

松亭亭玉立在石柱顶端，这一大自然的杰作被诗化成“梦笔生花”。可导游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笔头”其实是塑料仿制的，真正的“笔头”已枯死。我忽发呆想：莫非“笔头”厌倦了梦的意境而不惜枯死毅然回到现实中来。

以梦的方式生存，毕竟是一种悲哀。

下午，雨忽下忽停。作为一种心理平衡，我们走马观花地去了清凉台、曙光亭、排云亭。留在脑海里的依然是濛濛雨雾。目光打不开，相机打不开，记忆打不开，唯有打开的便是这湿漉漉的山道……

晚上，与两位太平县的老乡闲聊，他们是陪送女儿来北海宾馆做招待员的，每月薪水100元，外加生活补助50元。工作、生活环境自然要比山沟里强。谁料姑娘竟拂袖而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善攀山路的黄山姑娘莫非永远不在乎脚下的那份高度？

四

第二天起床推窗，游荡一夜的雾便乘机而入，咫尺之间不见了人影。一如袁枚所云：“云步入夺舍，顷刻混沌。两人坐，辩声而已”。确是如此，可谓古风犹存。

缘石阶南行。昨天积聚的劳累经过一夜的酵发今天便汹汹地发威起来。两腿酸直，每跨一级腿肚子便一颤颤地胀痛。没走多远便暗暗惧怕起来；不尽的山路何时才是尽头？唉，这诱人恼人折磨人的

黄山！

过百步云梯，绕莲花峰，一起一落终于到达目的地——玉屏楼。咦，玉屏楼呢？导游耸耸肩：“很遗憾，玉屏楼被浓雾锁进了深宫”。哎哎，千辛万苦来看玉屏楼，它却象闺房的小姐，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不愿见客。四周远山近岭荡然无存，观景拍照再一次落空。一个下午困在活动房里，体验当年鲁宾逊的心境……

五

翌日清晨，隔壁有人大喊：“快起床，太阳烧屁股啦！”同寝室12个人闻声一骨碌起床。哇，一场虚惊，太阳还在等我们呢。急急找水漱洗却四处不遇。偶见一门板上写着：高山缺水，向东四十米迎客松下有一水池。我们蜂涌而去，旱鸭子般围池而洗。动作快点的便迅速占领一方高地，迎候日出。我与妻赶不上趟，只能随大流去文殊台。

晨曦慢条斯理地撩开雾纱，啊，山山岭岭眉清目秀，千山万壑到处白云袅袅，人站在山上，犹如置身于波澜壮阔的云海之中。不多时，东方已泛红，经验告诉我，壮丽的太阳已经分娩而出。匆匆折回迎客松抢拍镜头。与黄山晨昏相伴的迎客松依然容光焕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举起双手迎接远道而来的旅人。手臂酸了仍不忍放下，柱着拐杖一如既往保持着一种迎客的姿势。迎客松的这一风范常使我联想起生活中的某种现象。

六

黄山，就象一位爱打扮的姑娘，三天一个妆：第一天大雨洗面，第二天浓雾轻纱，今天则是艳阳粉黛，大大方方地出门迎客了。

沿盘山石阶而上，整整齐齐的石阶没了明人方一藻所云：“石径多断，桓木始得入”的心悸。过鲫鱼背时，心不禁紧缩起来。妻泰然而过，我却如临大敌大声嚷嚷等鲫鱼背上没了人，才匍伏着挪步而过，那副熊样直逗得众人捧腹不已。

天都峰顶竖着一块水泥碑，碑上“天都绝顶”四个龙飞凤舞大字。我正欲拍照，不料边上一青年说：“在此拍照两毛钱”。我问：“有没有执照？”那青年诡秘地指指碑说：“这就是我的执照！”“把天都绝顶窃为已有，岂有此理，不理他！”那青年没说二话便去摘碑。妻打圆场说：“算了，来一趟不易，还在乎两毛钱？”

没走几步，边上有个卖锁摊。摊主热情地吆喝：“在天都绝顶的铁链上锁把同心锁，然后把钥匙抛入山谷，就永远没人能打开你俩的幸福！”我听得心里痒痒的，便怂恿妻买一把。妻脉脉含情地说“我听你的。”于是，五元钱成交了一份永恒的心愿。下山时，有人小声提示：“你们的锁不出半小时又将在锁摊上了。其实第二把钥匙在第三者手中。不然这铁链上岂不日积月累而无处挂锁，你看，现在的铁链上能有几把锁？”

我想，世上的骗局防不胜防。善良的骗局偶尔

钻钻，生活才更有滋有味呢！

七

一路缓缓下行，想多饕餮点景色。下得半山腰忽又雾气氤氲，越往下雾气越浓，便逃似的急急下山，生怕坠入黄山的情网出不来了……

生活的馈赠

一

我家住在分湖边的一个小镇上。清晨，市河里的丝网船，荡网船，张钓船，戳鱼船“吱呀呀，咿哟哟”，一阵阵充满淳朴情感的悠唱，沿条条流动的线谱，驶向小镇的多声部。

不一会儿，集市里一溜长排开的一只只线底水池里，“泼喇喇”，“哗啦啦”，激起一片欢快的水花：鲤鱼、鲫鱼、桂鱼，鳊鱼，莲鱼，草鱼……分门别类，活蹦乱跳。哦，家乡的集市，鱼的展览。

“哈哈，说展览，集市上天天举办”。说这话的是我熟悉的纪兴伯。小镇四围湖水，三白荡，邗上荡，东姑荡，元荡，还有十里湖光的分湖。如今年景好了，湖水也肥了，现捕现卖，集市上一天要出两趟鱼市呢。

纪兴伯来这里已十几个年头了，不但捉鱼本事大，卖鱼也热情好客，手里做着生意，嘴里却不停地吆喝：春三月里菜花开，荡鲤鱼炖蛋鲜又嫩，小孩种牛痘，清炖桂鱼痘花发得大，黑鱼煮汤乳水足，小宝长得白又胖……。

小宝宝长得白又胖。就大伯一句话，我便三天两头买黑鱼。拎回家，奶奶刮净鱼鳞，总要小心翼翼地吧鱼尾剪下来，贴在墙上。不出两个月，墙上竟出现了一头栩栩如生的小牛犊。奶奶风趣地说：

牛年得子，我家小牛子一定像牛一样勤劳踏实。

儿子长大以后是耕牛还是骏马不得而知，但奶奶对孙子的那片舐犊之情那份虔诚希冀之心，却是两代人共同心声的写照！

二

孩提时，街上每每出现戴笠帽的老人，挑一担嫩黄的雏鸡走街串巷地叫卖，我总要缠着爷爷捉几只回家养。爷爷依了我，我又心血来潮地跟爷爷分开养：爷爷当真分给我五只毛茸茸的雏鸡。这下可来劲了：“爷爷，我们比比谁养得又大又快”。

爸爸帮我用木条钉了一只鸡棚，开窗，装门，给它们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在我的精心喂养下，小鸡日生夜长。不出一个星期，已开始长羽毛了。有一天，趁爷爷还未放鸡我对爷爷说：“爷爷，你挑只大的与我比比看。爷爷笑笑，随手从鸡棚里摸了一只，取出挂在门背后的秤。“嗨，我的鸡比爷爷的重二两！”我高兴得满场跑，像是得了冠军似的。可爷爷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鸡已经长大了，该让它们出来见见世面了”。我想也是，便打开鸡门：呀，五只肉鼓鼓胖笃笃十分可爱的小家伙，象没长骨头似的，刚跨几步，便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唉，可怜的小鸡，勇敢地站起来吧！”我急切地呼唤着鼓励着。可它们依然无忧无虑地“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沉浸在幸福的爱抚之中。

望着“幸福”的小鸡，我哭了，哭得很伤心。爷爷语重心长地说：“温室里的花朵怎经得起风雨的

考验呢，只有将它们投入到大自然中去锻炼，才能健康成长”。

……

而今，我已晋升为父亲，可儿时的那件蠢事却一直记忆犹新，做任何事，仅有爱是不够的。

三

光滑叽叽的小镇青石板街面上，返青出一茬一茬花样百出的生动：纳克，奇安特，富强，回力，丁字型，旅游型，健身型；高跟，中跟，低跟……一双双款式新颖的时髦，踏出小镇富有节奏感的韵律，踏响小镇古老而年轻的风范。

我倚在小镇斑驳的话题里，看行色匆匆的新潮一浪一浪地波过来，看潇洒踏实的步履一批一批地走向连接老街的那条宽阔的新马路……

记得儿时，穿着妈妈为我一针一线缝纳的布鞋上学，不出一个星期，两只鞋后跟就“露馅”了。回家总免不了妈妈的一顿好打。说是穿鞋容易，不知做鞋难。我却嘟哝着对妈妈说：“穿布鞋真不管事，明儿我挣钱，买双解放鞋给你穿。”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拿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买了双牛筋底的健身鞋，又轻便又耐磨。可妈妈说，这鞋穿不惯，还是布鞋软熟跟脚。那回，城里的舅舅来我们家作客，也穿了双牛筋健身鞋，妈妈竟小孩似地翻出了我给她买的那双健身鞋。

呵，妈妈穿上健身鞋，走起路来一下精神了许多。

友情,我的财富

记不清你我初识时,我表情的封面上刊登的是哪一种景致;想不明彼此对面而坐时,你明眸的荧屏上播放的第一句话外音是否洒脱……不该忘记的义无反顾地从我简陋的脑库里挤挤拥拥拂手而去,留下的却是俗不可耐的七尺汉子不该拥有不该窃享的那份清清丽丽的纯情。我曾暗自不知天高地厚地一次次企图申办专利,终因思路频频短路而无法办妥来自你方的有关手续。

相聚匆匆,别离匆匆。

岁月悠悠,情谊悠悠。

当思念在空旷的心田劳作得异常倦怠无奈闭目打盹时,你的音容笑貌忽地轰轰隆隆从我擦得一尘不染的眼线间驶进来,驶进来一份酷暑天喝冰镇汽水的感觉。那时我真觉得心田里的禾苗摩挲声就是你当时默默种下的柔情细语。都怪我粗心没有及时放水育种延误了一个大好春季,以致于后来一季季的收割,仅仅是一捆捆的憾意……

憾意,能否廉价出售呢?

也许,认识你是一种缘份。那年的初夏,你从石头城来到一个叫芦墟的江南小镇进行毕业前的测绘实习,那小镇便是我的家乡。你真不愧是学航空航测的,小镇的每一座小桥每一湾流水每一户人家

连同小镇的每一种性格每一份心情都在你挥洒自如的灵气里找到了座标。你说，认识我是你目光一隅的一次不经意的放射——那是你在分湖滩边削水片时绽开的一串串水花漾出的一朵朵涟漪，那涟漪叫《芦漪》（“芦漪”是柳亚子先生对芦墟的爱称）。于是你把《芦漪》带回你的寝室滋润出一种缤纷的生活。于是便有了文学苗圃里的两棵小树葱郁茁壮的话题……

那话题如今已长成我心境中永远秀色可餐的风景。可你却像一个旅人早已打点好旅途的构思，走向一种新的开始。你说，相逢何必常相随，离别并非结束。可我总觉得生活的闹钟像没上足发条似的，你我共同投资的那片风景留下我一个人管理，真的好累好没心情！心房的四壁涂满了通俗的广告词，依然走不进一个人来游览……许久，我孤寂地彳亍在你秀发飘扬的美丽里，组装我人生长景中的一段情节。

相识是财富，别离也是财富吗？

那天上班，左眼角忽地唐突出一种信息，我努力预感是祸是福，但终因无此道行只得强作镇静尽量保持一种心态平衡。不想中午当真从我期待的传达室里接到了来自江城的信——那是你的信！（信封的芳草园里满是萋萋绿意，挡不住的感觉返青我春心萌动的灿烂）我急不可耐地走出周围喧闹芜杂的眼光，走进清静的思想寓所拧亮你的倩影全神贯注地捕捞每一缕温馨……

——当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给您写信时，

我知道，我的思想又走向了芦墟，走向那人声鼎沸的老街和悠远的小巷……我又真切地记起和您谈话时的情景——那种当我步入社会很少很少遇到的，却让我深深感动的真挚感情。我想，上帝既然安排我认识了您，又匆匆把我掷向千里，去承受这缤纷的人人事事。而就在此时此刻，我又真真切切在千里之外牵着您的衣襟了。在火红的眸子里我忽然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我真该向上帝顶礼么？

打开心灵的门扉，那份情结栓着我驶向你的港湾。往事不再如烟，精神的家园疯长一片如歌的花卉。在你晶莹的目光里，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混蚀好混蚀，真该好好捧一掬你的清澈洗一洗我的情怀，好好接待你风尘仆仆的胸臆……

哦，内心积聚已久的雨季再也无法按捺，屋外“哗哗”的雨声落沉我案头信笺的田亩，笔杆里澎湃的血液风雨兼程出一页页无字的心声在邮戳的真诚里呈现出一圈圈滚烫的光环寄往你的窗口。

把等待的日子掀得大汗淋漓，心中的雨伞依然找不到打开的借口。岁月蓦然间将我蹉跎成老态龙钟的疲倦。莫非，放飞的情愫还得收回记忆的布袋？

……在羞涩和渴望的叉路口，我站成一棵树，一棵好寂寞好烦闷无人知道的苦楝树。

是树，冀望得到的一样不仅仅是阳光和雨露。

不想昨日的一场秋风苏醒了我的视线，一片陌生而又熟悉的秋叶降落在我纷乱的思绪上轻轻啜嚙我的名字。呀，好精美的一片秋叶，我竟一时找不到

展开的机会。

——当夜色正浓时，我孤孑地站在窗前看万家灯火，静静地任思念漫游，一份无人走近的寂寞。几次拿起笔给您写信，摇摇头又放下了。就这样深深地蓄着，什么也别说，弦上的音符流过指间，为自己忧伤的情绪找一些慰藉

——对于自己的感情，我不想刻意去渲染。

传真地说，从毕业到现在，我一直在感情潮水中浮沉，好多篇作品都灌溉着情之水，这也是我一直没有给您写信的原因。阿庆，不要怪我如此沉溺，不经意的闯入却是这般的苦意绵绵……上次寄您的《情殇》正是我夭折的初恋。别离时的无奈已散尽我十九岁的阴霾，真不愿二十岁也过得如此沉。分手后的心路已将他遥远成一片模糊……一切随意而来又随意而去，一如江城的落叶。

——十二月份我回了一趟南京，原以为能从南京拾回些什么，无奈令我失落得更多。匆匆的行程里又多了一份惶惑。理智打叠起的刚硬飘飞在被江水潮湿的空气里，岸边迎风伫立的我，任过往的日子吹乱我蓬勃的长发……

读你信时手指间夹着的燃烧时时烫出一次次的惊悸。你丢失了一枚初恋的青橄榄，而我却得到了一个友情的红苹果。是的，我们是一种萍水相逢的结构，可你却把《写在十八岁的最后一页》里的故事寄给我，发表在我的受宠若惊里体验人世间的至善至美。我想，友情是不用包装的，人生的超级市场

里凡，有包装的友情都将滞压，谁愿意化钱卖虚情假意？！

那么，爱情呢？

原谅我不是爱情医生，无能为你开出医治失恋的处方。你说：“我把《情信》寄给您并非为了修改，只是找个可心人说出来，心里会不会轻松些呢？”我说：“学会平衡也是一种美德。抬起你楚楚动人的眼睫，梳理你活力四溢的青春，让我在迢迢千里的江南小镇永远芬芳你的梦靥。”

感谢你为我嫁接了《记着，多好》的大彻大悟，我将用我茂盛的憧憬焊接一架永恒的姿势，悉心珍藏你我透亮的美好！

际 遇

际遇这玩意的确很微妙，际遇来了推都推不掉，际遇不来，千金难买。这不，我的际遇来了：做梦也没想着英国女王会从我身边走过。

1986年10月15日，我出差上海。大上海今朝像有喜事似的显得格外的兴高采烈，市区主要街道两旁，鲜花锦簇彩旗飘扬，一派节日的气氛。挎篮买菜的，骑车上班的，柜台前马路边的……几乎众口一词谈论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访问上海。

耳濡目染，我不由得暗暗高兴：太巧了，千万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饱饱眼福。

有消息说，傍晚女王将于泊在国际客运码头的英国皇家豪华游船“不列颠”号上举行答谢宴会。什么时候返回她下榻的西郊宾馆，大家都说不准。为了稳妥起见，我决定在女王途径的路段——延安东路外滩附近找家旅店，可一直找到中山南路才算找到一家防空洞改做的旅店，安顿好后匆匆扒了碗面条便急急赶往外滩。

喝！聚集在那里的人们早已把马路两旁围得水泄不通。凭着我一米八〇的身坯竭力在争先恐后的人群里挤占着最佳位置。说也怪，平日里的上海人是很“推板不起”的，可今晚你推我搽磕磕碰碰的却

都没半句怨言，大家开开心心看女王，其它的似乎都无所谓。而我却在担心：上海人的这层意思女王会不会知道呢？

“阿囡，骑勒爸爸肩头看女王老清爽格。”

“爸爸，女王长得漂亮哦？”

“阿囡，女王长得像依格外婆。勿过伊晓得老多老多事体，要管老多老多格事体，穷忙格……”

身旁一对父女悄悄的上海话，此刻听起来格外的亲切悦耳。上海人争睹女王风采的热情，能否从这不经意的悄悄话里找一些注释呢？”

天桥上排开一溜长的“相机阵”，摄影师们做好了抢拍时的各种准备工作，只待女王驾临。一位穿“巴拿马”西裤，大彩格羊毛衫的姑娘与紧挨着的一位佩某报社徽章的摄影记者闲聊。“上次去黄山拍日出，一连等了半个月才下手，这次拍女王，估计得到的难度大大超出了拍日出，到时全凭运气了”。

“哎，你说，女王与日出哪个重要呢？”

“这……”姑娘一时语塞，憋了老半天也没答上来。

“太阳与女王都是我们的朋友呀！”谁知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竟引来了许多惊奇的目光，我慌忙转身，眼稍不留神拐着那姑娘的表情，舒展的神态分明在报以甜甜的谢意。

装修一新的海关大钟，慢条斯理地敲着八下，九下，十下……

“鸣……鸣……”两辆紫红色的公安警车，嘎然停在马路两侧，几个手持对讲机的民警在一簇簇人

堆里吃力地疏理出一条通道，可前面刚疏开后面又合拢了。等久的人们以为女王来了纷纷向北涌去，可涌来涌去还是不见女王来，夜深，天冷，腿酸……一对年轻的夫妇把衣服脱给怀里的孩子盖，自己冷得索索抖，可就是不愿离去，唯恐错过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二十二点十分，外滩二十四幢法国式英国式德国式西班牙式等等风格独特造型迥异的高楼大厦上华灯渐次放彩，把女王途径的外滩照得如同白昼！二十三点十五分左右，黄浦公园附近的人流开始沸腾了，继而警笛声大作。

“女王来啦！”不知哪位出色的男高音，率先向盼望已久的人们报告了这一“特大新闻”。我被兴奋的人流簇拥着向北走去，不时踮脚翘望。终于，一条黑色的“长龙”披着斑斓闪烁的灯光向我驶来。五十米，三十米，十米，一米……可惜每辆轿车的窗口全蒙上了，不然准会与女王相视而笑呢，一辆，二辆，三辆……嗨，好家伙，前后四十八辆，一辆挂中国旗一辆挂英国旗，相隔而行。

“够气派的，女王回宾馆去睡觉也要这么多的车前呼后拥，女王真为我们女人撑了‘市面’”。

“外国首相来上海，阿拉上海人见得老多格，可迪趟女王来，情况就勿一样了，就好像是家家屋里来了客人似的招世大来西，女王真有魅力！”

“唉，在马路上足足站了五个钟头，到头来连女王的影子都没见着，犯不着呀”。

“哎，五个小时的价值并不在于能否见着女王，

关键是你参与了这样大的场面，兴奋，壮观，热情和好客，为女王再写了礼仪之邦的华彩乐章，我看值得！”

……

女王走了，可夜幕下等候女王的人们的谈兴却依然很浓很浓……

表 妹

十四岁终于属于表妹了，返青的季节终于属于表妹了。

可表妹不属于十四岁，不属于返青的季节。

开书包的钥匙被婶娘拿去给表弟了。

天真无邪的童心被婶娘拿去给表弟了。

太阳和月亮也被婶娘拿去给表弟了。

表妹黑色的眸子里恍惚着一盏贫血的烛灯。

表妹稚嫩的瓜子脸是村前的那片黄土地。

表妹老梦见自己伸出蜷曲的手，去摘那轮鲜红鲜红的胭脂，那面皎洁皎洁的圆镜……

表妹的梦老不醒，是婶娘的闹钟坏了吗？

后来，婶娘把赚钱的打算交给了表妹，把满是皱褶的生活交给了表妹，把一颗营养不良的女人心交给了表妹。

就这样，表妹被婶娘苦心修饰成一个正儿八经的袖珍女人。

于是，表妹开始把十四岁和黄花菜一起栽入屋后的责任田。

表妹用十四岁为黄花菜浇水，施肥，松土……

黄花菜长势喜人，出落得亭亭玉立。

表妹呆呆地望着黄花菜，望着望着把自己也望成了黄花菜。

待黄花菜绽满花蕾时，便是采摘的旺季。

是花，却命中注定不该开放？！

黄花菜一如既往在无声的顾盼和留恋中含苞欲放，是为表妹作永恒的写照？

梔子花

院子里那棵梔子花，在夏日阳光的体贴下，纷纷启唇绽笑。那碧绿的像涂了釉似地泛着光泽的叶，那乳白色心形的花朵，满枝满树，蓬蓬勃勃，芳香扑鼻，左邻右舍都能闻得到。

院内并不少花：杜鹃、月季、玫瑰，石榴，山茶……随季渐次更换花色。但这些多姿多彩的花儿就像闺房里的小姐羞羞答答，暗香脉脉，总不象梔子花那么热情，那么慷慨地把所有的芬芳无私地奉献殆尽，即使凋谢后花朵变成黄褐色，余香仍然四溢！

一时，门前闹猛了许多，一些循香而来的好花者，有事没事的，都不由得进院站一会儿，程度不同地发发感慨。真挚点的，便打起梔子花的主意来，折几枝或插在案头或放在床边或干脆别在衣襟上。

然而，采撷回去的终究香不了几天。几个心热的便要我介绍栽培的经验。其实，梔子花很贱，栽培并不疙瘩，四、五月份剪取母树健壮枝条，插在潮湿的泥土里，一个月左右就能生根，二年后便能开花。细心点的，时常用些清水喷洗叶片，不让灰尘玷污了它的纯洁……只有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那色，那香，那景致才舒心怡人，别有情趣呢。

情 殇

记得姆妈从路旁垃圾筒里捡回“阿花”的时候，胎毛上还带些血斑，放在孵窝里乱啃乱爬地“嗷赤嗷赤”找奶。姆妈烧粥总要舀一碗粥汤冷冷，倒进奶瓶让“阿花”喂吮。“阿花”长得挺快，不断有毛茸茸的胎毛粘在孵窝壁上，不久便换出一身黑白相间的毛色，出落得虎头虎脑十分可爱。姆妈讲：“这是只草种狗，好好拨伊吃，有得长嘞。”白天家里没有人，“阿花”便在门边的猫洞里钻进钻出。有陌生人路过，也会“汪汪”地叫。可一个月二个月过去“阿花”还是猫洞里钻进钻出，像只侏儒狗，老也长不大。“阿花”从小没奶吃，怕是先天不足。不过，狗小肚量也小，一样为我们看家，姆妈讲。

这些天“阿花”一反往日的温顺乖巧，焦躁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不时“呜呜”地叫唤。姆妈讲，“阿花”怀小狗了，在叫窝。姆妈找来“阿花”小时候睡过的孵窝放在灶口，算是“阿花”的产床了。一星期后的一天早晨，姆妈照例早早起来淘米烧粥，发现灶口孵窝里四只肉老鼠似的小狗正你争我夺地缠着“阿花”喂吮。姆妈便又多抓了一把米下锅。“唉，自己这么弱小，偏偏下了四只，非得吊死不可。”姆妈乘“阿花”离窝吃食之际，偷偷把三只小狗扔了。待“阿花”吃饱回到孵窝时，发现三个子女不见了，

急得到处乱找。找一阵又不放心地回到孵窝里给剩下的一只喂奶，尔后又不安地到处寻找……

中午姆妈特意买了些肉骨头煮汤，先盛出一碗煮得浓稠稠的汤汁给“阿花”。“阿花”心不在焉地走近食盆嗅嗅，尾巴甩甩走开了。“‘阿花’，快吃，吃了奶水足”。姆妈把“阿花”抱到食盆边。“阿花”心事重重地“叭嗒叭嗒”舔了两口便不再吃了。唉，这可怜的“阿花”，早知它这样疼子女，就不把它们扔了。姆妈怀着深深的歉疚用喂“阿花”的奶瓶慈祥地喂着“阿花”的孩子……

“阿花”绝食二天了，瘦得肋骨根根突起，目光呆滞神情忧悒，整天失魂落魄地瞎闯。忘不掉孵窝里的孩子，偶尔想着走去灶口看看。小狗像是嗅到了母亲的体味，拚命朝窝外爪着叫着。“阿花”心疼地凑近小狗舔舔，小狗本能地窜到母亲怀里死死地嚼着瘪奶子。“阿花”木木地任凭它的孩子嚼着啃着眼眶里竟盈着泪水……

“阿花”失踪一天了，晚上又下起了大雨。姆妈喂着小狗，嘴里喃喃说：“这个痴妈妈不知又痴到哪里去了，天都这么晚了，怕要淋出病吵”。

姆妈安顿好小狗，坐在堂屋里边扎鞋底边等“阿花”。“咕隆”，姆妈听到响声忙去开门，“阿花”浑身湿透像醉鬼似的东撞西跌。“快把房门关好，闩上！‘阿花’疯了”。姆妈如临大敌般关照我们，自己连忙闪进了房里。我扒着窗只见“阿花”口吐白沫，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咕隆隆”、“卜落落”，“阿花”一会儿撞门一会儿撞墙，不时发出一声声痛

苦绝望的哀嚎……，“突隆……”终于，“阿花”最后一记撞开了河阶门跌进了河里……姆妈闻声赶紧出门，用电筒照寻着河面……

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只有雨点落在河面上的“哗哗”声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孵窝里，小狗睡得正香。

孵澡堂

托单位的福，分得一套带卫生间的单元，自己又安装了淋浴器，从此洗澡也能足不出户了。躺在雪白光洁的浴盆里好悠闲、好惬意啊。可日脚一长我又不愿洗盆浴了。我承认，我是不安于这种近乎封闭式的清寂氛围。

还是孵镇上的澡堂去。那儿的话题热乎，那儿的温情醇厚，那儿的殷勤不卖高价。

记得儿时，爷爷常带我去澡堂。爷爷撩开挂在腰间的钱包买筹，我早就溜进了挂着厚厚布帘的门洞，象老浴客似的，脱了小棉袄，舒舒服服地躺在位子上。堂信爷爷亲昵地揪揪我的耳朵：“你爷爷呢？”爷爷已笑哈哈地踱了进来。拉扯几句后，爷爷便脱帽宽衣，又摸出小人书和桔子塞给我，随后就捧着茶壶凑到隔壁位子上，开始了他们的茶话会。什么东家媳妇孝顺，李家儿子忤逆，张家小三子结婚三天就赌博，结果输钱偷盗，吃了四年官司……

沐浴前东说西讲聊一阵，已成了爷爷他们的习惯，而真正沐浴的时间却很短，似乎他们来澡堂不仅仅是沐浴，而是假澡堂来展销各自的话题似的。

待到洗好聊够，堂信爷爷才手执黄锃锃的竹柄

衣叉，挑下一老一小的衣裤，又总要搭上一句，“不碍事，再躺一歇。”即使浴客增多，堂信爷爷也不催不叫，只是一个劲地递热毛巾，此话尽在不言中。

如今，我已晋升为父亲，也常常带儿子孵澡堂。可妻子说，孩子皮肤嫩，会染上皮肤病的。妻子的话有无道理我吃不准，想想在我皮肤嫩的时候，爷爷不也常常带我去澡堂，不也没染上皮肤病吗？不过，打那以后，我就再没带孩子去澡堂了。

可我依然如故。

妻子数落我是“寿头”，放着舒服的卫生间不用，偏要花钱孵澡堂，不知到底图个啥？

到底图个啥？我也说不清，也许是澡堂孵热了心。

运河驳岸石

运河驳岸石

一

你从山里赶来。带着山的嘱咐。

既然成不了功载千秋的碑塔，那就去做一次运河的卫士吧。

二

你的生命在敲与凿中溅出火花。

你组合支撑运河的形体，也组合你自己——这就是父辈遗传给你的脾性吗？

三

运河水偎着你，你伴着运河水。

餐风宿雨，相依为命几百年。温柔而神秘的运河水把你陶冶成一段段抒情诗的句子，一个个传奇式的故事。

四

负重的舟楫每天来采访运河。

你的事迹，被纤夫们编辑成纤道上空雄浑、昂奋的船工号子，每一声都是那样的结实、有力，回荡着金属般的音响效果。

五

或许明天，我也会成为一段精彩的情节，走进你的长篇巨著……

田园写意

在秋冬交接班的日子里，水乡的田园，是一杯又香又浓的佳酿，使人提神，令人兴奋。

当你漫步田间小路，会看到衣着时髦的姑娘，哼着断断续续的流行歌曲，栽着别别扭扭的油菜，怡然自得，把劳累与寂寞当作基肥，去催发冬天里的早春。

当你走上稻垛林立的谷场，脱粒机正欢奏着金色的畅想曲。突突突，一行行流动的线谱，标着汗的音符，灌满胸际，流入心田，如痴如醉……

当你徘徊在收割后的田野，想着冬天即将莅临时，翠生生的麦芽，已扑嗤嗤笑歪了嘴。你说，它们是来分享秋的欢愉？还是来经受冬的考验？

黄 花 菜

为花而活，却为菜而死。

人说，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便是一种悲剧。你纤弱的身体也长悲剧么？

那采摘人的手，又如何感觉得出，你那颗不死的心在呼唤些什么呢？！

你泰然离去的样子，使人潜然泪下。可你说，把悲剧当作喜剧采，也是一种愉快。

你一次次孕育花蕾时的神情，是那樣的凝重和安詳。儘管開花會加重你的痛苦，但仍為開一次花而不惜一百遍、一千遍地被扼殺。

生生滅滅，一如既往。葉畢竟是你的形式，花才是你的全部內涵。

母 校

依然是白牆紅瓦，依然是綠樹成蔭。

我倆漫步在母校溫馨的目光里。母親呵，你還認識我們嗎？

四十年前，許是走得太匆忙，許是不想讓你掛心，我倆悄悄地去了邊疆。那兒的幼苗缺少甘露，那兒的空氣里需要歌聲……儘管愛力微微，但畢竟把兩份青春，都澆注在那營養不良的渴盼里了。

歲月流逝。年華流逝。

被生活洗舊的日子，結滿雁南歸的相思。

而今，我已雙鬢染霜，她的額角也平添了幾許溝紋。此刻，在母校的身邊，仿佛逝去的已不再是衰老，胸中涌動着不可名狀的激動……

母校依然年輕。記憶依然年輕。望着年輕的校園，我倆手挽着手，行了一個簡單而又深情的注目禮——母校，你聽到了兩位老人默默的祝福了嗎？

电 杆

你一旦擁有了扎根的土地，就指天發誓，要為小村抹去黑燈瞎火的記憶而書寫一個驚嘆號！

從此，閉塞的小村悄悄地變化了——好婆想吃

糰食再也不用去牵“吱扭，吱扭”的老磨了，婶婶爱看戏不用驾小船赶十几里路了，孩子们复习功课不用贴着油灯熏焦毛发了，隔壁新媳妇家的电视机吸引了众乡邻……

田野里，纵横交叉的电杆，给小村带来了欢乐，带来了时髦，带来了文明……它们一根根排列过去，组合成一条笔直的破折号，注释着村民的笑容，注释着小村的绚丽，也注释着电杆自身的执着追求。

呵，四通八达的电杆，在生活的位置上，谁又能说你没有电一般的热情呢？

水乡网船

一支热情熏直的竹篙，擎一方打渔人张开的手掌，耸起水乡网船一片锃亮的豪迈，耸起水乡网船人全新的风姿。

生活如彩电。天线，放飞网船人的目光。

水乡网船人，捕捞城市生活的富有，也捕捞《红高粱》、《孟姜女》和《国际瞭望》

木橹，摇尽了那个暗淡的昨天；纤绳，拉断了那沉重的艰辛。

于是，水乡网船的桨大幅度地舒展，水乡网船人陈旧的话题开始返青。

啊，合欢

新村里有棵合欢树，枝叶遒劲，老柯吐秀。这是新村唯一的一棵大树。夏日，桠桠枝枝里开满毛

绒绒粉红色的花球。阵阵幽香，绵绵不断在四处弥漫，沁人心脾。

这，抑或就是合欢的一种馈赠？

入夜，人们仍习惯摇着蒲扇，拎把竹椅，三三两两聚集到合欢树下纳凉聊天。于是，合欢树下组成一幅《合欢图》。老人们兴致特别高。这边谈论着今朝的风流人物；那边预估着秋后的丰收。斜对面的张二婶却独自摇着鹅毛扇，哼起了乡情小调……真是全村之乐陶陶，合欢飘香香悠悠。那情，那景，那缓缓细语，不啻胜似诗的韵意。

奶奶说，合欢树至今已有80多岁了，那年造新村，建筑工人象尊重老人一样地珍惜它，才使得单调的新村终于有了一把古朴的绿伞。

夜幕徐徐滑落，婆娑的树叶摇曳着如水的月光，人们把一天的疲劳抛在树下，带着舒心，带着凉意，带着合欢树下那醇香的人情，渐渐散去。

啊，合欢，你这温馨、淳朴的名子。

桃 花

在江南这个宏大的摄影棚里，你是太阳缩微的拷贝。虽然上映的是：“三月桃花红一时”的憾事，却从未定格过一丝卖弄风姿的欲念。

三月风是你的潜台词，一树红艳便是一组彩色的分镜头。

当踏青的姑娘染上你的情节，便情不自禁地进入了角色。

汨汨流淌的小溪，是你走不完的胶带，村姑含

羞的红晕，便是你的片名——《桃花》

马 兰 头

鲜嫩碧绿的马兰头，一丛丛、一簇簇，缀满家乡的垄边沟旁、荡滩坡角。

村口，飘来一串放学后的叽叽喳喳声，扑楞楞涌进了田野的新奇里。

挑呀挑，一朵朵马兰头，象一首首开放的诗词，吸引着一朵朵天真烂漫的微笑。

呵，好一篮绿色的素材，拎回家编一首《马兰姑娘》的童谣。明天，发表在妈妈的笑靥里。

卖 茶

在弄堂口那棵绿如伞盖的银杏树下，摆着一个茶摊。一位穿白裙的小女孩，在这幽凉的小天地里用那露珠般透亮的双眸，消融着人们额头上晶莹的汗珠。

每天清晨，小女孩用奶奶为她准备好的茶壶，泡制出碧螺春，菊花晶，薄荷茶，还有用院子里奶奶栽种的脱力草，加红皮枣和白糖煮成的脱力茶……

当人们出工时，小女孩便端出两条长凳，搁上一块台板在流溢着浓重绿意的塑料台布上展出了一杯杯晶莹剔透、悦目舒心的凉爽……

呵，卖茶的小女孩，一声声藕枝般沁人心脾的童音，把人们唤进一个心旷神怡的意境里。

挂桨机网船

家乡静谧的河港里，突突突，涌来了一群挂桨机网船。嬉水的鸭群，惊呼欢腾，向人们报道一个鸭先知道的“新闻”。

驶过绿荫簇拥的村庄，泊在村尾阡陌的渔港里，船艄那位戴着绍兴毡帽的年轻机手，抓一把满是腥味的回丝，使劲擦拭着他那台新来的“东风”，仿佛在夸耀说：“呵，我的渔港，快来看看吧！”

于是人们记起来了，那只被橹绷绳咬出蚕豆老茧的大手，那吱呀呀地忧伤了几代人的破橹，那根瘦骨嶙峋的桅杆，和那张扯满辛酸的帆……人们想起了，为了追赶时代的速度——年轻的网船队学会了怎样驶驭时间、夺取效益……

看，在一条伉俪船上，丈夫正按下油门——于是，小船满载一种属于网船人的时髦和自豪，驶向鱼米之乡更新的富足……

桑

一次次绽芽，一次次长叶，枝头上亮出簇簇翡翠般的憧憬。

采桑姑娘们纤巧的双手，轻轻摘取你的心愿，连同你的希冀，你的向往，和你对大地的一片赤诚之爱，一起装进姑娘腰间的竹篓里。尽管你终不能成荫，但你热恋生活的千种情爱，撑起了无数个春天的主题！

呵，那编织锦绣般美好生活的意愿，永远深藏在你的心底……

蚯 蚓

经世的真知灼见，无须阳光来曝光；生命的内容，不求有辉煌的一页。面对无表情的泥土，却要钻透生活的全部内涵。

泥泞锁不住你的目光，无声的脚步，交给根去朗诵。纵使前方没有路标，路在你心中盘绕，每一寸泥土都是你的征程。

也许，你永远一贫如洗，堆积在后的松散种不出你生动的事迹。

你从板结的记忆中走来，从尚未嚼烂的关于土地的主题中走来，一字一句，踽踽走去，最终走成一条耕耘僵化、耕耘陈旧的龙！

门卫老人

工厂没有老，你老了。

如今，你终于搁下手足般的车床，手足般的钢锉和游标卡尺，还有那手足般的油抹布……

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个日日夜夜，你咂摸着坎坷和辛劳，分享着自豪和欢欣。你为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开发一个新品熬瘦脸熬肿眼……这一切凝聚了你多少默默的心愿。一批批产品如同一篇篇抒情散文诗，在你满是厚茧的手上编辑出版。

是的，你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但你知道你是工厂的儿子。即便是人生暮年，你那饱蘸深情的笔，仍执意书写工厂的形象，工厂的声誉。

这，同样也在书写你自己。

呵，生命赋予你的一切，你都如数奉还了生活，留下的只是衰老。但只要细细体会你那古铜色的脸面所昭示的内涵，你的情节永远是生动的。

而今，新上任的承包厂长，套红把你刊上了工厂的头版头条。于是上下班的工人，都不由得向你行一个深深的注目礼。

渡口老人

故乡，一半在水里。

“摇篮圩”与“葫芦圩”之间，没有桥，渡口的小船便成为活动的桥梁。

摇渡船的是一位面色古板的老人。

清澈的湖面映出老人古铜色的脸庞，古铜色的手臂，还有敞开的衣衫里的古铜色胸膛。

听说他早年是一名出色的舵工，闯过不少江湖，也经历过人世的惊涛骇浪，而今年已古稀，退下来，回家乡给人摆渡。

船靠岸了，老人系上缆绳，铺好跳板，默默地把那圩的人接到这圩，又把这圩的人送到那圩。

风里雨里，寒里暑里，周而复始。

老人满是皱纹的黝黑脸上，隐约刻着岁月的印记，宛如一页难读懂的人生的书。

从渡船上下来，老人又撑起了竹篙。被欸乃的橹声拉远的小船上，老人慈祥的容貌和浸透语言的目光也被拉得细长，细长……

从此，在我思乡的屏幕上，渡口老人，定格为一块凝重的路碑，一直耸立在我的心田上……

送煤老人

曲曲弯弯的小巷里，老人推着一辆用毅力发动的煤车，沿着斜阳抹红的道路，把汗和力的结晶送进生活温馨的期待中。

老人也曾有过一个绮丽的梦，一次热烈的爱，虽然它们悄悄逝去，但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老人仍固执地要多发几趟车。

呵，送煤老人，一曲“光荣退休”的晚唱，唱不褪你漫长岁月斑斓的光华，一对凝重的目光，从来不去摄取寂寞与悲哀。

曲曲弯弯的小巷里，送煤老人推着一车滚烫滚烫的夕阳，燃烧着小巷，燃烧着炉旁一个个渐凉的话题，也燃烧着老人的心……

卖瓜秧的老人

在市场人流的上游，泊着一个瓜秧摊，一位头包方巾，腰系围裙的老太太，正端庄地坐在一只小橙上。膝下一只只灿黄灿黄的麦秸编成的秧窝里，展示着清翠欲滴的冬瓜秧、南瓜秧、西瓜秧、北瓜秧……

她不时拎一把小巧的喷水壶，虔诚而专注地将自己花白的情思，洒给深藏希望的萌芽。嫩嫩的叶瓣上，缀满了老人的千言万语、晶莹剔透的祝愿……

没有吆喝，没有解说词。

哦，老人出售的分明是一个春华秋实永恒的主

题。那褐色泥土里绽出的棵棵幼苗，正是埋藏在老人心灵深处的对甜美生活的渴望。

乡村夜声

暮归的夕阳，沿着乡村曲曲弯弯的小路，收工了。

这时，村庄小河里开始飘闪出盏盏金亮的灯火。一群青年男女，各自带上心爱的歌，笑咪咪；相聚在村头的“文化广场”。欢声阵阵，笑语频频，抖落了一天的劳累。歌声和蛙鸣，把寂静的乡村之夜渲染得活泼欢腾！迟到的月牙，也从云缝中露出羡慕的笑脸，偷看着、聆听着、向往着……

电熨斗

电熨斗，日常生活中的—件普通电器。它的“天职”就在于为人们熨平衣服上的各种褶皱。它面临的是曲折与变形，留下的却是舒坦和美观。在电熨斗看来，坎坷与曲折之处就是它的用武之地。

生活里也有许许多多有着“电熨斗精神”的普通人：里弄的调解员，工读学校的老师，还有我们年轻的记者安柯同志……他们为使生活中少出现些这样那样的“褶皱”而尽心尽职地默默无闻地“熨烫”着，工作着。他们以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给人们带来了和谐和欢乐。

我愿作一只生活中的“电熨斗”。

走向阳光

(一)

今天天气真好。

真的，你今天不想再失言了，带盼盼去儿童乐园。那儿寄存着盼盼一个好长好长的梦，一个可亲可摸可吻可爱的梦，一个盼盼自己编织的美丽的梦。

美丽的梦属于盼盼。

可盼盼不属于美丽的梦。

——一场天昏地暗的车祸扑灭了盼盼的太阳月亮鲜花小草……

(二)

旭日初升。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瘦的大街上，你推着轮椅车安详地驶向盼盼的梦。“对不起，请让让，请让让。”拥挤爆满的喧闹声里挂出一个个属于今天和明天的“热线电话”，犁开的人流复又迅速汇成一条彩色的浪，涌动着，激越着……

“妈妈，怎么儿童乐园还没有到？”盼盼闪着黑亮的眸子问。

“盼盼，路不好走，一会儿就到了。”此时的你心比腿更沉：“宽阔的大街怎么这样难走噢！”

“盼盼，你看，这就是镇上的中心小学，你以后也要来这里读书的”。

“妈妈，那你现在就送我去读书，好吗？”

“现在不行，等妈妈攒够了钱治好你的眼睛再来上学。”

“我不，我要现在我要现在么……”盼盼急切的哭喊如针如芒刺漏了你厚实的母爱，悲痛禁不住淋湿一片记忆的青草地。

(三)

你知道，你是一名专职计生干部，党旗下的诺言，时代赋予的重托，把你种在“天下第一难”的荆棘丛里，去披荆斩棘，去和马寅初先生作一次辉煌的接力赛。

你知道，既想做事业的强者，又想做贤妻良母，很难。但你毅然选择了，选择了父辈留下的那份苦涩凝重的答卷；选择了人类控制自身发展那份紧迫的任务；选择了一个被世人标作“计划生育工作者”的透亮的名字！

(四)

你给女儿取名盼盼，是寄托两代人的企盼，是附丽父母全部爱意的希冀。可如今盼盼又在盼什么呢？你毕竟还年轻，政策曾给你开启生命之舟的第二把金钥匙。月缺自有月圆时。

“可盼盼已经残缺了，母亲对女儿的爱不能再一掰为二了，况且自己是一名计生干部，计生干部就得有计生干部的风范！

朴素的语言，滚烫的爱！

(五)

绿树环抱的儿童乐园里，香樟、月季、白玉兰馨香四溢，枝繁叶茂。秋千、滑梯、跷跷板上，一个个欢快跳跃的音符，合成缤纷世界最富魅力的第一乐章。绿地毯似的草地上，你推着盼盼走向盼盼盼望已久的童话世界，走向镀满阳光的憧憬！

老 窑

村西口的抛荒地里盘亘着一座摇摇欲坠的老窑，窑前是一条阔阔的河。

河水奔流。

老窑无语。

怎么也没有想到曾是小村高高隆起的风景，竟被风蚀雨咬得这样瘦瘪、倾斜，象一个遍体疮痍、孤苦伶仃的老人。

一切并不遥远——

那年，小村人为了修改一种贫血的姿势，男女老幼齐出动，挖土，攒坯，建窑……在一片欢呼声中，你终于站立成小村一个烫手的话题：窑呵，小村祖祖辈辈的茅草屋，就全仰仗你的造化了。

你满腔热情，胸怀大志。

村人们夜以继日地支持你激励你。

你任劳任怨不计得失默默奉献。

新楼在一幢幢凸现，土地在一片片凹陷。

小村在一天天生动，你却在一轮轮衰老。

你做梦也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含辛茹苦

把一个个心愿孕育成矗立，到头来却被遗弃。

是土地冷漠了你，还是你荒芜了土地？

终于，你在一次次顾盼和留恋中轰然倒塌。

那声响使小村重重地震颤了一下。

人们的回忆也就那么沉沉地倒塌了吗？

一切都变得如梦一样遥远了吗？在小村群楼竖挺的新篇章里，你成了被重重删掉的一页。

然而，你彤红的炉火仍在一块块书本一样的红砖里暗暗跳跃，你火热的情怀依然在寒冬的午夜将村人的心温暖。

河水奔流东去。

老窑无影无踪。

我们的老窑呢？

——对于新的生活来说，希望只要存在，一切都不会遥远。

竹 篙

当负重的驳船远航时，你的含义，不是悲戚地洒一掬离别的苦涩；当船与岸象久别重逢的亲人，迫不及待地拥抱时，你的含义，不是情不自禁地抹一把相逢的欣慰。你的含义，是一次次离别后的警叹号，一回回团聚后的破折号。

其实，你也有自己的心思，但从不表白那久远往事的风雨，只是把深深的爱恋和莫名的冷寂一节一节留在心中。古铜色的躯干里珍藏着一个永不衰老的信念：站着与人挡风雨，砍下给人撑驳船！

呵，闯江湖的竹篙，你的沉着和果断是惊人的，

平静的湖面隐藏着浅滩，正常的航行中悬着突然其来的碰撞，还有那超载生活时洞开的破绽……都被你胸有成竹的目光解答了。你的足音，永远响在危难的前沿。

竹篙，一尊风雨同舟的丰碑！

爱的季节

疯长爱意的夏天，蝉儿情不自禁地夸张着某种莫名的心绪。临街的窗，在酵发一段亲切的情节。眼的长焦距镜头，全神贯注地捕捞生动的一瞬。

晚上，孤寂的单人宿舍，在制造相思。梦因此而漂亮起来。写在脸上的艳福定格成一种酣然入睡的姿势。

终于有一天，在临街的窗下，拾到一张滚烫的爱，便兴奋地把爱贴在窗上，等待失物招领者。

窗里的人看爱很美丽，窗外的人看爱却是反的。美丽的爱因此而无人招领。

苦苦地爱恋，却不知怎样开窗。被灼伤的日子，在作廉价出售。

无名树

是的，你是一棵无名树。父辈的脾性造化了你的风骨。就凭那句诺言，兢兢业业地修改栋梁的主题，就以这种姿态，洋洋洒洒地显示生命的内涵。

可是，一场无情的风暴使你终身残废。

风范残废了，憧憬破碎了，唯独你的心态依旧昂然挺立，虽孤寂却悲壮不屈！

大地，一如既往给你鼓励教你奋起。

于是，流血的记忆又亮出了生命的旗帜，困顿疲惫的季节开始春天的故事。

于是，你更坚定了主意：即便成不了栋梁，那就站成一株小小的风景吧。

可是，正当你爆出的新枝挂满青春的喜悦时，灾难又一次偷袭了你——被雷火劈倒的身躯上，风怂恿着火焰施威。

你痛苦地承受，湮没。

庇护你的铁栅栏没有表情，没有言语。

身躯倒下，立意不变，初衷不改。

你依然伟大。

交给大地保存的那截生命依据，与阳光聚合，与雨露交融，重新塑出一个充满生机的你，一个独具性格独具神韵的你，一个走出悲凉走向蓬勃的你！

生生灭灭、永不衰竭。

抑或，这就是你给人生的一种提示？

冬

春说你缺少生机，夏说你没有热情，连秋也说你不够熟……

你无语。

北风呼啦啦跑进村里，给村民们招呼着你来串门的事儿。谁知家家户户却慌忙关上了门窗，连鸟儿也躲得无影无踪，只有村口的老槐树伸出枯瘦的手，向你心事重重地招招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

冷遇，你并不陌生，但不介意。

眼下，春夏秋三位老兄合计着出远门了，它们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剩下的只是沉寂和空寞，贫寒与孤单……

你独自忠诚地站在冷漠颤栗的氛围里，站成一个刚毅沉默的男子汉！

不必理会手足情的薄情薄意，不必诉说那久远往事的风雪冷身寒心，只是把苦楚和不死的爱心一同凝固，凝固成一种冷竣的性格，一种纷纷扬扬的爱意……

一站又一站，心境和风景都染成了冷色调。

一遍又一遍，仍执意修改《四季》的结尾，誊写那份永不满意的结果。撕下的稿纸浇铸成春心萌动的情节，浇铸成交接班时锃亮的钥匙，去打开春的偏见，去打开所有冷冰冰的心房！

冬天就该有冬天的样儿，冷也是人情世故。

相信吧，世间的路，只有相互伴随相互搀扶，只有共同的行程永无止境！

蚕 豆

季节灿烂，你却心事重重。

即便笑，也勉强。且苦涩，且难言。

莫非你的心境太郁结了？

你沉默。沉默长成一片无言的呐喊：快刈除“蚕豆开花黑良心”的罪名吧。

唾沫四溅，却疯长了许多耳朵。

于是，你明白了：与其消精耗神地争辩，还不

如脚踏实地地生活。

开花，本是生命历程中辉煌的一页。

黑色，一样能镀亮你走向成熟。

季节灿烂，你依然蓬勃。

逆境中结出的粒粒饱满，叩响生命意义的省略号！

流言对于强者来说，永远是滋补信念的有机肥！

晨 曲

(一)

“好一朵茉莉花……”

晨雾依依离去，朝霞晾出了七彩的喜悦。南街小桥堍，款款飘来一支缀着露珠的歌。一朵清丽丽的“小茉莉”，挎一篮馥郁馨香，一路香音一路情，这沁人心脾的芬芳，飘飘洒洒溶入小镇的市河里，被起早拎水的大嫂捞起，带回家，去搽抹这舒心的日子。

(二)

“大饼、油条，豆腐浆……”

香喷喷的吆喝，助兴着小镇的开始，多情的期望里漾着好客的笑靥。“啧啧”声融进了色香味俱佳的兴隆里。追赶时间的人们呵，需要阳春白雪的西餐，也不可或缺下里巴人的点心……

母 亲

母亲的叮咛象一支笔，在洁白的稿纸上沙沙作

响，母亲的教诲象一支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轻轻吟唱……

而今，母亲已升晋升为奶奶，儿子却仍然是儿子。

母亲的笔仍在沙沙作响，母亲的歌仍在轻轻吟唱。

一半给孙子。

一半给儿子。

预 制 场

如果说，你是一座产院，那么，诞生的小城就是你的新生儿。

如果说，你是一家出版社，那么，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就是你出版的一部部中长篇。你的作品，被城市和乡村选载选载，发表在中国的《当代》杂志上。

其实，你更象一所学校。你用钢筋混凝土编写教科书，去塑造一大批“四化”的栋梁！

山水感悟

——代后记

一

开门见水，出门过桥。

水乡有的是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盛水器皿：甘溪，钱常浜，庞家湾，北栅漾，来世潭，蛇舌荡，太浦河，分湖……

水乡生水乡长的我，每天走不出水的情怀：吴侬软语，柔情似水，甚至连目光也糯笃笃浓稠稠的。

抑或，家乡的水缺少铁质缺少钙质滋生不出一
种铮铮铁骨般的雄性气质？

二

便暗暗企望得到山的鼓励。

可家乡没有山，那怕是稍稍隆起一点的高度也没有。

于是，心目中的山便常常在梦中巍然矗立，眼前层峦叠嶂，蜿蜒起伏……独自一人攀上山顶，眺望山那边的山想象山那边的事……隐隐间，我已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山的注视，一如我对山的注视，四目相撞而溅出的火花，淬火一般淬砺着我的思想我的语言我的心情，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应使我无法不在心灵最显要的位置上刻下，刻下山的精神山的气

慨山的风度！

……直至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山的心思：高大伟岸的身躯，同样思念流水的温存。

高山流水，能否组合一种完美？

三

我是水乡的儿子，很想配备一点山的特征。这样的心情发酵已久可山能否理解并报以无私的帮助？假使想法翻不过山的高度，再拜托流水捎去我的请求，届时山肯否酌情优惠一次？

不过，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即使山要我履行什么契约的话，我将以对水的孝顺一样来孝顺山的一颗慈父心。在我的生命中，山或许是我唯一的一份珍惜，我会好好把山的厚爱山的叮嘱山的千种情万般意锁进心房。那怕偶尔一次不经意的闪失，灵魂都将触电一般疼痛难忍！

四

心湖的屏幕上我又一次清晰地看到山的雄姿，无论风再大浪再高，山的意志都将永恒地泊在我的心上，泊成我不甘寂寞不甘冷落的风光。我自然很希望有人愿意走进我的风光，尽管这样的风光很不风光，但毕竟是种完我毕生的青春，苦心培育的一隅春色。

如果这也算是一份精神，那是山教导我的百折不挠；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情操，那是山陶冶我的坦荡胸襟；如果这也算是一点作为，那是山提拔我的

不懈追求！

五

挥不去的总是山的目光，在经历了许多的努力与无奈之后，我又一次走回山的咨询：山呵，月华将尽，东方既白，眼前有一片葱郁的树林在昭示我，我该走进去歇一息，还是继续走下去？

唔，白天刚刚开始，黑夜很快来临，我得抓紧赶路。

有水无微不至的体贴。

有山一如既往的关怀。

1992.8.30于听雨斋

(苏)新登字第009号

沧浪文学丛书：

心湖

沈荣庆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吴江市震泽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6 印张：5 字数：100千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60—795—8/I·184

全套定价：33.00元 本册定价：3.00元

(本书凡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